

FUJICOLOR



在燦爛的陽光下
**您有權追求
 更鮮銳的色彩!**

當詩意濃濃的季節來到，滿山遍野躍動着瑰麗的生命，而您却捕捉不到一幅清艷的畫面嗎？讓超優解像的富士軟片告訴您：在燦爛的陽光下，追求更鮮銳的色彩是您的權利。

富士彩色軟片
SUPER HR



新產品

13

75年11月5日
創社周年特刊

啞巴村
醜人庄
70歲外省老漢
和本地聾啞老婆
組成的農莊

台灣
核電工人
放射曝害
報告
真人實事 / 秘辛
document!

樋口健二
久米三四郎
消失在
黑暗中的
日本核電
被曝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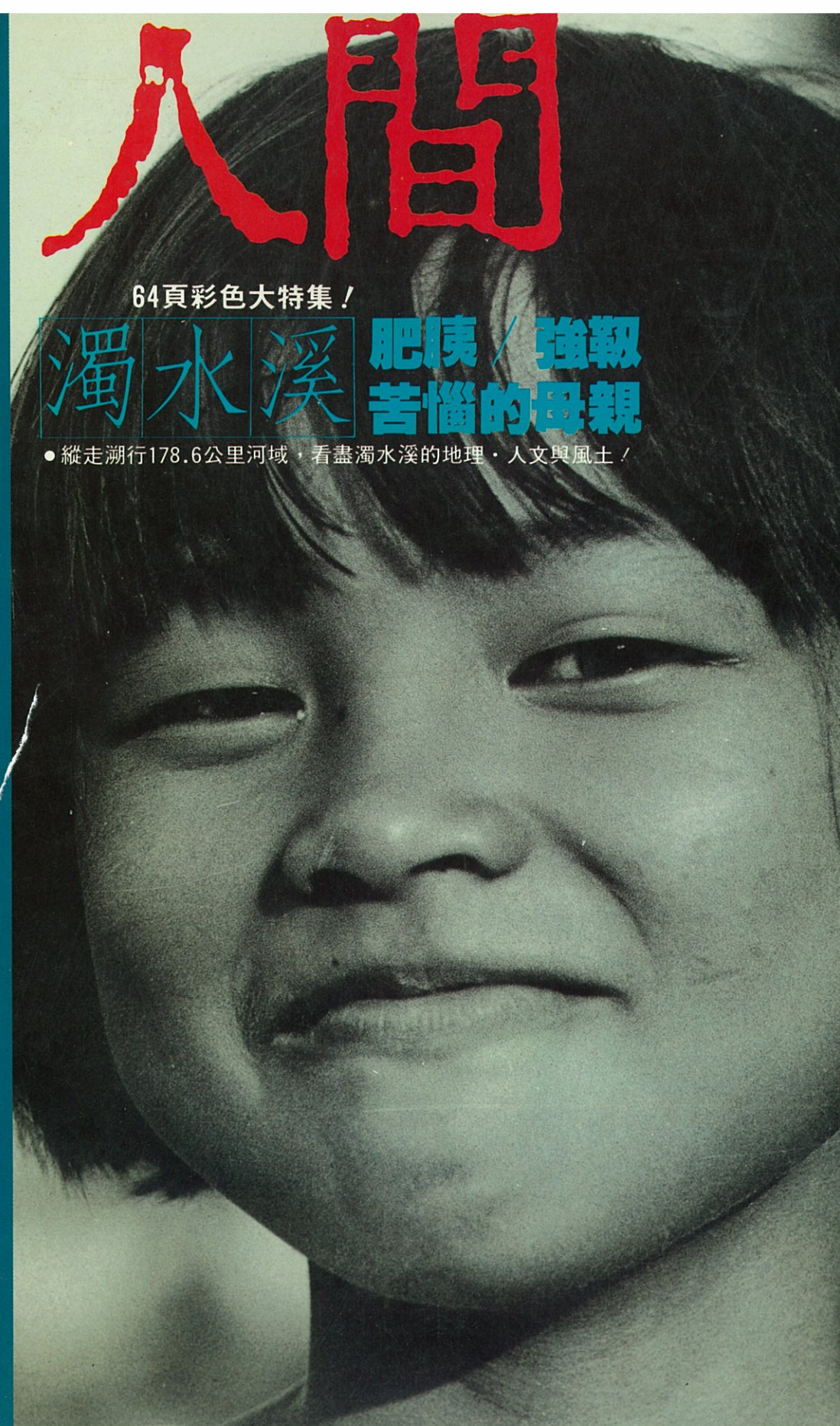
鈴木邦弘：
管理化
社會下的
日本
流浪者

人間

64頁彩色大特集!

濁水溪 肥瘠 / 強韌
苦惱的母親

●縱走溯行178.6公里河域，看盡濁水溪的地理·人文與風土!



台灣總代理 /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吉林路20號 TEL:(02)537-1166(總機)

台中市民權路59號 TEL:(04)223-1957

高雄市中正路420號 TEL:(07)271-2212

原裝SHARP 3大魅力



HQ + Clean Picture VC-Q1T

早鳥早聞

就是讓你看得快
聽得又清楚！

日本 SHARP 獨家專利「原音再生迴路」，在加速放映時仍能保持原有的音質，而且聲音十分清楚。因此一小時的錄影帶，1.5倍速只要40分鐘，2倍速只要30分鐘就可以看完。您擁有這一台獨家進口 SHARP VC-Q1T，不會再覺得時間不夠，再多的資訊影帶，也不愁看不完，您的一天比別人多了兩小時。

- 資訊濃縮，使您獲取更多的知識情報。
- 影帶劇情沉悶時，可看得更緊湊輕快。
- 即使晚歸，也可速看當天精彩節目。

朝正藍設計 BLUE BACK

錄影帶沒有節目時，或電視上出現空頻道時，原裝 SHARP 獨有的藍背景設計，畫面呈現悅目的藍色，既無雜訊又無雜音，不刺眼也不刺耳，讓您觀賞節目時不再有不雅、刺眼的煩惱。

電腦全自動操作系統

全國第一台電腦全自動操作系統 (SUPER AUTO SYSTEM)，只要您輸入錄影帶，即可全自動為您操作放映 (Auto Play) 及重複放映 (Auto Repeat) 功能。從帶頭開始，放映、自動迴帶重複播放、尾帶進入自動迴帶、尾帶自動退出、到帶線自動歸位，方便輸入。

- HQ 純磁頭 + 使畫面層次更分明，畫面更清晰，帶給您的影像效果比一般錄影機高出0.8xH。
- SS4 磁頭鏡子超顯，翻回與進帶無雜音



HQ + Clean Picture VC-88T

PRO KENNEX '86年PRO KENNEX 肯尼士秋冬休閒運動服

今年，全新設計的PRO KENNEX 肯尼士秋冬休閒運動服，要讓你全身閃亮出青春的鋒芒！



肯尼士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漢子鄉果林村祥和路33號(048)338807-10
 台北辦事處：台北市民權路132巷20號2F
 電話：(02)5638344

賀 肯尼士台中雙十門市部，10月20日開幕歡迎蒞臨：台中尚武路10號

全新上市



聲寶牌 VHS HQ 錄放影機

SAMPO 先享樂·後付款 優惠式分期付款

人性的科技・精緻的生活

領導視聽科技的三菱，讓未來的AV生活更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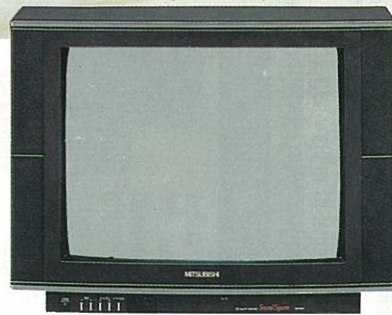


100%原裝進口

10月隆重上市

三菱是全世界唯一突破37吋電視映像管科技極限的家電名廠，領先開發「立體雙聲電視」(WASHI-FI STEREO & SAP)尖端科技，實現「大又鮮明」及「原音重現」的視聽夢想。

三菱原裝彩色電視Sound Square系列全新機種，在資訊多元化的今天，讓您的AV生活享受高人一等。



領導視聽科技 三菱彩色電視性能更卓越

- 世界專利超高解像Fine Pitch平面直角映像管，畫質鮮明、細緻、柔美。
- WAS超寬音域立體聲歷聲(HI-FI STEREO) ●微電腦多重文字顯示功能
- 21項隱藏式全功能遙控 ●多功能的AV端子與現代感的造型 ●SAP音響多重裝置。

19吋(19C581TW)、21吋(21C681TW)、25吋(25C781TW)、28吋(28C891TW)大小吋別齊全，任您選擇。

買100%日本原裝的三菱家電，請認明歌林經銷商、服務站。

三菱 高品位 彩色電視

歌林公司總代理・保證售後服務 總公司電話：(02)3143151(代表號) 展示中心：台北3149973/新竹217648/台中2295072/嘉義2241098/台南2346566/高雄7224622

人性的科技・精緻的生活

KOLIN 歌林 MITSUBISHI 三菱

「人間」的讀者・「新地」的朋友

8折優待「人間」的讀者！

《新地出版社創辦旨趣》

我們認為：文學要關懷鄉土放眼世界。
以真情熱愛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
秉筆直書，為民族發展服務，為苦難時代見證。
我們認為：作家要具有社會良心，
要從私慾的圈子走出來！不惑不懼，抗拒庸俗潮流，
宣揚人道精神，樹立倨傲風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宣佈出版旨趣：
1. 新地只印文學作品：其他的書不印。
2. 新地只印寫實作品：虛幻的書不印。
3. 新地只印純正作品：淫盜的書不印。

《社務委員》

- 李歐梵(美國支大教授)
李魁賢(詩人)
非 馬(詩人、美國阿岡研究所科學家)
陳若曦(旅美小說家)
郭 楓(詩人、教育家)
許達然(美國西北大學教授)
尉天驄(政大教授)
葉 笛(旅日散文家、教育大學教授)
鄭清文(小說家)

【評論】文學的道路 文季社編 100元

從民族主義出發，以寫實的巨筆，寫作關懷社會熱愛人群的作品，替時代留下歷史見證。這就是我們文學的道路。

【散文】理想的追尋 尉天驄 90元

在鄉土文學的論戰中，尉天驄不僅是激越的號手，也是勇敢的戰士。以《文季》為中心的一群血性的朋友，為對抗文學的殖民主義，衝鋒陷陣/而尉教授此書正是一代風潮的真實見證。

【隨筆】荊棘中的探索 尉天驄 100元

台灣的文化與社會，在西方和東方的強權文化侵襲下，完全喪失了民族的自尊，淪為附庸。表面是錦繡滿眼，內容是一片荊棘。尉天驄教授從荊棘中探索民族文化的道路，論述深刻，令人狂醒。

【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鍾阿城著 110元

本書原發表於《上海文學》，經各地華文刊物紛紛嘉評，台北聯合文學及自立副刊亦予轉載，轟動華文世界。本社出書一週即再版。

【小說】靈與肉 張賢亮著 100元

大陸文壇近年出現不少傑出作家，他們高舉正義的大旗，向一黨統治，要自由和平等。本書所選張賢亮等的小說，不僅開啓了窺探專制社會的窗子，也在小說技巧上提供壯麗的典範。

【散文】松窗隨筆 何欣著 100元

何欣教授在台灣近四十年的文學史上，是沉默而深刻的耕耘者。先生參與了許多重要文學雜誌，指導不少當代名家，此輯散文，最能見其高遠格調。

【散文】人行道 許達然著 80元

達然先生的散文，在散文藝術中獨創新局，音效強烈，意象繁複，而其關懷鄉土，熱愛人羣，卓越的民族風格，絕不崇洋媚外，尤足令人敬仰。

【散文】生命・醫學・愛 陳永興著 100元

人道主義的醫師陳永興，也是熱愛社會的作家。他常以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及社會改革等多重角度，透視社會病相，關懷民生疾苦，他的熱情和理想給充滿物慾的社會，帶來人性光輝。

【詩】李魁賢詩選 李魁賢著 80元

新詩四十年來的發展，由現代派到超現實主義，大多跟着西方世紀末的頹風旋轉。李魁賢却以誠懇虔敬的態度，緊守着民族的方向，心懷台灣，放眼世界，寫出真情熱愛謳歌人生的詩篇。

郭楓特輯

郭楓是一位堅守民族主義的文學和教育工作者。他的散文優美如詩。他的詩篇，無論敘事、抒情、詠物，都蘊藉醇厚的天機。

【論評】民族文學論文集 100元

在一片夢幻的或頹廢的庸俗文學中，郭楓站在民族文學立場，揚清激濁，呼籲作家甦醒。

【散文】永恒的島 90元

台灣，永恒的島，她美麗的名字，刻印在我們的心靈中！凡熱愛鄉土的都該讀這本散文。

【散文】九月的眸光 90元

九月，是詩和靈的季節，九月也是收穫季。郭楓以真情的絲綢住九月多彩的歲月。

【散文】老家的樹 90元

作者的根札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恍如撐天古樹，枝枝葉葉，都閃耀着民族和鄉土的愛。

【詩】第一次信仰 90元

信仰生命、信仰善美、信仰愛！這是永不改變的虔誠。心靈，請接納這無私的熱情和愛。

【詩】海之歌 90元

在美麗之島生活的人民，都是海的孩子。我們也該以海般深廣的愛，心懷鄉土放眼世界。

凡「人間」雜誌讀者/訂戶
一律照價8折優待
劃撥時務請註明！



中國純正文學的傳薪者 新地文學出版社

郵撥：0714567-4崔紀彥
木柵郵政11267信箱 電話：(02)3944854

精美典藏版 人間雜誌合訂版問世！

分開來，「人間」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雜誌；
合訂後，「人間」是一部值得典藏的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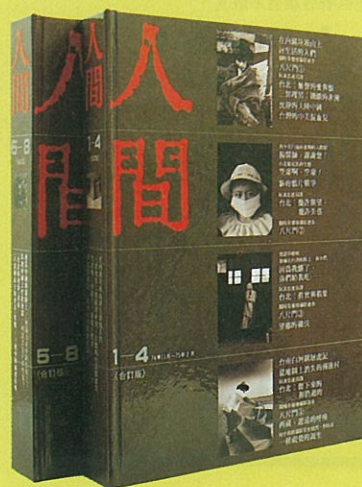
從去年十一月創刊以來，以她真誠的人文關懷，透過報告攝影和文字，報導台灣的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智慧、愛和力量。
旅日歷史學者戴國輝先生說：「人間」這樣的雜誌，能受台灣社會熱情的支持，使我看到台灣的希望。」
生物科學家林俊義博士說，
「許久以來，我們……缺乏……愛、疼、親、慈的真情。看完了「人間」，我深深地感動。」
日本社會派攝影家樋口健二說：「在日本，「人間」這樣的雜誌已經絕跡。「人間」令我們羨慕……」

■為慶祝人間創刊週年 免費贈送全年新訂戶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 合訂本的4大優點：

為慶祝「人間」創刊，只要在11月30日前（郵戳為憑）訂閱人間雜誌1年者，免費贈送「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5-8〉及〈9-12〉二巨冊，價值1000元。（僅剩700套，請及早訂閱，送完為止），或是您可以選擇訂閱一年加贈2期。（請於劃撥時註明）
※原〈1-4〉合訂本已無存書，特此致歉！

1. 集中裝幀·不易散失·折損。
2. 細目完備·查考方便。
3. 裝幀精美·書櫃增輝。
4. 華貴的品質·經濟的價格。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預約大優待

合訂版「人間」〈5-8〉及〈9-12〉二卷

每卷4期訂價500元，2卷8期1000元

優待期間，每卷特價360元，2卷（8期）特價：720元

※原〈1-4〉合訂本已無存書

冊數不多，請從速預約！

- 預約期間：75年11月1日～75年11月30日止（郵戳為憑）
- 供書時間：人間〈5-8〉合訂版 75年11月1日（現書供應）
人間〈9-12〉合訂版 76年2月5日寄書
- 郵寄：高級瓦楞紙掛號交寄
-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 查詢電話：(02) 7027609 / 7056801 / 7040061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樓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 / 高信疆 (高上泰)

人間

13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企 劃 / 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蔡明德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陞 賴春標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李 疾 黃 怡
特約採訪 / 陳 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 / 官鴻志
助理編輯 / 曾淑美
業務主任 / 曾伯堯
會計主任 / 吳文娜
廣告主任 / 陳映三
廣告代表 / 續均健 蓋友順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 鈺

讀者信箱

下情上達的服務工作

《人間》所呈現的風貌在濁世少數“清流”雜誌中以平穩紮實的專題攝影報導獨樹一格，她迥然於官方雜誌的歌功頌德，也不同于黨外雜誌之“嘩眾取寵”，又無教會公報“時代末該雅”先知性格，蠻適合目前台灣各階層人士所能接受的穩健、落實型態。

《人間》亦可代表大眾（或指特定對象的人民）輿論做下情上達的服務工作（當然作風有別於政論性雜誌或民間政治團體），以表達《人間》對人間的關懷之情來做這件事。例如，「杜邦事件風波」，可以寄贈一份報導該內容為主的《人間》給在美國的杜邦總公司董事長，使其知道鹿港居民的強烈反應和台灣的反公害污染環境意識之醒覺運動，又可寄給經濟部請其三思，至少多少也請其思量重大工程與建設應考慮周詳與顧及民情。又如核電廠的報導可以寄一份給台電董事長；智、肢障與育幼院的採訪可以寄給國內每一這類機構一份該期的報告，至少也總使一些“養豬式”的收容機構警覺所為之功過！而像拆船工業的報導亦可寄給國內每一拆船業業主，使其知所收斂。也許這些“理想”均是奢望，但畢竟有理想、有夢願、有作為才能開創人間的轉機是也！

新港 杜謙遜

廣告安插應多改進

每當看完《人間》雜誌之後，等待下一期的出刊成爲我一個月中最大的期盼，所以當我接到這一期的雜誌之後，我仍迫不及待的打開它，開始閱讀，然而，讀到一半，我實在不能不停止我的閱讀來寫這封信。

本期（12期）廣告穿插的方式讓我覺得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虐

待，在一篇報導中間插幾個廣告，不但在畫面上構成不諧調，讓讀者有被剝奪視覺享受之感，亦造成讀者閱讀情緒的中斷。

正當我爲臺灣銳減的蝴蝶感到憂心時，竟然會有一羣面帶微笑喝著味全牛奶的人出現在我的視野中，那一排排鋼鐵製品——汽車與一隻不知未來命運的蝴蝶，竟然出現在同一畫面上。

我想，我的意思並不是反對貴刊刊登這類的廣告，也不是在反對這些企業集團，我只是期待編輯能夠注意廣告的安插。它若安插不好，不但不能達到廣告效果，讀者的閱讀興致亦受到影響。

此外，本期（十二）在頁數次序的編排上犯了一個嚴重，且不應犯的錯誤，107頁結束後竟是109頁，109頁之後必須跳回108頁，108頁之後接110頁，我覺得一本高水準的讀物不應該發生這種錯誤，希望以後這種錯誤不再。

周美娥

編輯部答覆：本刊12期在製版時發生錯誤，致使頁數顛倒，承多位讀者來信指正，此外，由於本刊編排皆以雙頁始，以單頁終，插入廣告頁時，無法不造成中斷干擾的結果，特此致歉，並謝謝幾位讀者對這個問題的關懷。謹向《人間》讀者鄭重道歉。

報界跟著「大家樂」？

如所周知，濫觴於中部的「大家樂」賭風已然吹襲整個台灣地區，其裙裾觸及之處所向披靡，諸般後遺症方興未艾。然而，就在治安當局不勝取締疲於奔命之際，各大報却大肆刊登助長「大家樂」歪風的猜獎廣告，爲了謀取區區之廣告費，各報竟不惜自毀長城，令人納悶之至。

《人間》關懷吾土吾民一向不遺餘力，諒對該現象必亦有戚戚焉，其

所顯示人們對理想與信仰蕩然無存，情何以堪？除了籲請各報業者尊重新聞評議會之「裁定」（該類廣告不妥）之外，關鍵所在仍有待貴刊登高一呼，從精神層面的淨化提昇著眼吧！

台中 劉杏

拒絕民主入境？

頃閱貴刊十月號（第12期）之讀者信箱，其中一函由美國紐約捎來的訊息，署名王炳章，渠對《人間》之讚辭殆無客套，毫無溢美之處，堪謂觀察鞭辟入裡，表達極切中肯。

王君諒係中國大陸赴美深造的留學生吧！當年爲促進海峽兩岸的民主運動，竟不惜棄醫從運，並創辦中國之春（Spring of China）雜誌以鼓勵風潮造成時勢，其擇善固執的恢宏情懷著實令人由衷感佩。

只是令人納悶的是：這樣一本反共產爭民主的刊物，竟也被標榜民主的國度拒絕入境，致與同樣在追求民主的炎黃子孫失聯而難以相互聲援激盪，令人費解而遺憾之至。是耶！非耶！不知王君作何感想？

台中 龍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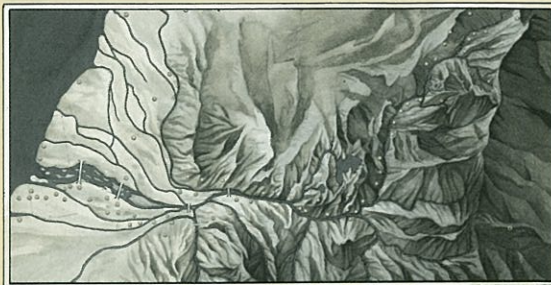
閱讀《人間》是每月必需的精神糧食，你們的努力決不會白費的，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人在關注着、支持着你們的工作。

在此，我要求續訂《人間》一年，選擇第一種特惠，即獲致二冊合訂本，并以水陸運來。希望您能將續訂費用及所需運費之賬目寄來（可否換算成美金），以便寄上滙票。

又，希望《人間》雜誌能效法《讀者文摘》，在每一期《人間》雜誌裡附上適合海內外人士訂購的表格，方便訂購及推廣。

新加坡 彭志鳳

編輯室報告



這一期，《人間》邁向她第2卷的第1期。爲了慶祝她創社周年，《人間》以創刊以來最大的彩色篇幅（64頁），發表我們歷時3個月，動員12人次，縱走溯行全長178.6公里的台灣第一大溪濁水溪的特集報告。（《一條河流的生命史：第二部，濁水溪》10頁至93頁）。我們把這條河流分成上游（「2000公噸腐壞中的玉米」，22頁）、中游（「美麗的稻穗、不美麗的價格」，34頁）、下游北岸（「吾鄉印象」，46頁）和下游南岸（「流過多少五穀豐登、農村凋敝的故事…」，58頁）等4段，看遍河流兩岸，自奇萊北峯以迄台西鄉出海口雄詭、秀麗、朗俊的山系、高原、丘陵、沖積沃原和台地，訪遍上中游原住民部落，和中下游的福、客農村。我們用我們的皮膚體驗了今日台灣農村複雜的苦惱和問題：投資增加、收入遞減、人口外流、土地零細化、中間運銷壟斷、山地社會解體…我們也窺見了廣泛農村勤勞、樸直、強韌的民力。但我們也深刻地感受到，獻出她所有的乳血以滋養了工業發展的台灣農業，正向我們要求最緊急的反省、檢討和急救！

在濁水溪中游的右岸，我們驀然踩進了一個奇異的小村子。那兒的丈夫全是70歲以上的外省退伍軍人，他們的老婆多是本省的聾啞、智障女子。幾十年來他們相依爲命，種地、灌溉、生養許多活蹦亂跳的子女…「等天一亮，太陽依舊照耀在這大同農場上」（78頁）是這一篇感人至深的人間戲曲和現地報告。

10月22日，核三廠有3個轉包工人受到嚴重的核放射曝害，第一次掀開了台灣核電工人放射曝害深刻黑暗的極小的角落。6個月來，《人間》查訪了兩件台灣核電工人放射曝害的故事，一個已不幸物故（「死於惡病體質」，110頁）；一個正在垂死線上掙扎（「致癌前後」，118頁）。他們和全世界核電工人一樣，是核電曝害「抓不到證據的完全犯罪」下的犧牲者。日本著名的社會派攝影家樋口健二和大阪大學講師久米三四郎，對於把核電被曝工人掩埋在無邊黑暗的核電產業、國家機器和大眾傳播，提出辛烈的批判（「被埋葬在黑暗中的核電被曝工人」，126頁），一併刊出，以爲他山攻錯之石。

日本年輕的攝影家鈴木邦弘，以影像逼視並且批判了在高度分工和管理化中使人間性極度稀薄化的日本社會（「掙脫管理社會的黑紐帶」，100頁），爲近來在台灣平白刮起的日本崇拜風，提出一個值得我們深切檢討和警醒的視座。阮義忠也相對應地爲在台灣社會底邊漂泊的羅漢脚做了速寫（「在流浪的路上」，94頁）。

親愛的讀者，當我們回顧，我們尤其清楚的體會到，沒有您的熱情、堅定的支持和愛護，《人間》的生存和發展就絕無可能。當我們跨進第2卷，瞭望另一個12期辛苦、疲憊的工作而欣有所待，是因爲我們深深知道：我們會不斷地從您的訂閱、來信和電話，支取用之不竭的鼓舞和力量。

事實上，除了您的訂閱和購買，您向您的知心親朋極力推薦《人間》，促使他們訂閱，是使像《人間》這樣的在中國雜誌史上未曾有過的雜誌能生存、發展、興旺；支持她培養出更多傑出的報告攝影家和報告作家；到更遼闊的地方；拍出更多好的照片；寫出一篇又一篇深入動人的報告；維持她的售價；保持並且強化她的高度印刷水平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您對《人間》事業最有實效的參與貢獻。請利用雜誌中的訂閱通知卡，爲你的親友代訂《人間》，或把卡片寄給您的親友，敦促他（她）訂閱《人間》。這在您來說，只是幾通電話或千把元的金錢，但對於《人間》的事業，却意味着全社會對她在理想、工作和財政上最有力的支持。

當我們向新的一卷出發，我們不但在行囊中新添了令人興奮的編輯計劃，也在我們外部的裝束上，有一番新的面貌。親愛的讀者，我們把發現我們的新內容與新面貌的樂趣，逐期留給您親自尋找吧。最後，本刊舉辦的「向亞洲富鄰傾訴的菲律賓」座談會議記錄，因爲這期稿擠，將留在下期刊出，謹在這兒向讀者參與座談人士致歉。





封面解說：
新民國小四年級的吳順分是模範生，聰明活潑，70歲的老爸爸吳朝新幽默地用台語說：「這叫壞竹出好筍呵！」

人間 13

中華民國
75年11月5日

10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
第2部：濁水溪
序章 / 古老的農業動脈
撰文■黃瑞 地圖■陳秋松
**苦惱的河流·土地·
農民·農業**

台灣山地和平地農業面臨的各種問題，
都在流域中概括了……

22 第一章 / 上游篇
撰文■官鴻志 攝影■廖嘉展 / 朱心嚴
**2000公噸
腐壞中的玉米**

外來玉米的傾銷，對平地市場的依賴，
高利貸資本的盤剝……
台灣山地農業向時代發出嚴厲的責問。



46 第三章 / 下游北岸篇
撰文■李疾 攝影■林柏樑
吾鄉印象

40年前，雉鷄野兔在林投樹林裡飛竄，
如今野生動物絕跡……
但農民的勤勞和堅韌，
對泥土的熱愛卻不曾改變。

58 第四章 / 下游南岸篇
撰文■王墨林 攝影■廖嘉展
**流過多少五穀豐登·
農村凋敝的故事……**

在不確定的農業政策下，這兒的農業，
正面臨著複雜的凋零過程……

72 終章：地理篇
製作■本刊編輯部
濁水溪的體檢報告

78 〈人間燈火〉
撰文■陳斐雯 攝影■李文吉
**等天一亮，
太陽依舊會照在
這大同農場上**

這是一個70歲以上的外省老漢和
本地聾啞、智障老婆組成的村莊。
他們相依為命，種莊稼，灌溉田水，
養出一村子活蹦亂跳的子女……
激動、銘感的人間戲曲！



34 第二章 / 中游篇
撰文■李疾 攝影■李文吉
**美麗的稻穗·
不美麗的價格**

濁水溪中游是漢、「番」、福、客雜居的地域。
當他們面對今日農業難題的時候，
這些農民都是團結、友好，互相幫助的……

94 阮義忠速寫簿
攝影 / 撰文■阮義忠
在流浪的路上……

100 人間亞洲
攝影■鈴木邦弘 撰文 / 訪問人■王墨林
**掙脫管理社會的
黑紐帶**

訪鈴木邦弘談他的日本流浪漢攝影
離開日本社會的「旋轉門」，
逼視高度分工、管理化的日本人間疏離！

110 〈核能曝害追踪〉專輯之1
撰文■黃小農 攝影■鍾俊陞
致癌前後

周楊霖的賣命生涯

10月22日，核三廠有3個工人遭到嚴重曝害。
6月，台電資遣了一個在核三高污染區工作，
罹患腦癌的工人周楊霖……

118 〈核電曝害追踪〉專輯之2
撰文■戴仁昭 攝影■李文吉
死於惡病體質

工人邱信肝癌致死的故事

去年11月底，
在核三操作堆高機清除核子廢棄物的邱信，
先是抱怨重感冒，
繼之診斷肝癌後不治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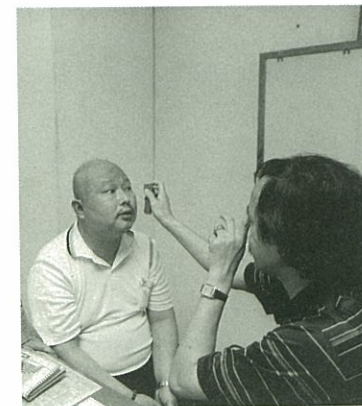
126 人間〈世界報告攝影名作選讀〉
攝影■樋口健二
撰文■樋口健二 / 久米三四郎
編譯■周健子

**被埋葬在黑暗中的
核電廠被曝工人們**

在日本，有數萬核電轉包工在
高輻射危險的環境從事苛重的勞動。
他們高度致死率，找不到核電加害證據。
樋口健二向日本核電體制提出嚴重糾彈！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 / 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打字 / 宇農企業有限公司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港澳全年U.S.\$54.5(空運)
U.S.\$41.2(海運)
亞洲全年U.S.\$60(空運)
U.S.\$45(海運)
歐美全年U.S.\$66(空運)
U.S.\$45(海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
國內掛號投遞 (每期另加郵費10元)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第2部：濁水溪

序章 / 古老的農業動脈

苦惱的河流 · 土地 · 農民 · 農業

「人間」雜誌以4個月的時間，12個人的編組，三次縱走溯行了全長178.6公里的台灣第一大溪濁水溪。

在這一條台灣第一溪的河谷和兩岸農業社區中，我們看見了城市台灣以外的另一個台灣：農業的、鄉村的、大自然的台灣，而不是我們在電視螢光幕、電影銀幕、消費性、軟性雜誌和出版品看到的，城市的、工業的、人工的台灣。

在遼闊的濁水溪流域中，我們親炙了照耀在台灣大自然中的陽光，見證了韋恩颱風的嘯傲與殘暴，呼吸了澄澈的空氣，體驗了中部台灣山川木石的壯美、溫馨和明麗，給予我們深刻、驚訝、熱情的激動；我們也看見整個流域中，原住民和漢族農民的勤勞、樸實和對土地最頑冥不移的熱愛……。



水里溪中洗濯衣物的母親。
濁水溪全流域皆屬農業區，
因此是全省少數沒有工業污染的溪水之一。

攝影 ■ 李文吉 撰文 ■ 黃瑞



親愛村裡一個年邁的母親，惦念下山謀職的子女。
山地經濟向平地漢人資本主義經濟移行，造成大量山地人口外流。

(廖嘉展 攝)



大颶風掃過，憂心忡忡的老農婦，審視這一片摧折了的蔗田。

(林柏樑 攝)

「保護」和「開發」的矛盾政策

濁水溪流域，恰恰是台灣最大的農業區之一。她的上游，正是典型的台灣山地原住民農業區。因此，在這整個流域中，我們看到了40年來山地原住民農業和平地漢人農業發展，所呈現出來豐富多姿的人文樣相。

把濁水溪分成4個段落寫回來的報告，不約而同地，以不同的角度和深淺著筆在流域上的農民和他們的生活。這些報告，以比較感性的、比較不屬專業調查研究的角度，向讀者說明著這些現實：

正如我們在濁水溪上游山區所見，台灣山地社會和經濟正進一步呈現著光復後對山地「保護」和「開發」並舉這個目標上矛盾的政策所造成的困難。光復後的山地政策基本上把山地原住民的移動耕作、燒墾農業和狩獵混合的氏族共同體經濟，轉變成定居農耕經濟，並且進一步無可自主的編入平地台灣漢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的結構。

這種向漢族資本主義體系移行的山地經濟，近20年來尤其發生了十分複雜的變化，產生了不少等待解決的困難。山地農業資金不足，造成平地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的滲透，造成農業輔助資金落入少數山地富戶的問題。山地生產技術的落後，使平地技術（資本之另一形式）和管理、支配向山地浸透；交通不便和農產品價格的不受保障，造成寄生自肥的中間商

和雜貨店高利貸的盤剝；山地經濟的凋萎和對平地經濟的依存，造成大量山地人口向山下遷徙……凡此種種，我們在濁水溪上游的原住民部落中都看見了。

農業政策的不穩定和方向

濁水溪中、下游的漢人農業經濟，也反映出一些台灣農村的共同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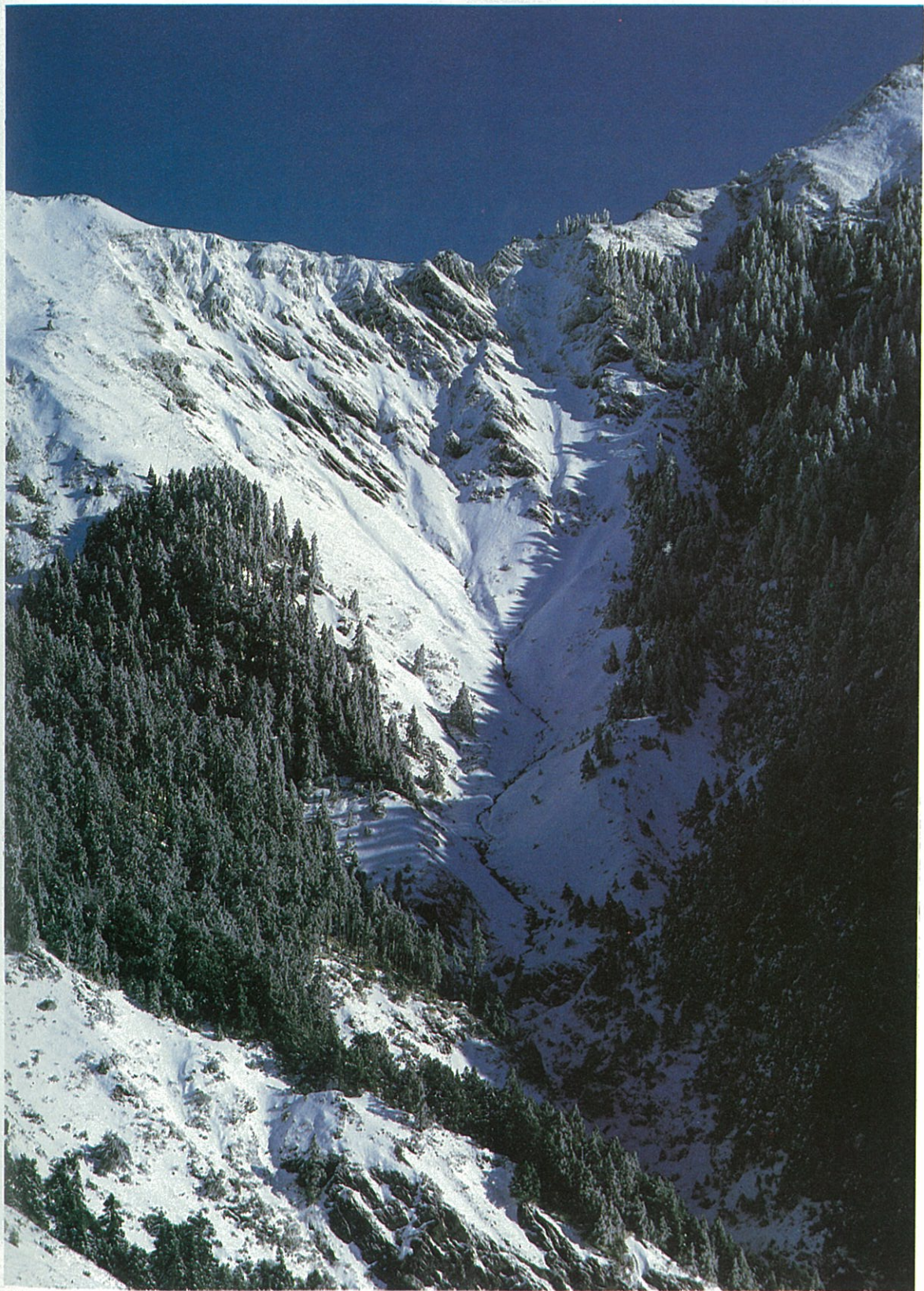
農家人口和農業人口的急速減少和大量向城市外流，造成農村勞動力不足和老化，使當前農村勞力的文化水平下降，在農業經營和技術的更新、進步上，帶來一定的困難。

隨著台灣農業快速的現代化，農戶在農業資金上的投資高幅度提高，使單純的農業收入逐年下降，甚至造成虧損。農產品對島內外市場的高度依存；以國際政治利益為交換的自殺性外國農產品的輸入；農業政策的不穩定和方向性的缺如；農戶和農地的不斷零細化……都使今天的台灣農業面臨了許多複雜的難題。

我們的報告，不在於理論化地、分析地討論濁水溪全流域的農業問題，而是從對人的關心出發，對流域中的人民和生活，做了一次充滿情感與關懷的掠影。

接下來，我們把濁水溪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北岸、下游南岸，向您介紹我們12個人的行踪。最後，我們以濁水溪最概括的地理資料，結束我們的報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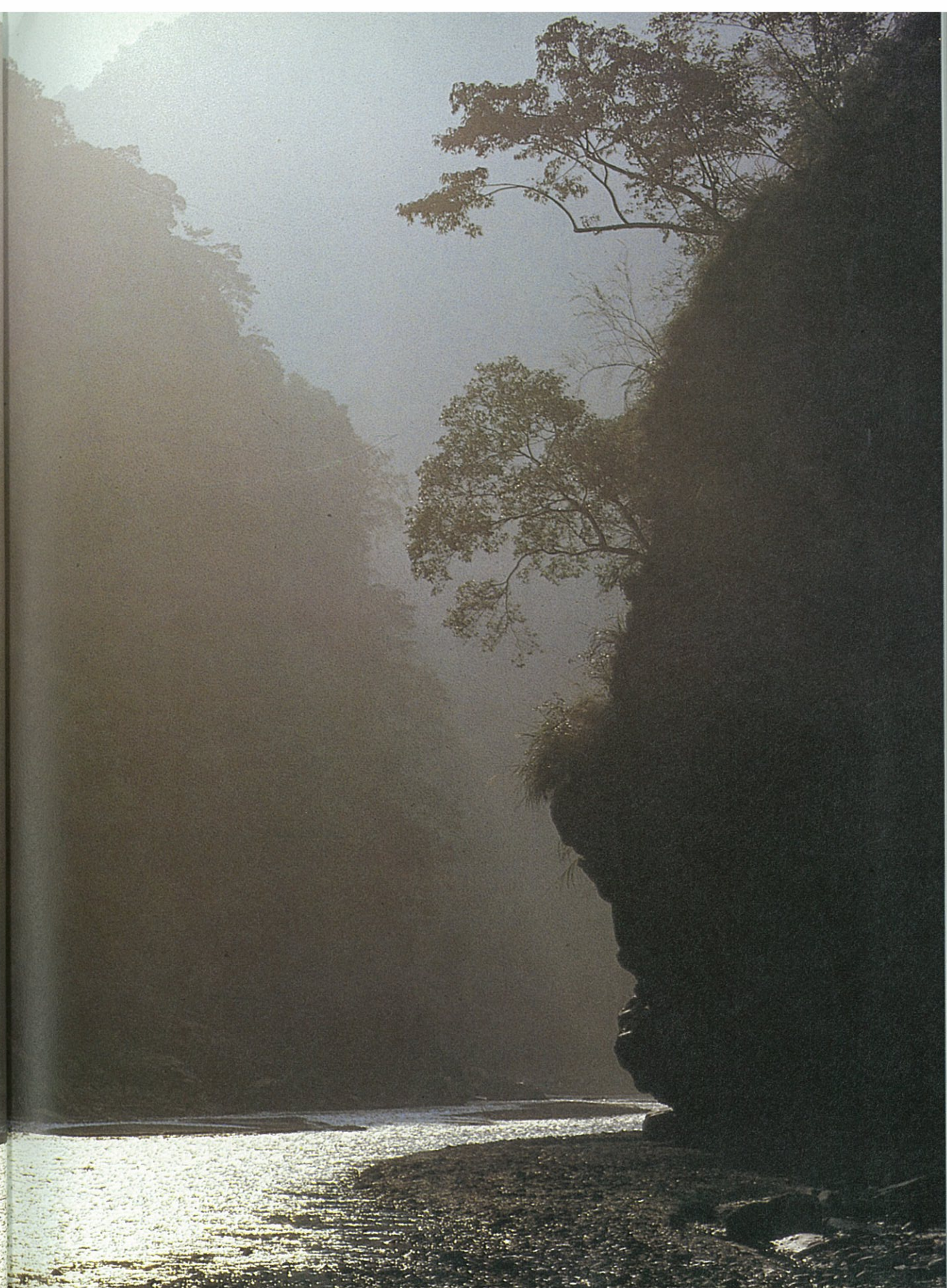


濁水溪主流發源地，位於奇萊主山北峰與合歡山東峰之間的「佐久間鞍部」，海拔3,200公尺。
(賴春標 攝)

鐵水奔流

台灣第一大河濁水溪，位於台灣省中部，
橫跨南投、彰化、雲林三縣。
她從中央山脈匯合了霧社溪、萬大溪、
郡大溪與丹大溪三個主要水源，
徂山繞谷，穿走於叢林峻谷之間，
一直奔流到雲林縣台西鄉附近出海，
全長178.6公里，流域面積4,324平方公里。
濁水溪上游的「迂迴流路」，
在地形學上享有盛名，處處可見。
在破曉晨曦中，這是一隻被喚醒的神龍，
但見其首，不見其尾，
彷彿一條奔流的鐵水，
壯闊地展開了一條大河的生命。

(廖嘉展·攝)



大水材

從龍神橋以下，
濁水溪便乍然地開濶起來，
迤邐成一片浩瀚的水路和肥沃的沖積平原。
今年9月，韋恩颱風從濁水溪口登陸。
遠自埔里來的老蔡夫婦，帶著鐵索和鐵鉤，
大清早就駕駛拼裝車跑到地利村，
找到這一截洪水帶來的「大水材」。
冷風吹過來對岸的喊叫聲……
也吹乾了老蔡夫婦的汗水。
這株「大水材」終於破浪過河，停在沙洲地上。
老蔡嘴裡咬著一截香煙，用鐵鉤把大水材翻了一個身。
他的婆娘說：「很久都沒有撈到洪水帶來的財運了！」
這一截上等的扁柏，據她說，在市面上可以賣一萬多塊錢！



海口人

跨過千百年歷史變故，濁水溪底滾滾翻動的泥漿，始終讓海口的人深深地愛戀著。

「你也是濁水溪來的？」這句話，

已經儼然成為海口人熟悉，互相辨認鄉心的暗語了。

在他們的記憶中，只有這條大河，

啊！濁水溪，最容易勾起千萬種愛恨，最能說明與生活同甘共苦的悲歡。

在西港的出海口，吹來一股鹹苦的、鄉愁的甘味。

渡河的人說：「海口人的頑固、吃苦、強韌的性格，和濁水溪上吹拂的海風一般，也鹹，也苦，也甘，也甜……」



一張被吹僵了的臉

濁水溪下游，盛產稻米和瓜菓，聞名於全省。

這幾年，受到農產品跌價的影響，

住在台西鄉的農民只好另謀生路，

靠著鄉親隣居合夥聚資，你5千，我1萬地搞起了漁塢養殖業。

許阿嬌頂著刀刮似的海風，

她被吹僵了的臉和手，可沒有停歇下來。

漁塢裏，養殖著文蛤。

這回韋恩颱風來襲的那天下午，

許阿嬌冒著強風，蹲在土堤上，

用繩子綁好一塊塑膠布，還用砂石包鎮壓住土堤，

以免海水倒灌，捲走了整口漁塢。

她的心裡，只掛著這件事：

如果今年的文蛤價格好一點，

沒有被颱風捲走吞沒，

全家大小和鄉親就靠這一口漁塢過日子了……



第一章 上游篇

2000公噸 腐壞中的 玉米

稻米轉作雜糧之後，三個多月來政府至今遲遲不依保證價格收購，任2000公噸玉米在濁水溪上游的部落中腐壞、滋生麴毒素，為的是我們從美國進口了傾銷性的玉米……追逐經濟作物的山地農業，在單一種植中，造成對於平地市場和山地高利貸資本的深度依賴。台灣農業政策和山地政策正面臨著沈重的責問！

攝影 ■ 廖嘉展 / 朱心嚴
撰文 ■ 官鴻志

「石頭城」位於武界壩下方，當地布農族人又稱之為「萬里長城」。在濁水溪上游河段中，是唯一罕見的冰河地形，有超絕孤立的特殊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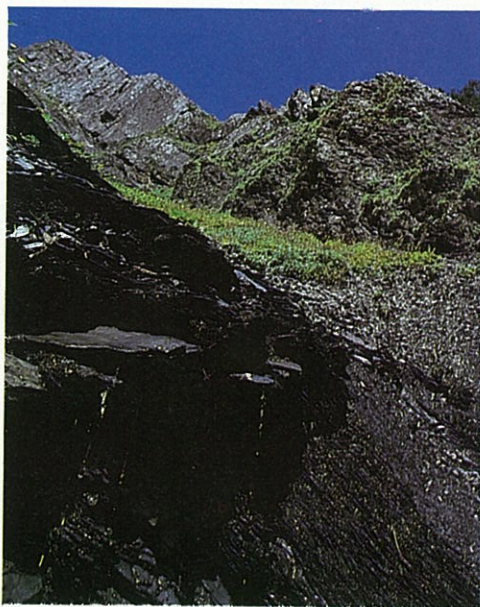


親愛國小校長洪龍夫這樣看他的學生們：
「就像蘭花一樣，
在愈惡劣的環境下，開出來的花就愈香！」

濁水溪的發源地，位於南投縣境內奇萊主山北峯、合歡山東峯之間的「佐久間鞍部」。鞍部底下，只聞淙淙的水聲響，却不見水影。忽而，在陡峭的石墨片岩間，才找到濁水溪流出來的第一滴水。

「佐久間鞍部」取自日本佔領時代一個總督的名字，光復後一直沿用至今。

「合歡山」這個地名，也是日軍鎮壓台灣山胞時，各路討伐部隊歡騰集合於山頭，為血腥的勝利而命名。這個沈默、不曾被人辯駁的一頁歷史，彷彿至今還在濁水溪上游議論著，流傳著。如果說，一條大河的生命，孳生著兩岸人民的生活性格，日日夜夜，流淌著沒有洗清的歷史傷痕，那麼，臺灣第一大河濁水溪，有



濁水溪主流發源地，位於海拔3200公尺的「佐久間鞍部」，也就是奇萊主山北峰和合歡山東峰之間的大峭壁上。它的出水口位置，因為季節不同而略有變化。今年韋恩颱風前後，記者兩度抵達現場的觀測結果，證實了源頭水位不穩定，而且擁有兩處出水口。圖中從石墨片岩流淌出來的晶瑩水珠，就是今年九月濁水溪的源頭活水。

沒有資格向臺灣歷史討回一個公道？

走過濁水溪上游，上下橫跨百餘公里，不僅為著濁水溪的歷史公道感到不解，也為著世代住在這兒的山地人感到莫名的牽念。

去濁水溪採訪以前，讀到一份報告，大意是說：住在這裡的泰雅族和布農族人「具有高山的特性」，大部份住在海拔1000公尺—1500公尺高山峻嶺上。因此，報告中下定了一個結論：「這個高度具有最能適應他們生活的空間和環境。」

親自走過濁水溪上游之後，使我不得不談一談這個報告結論帶給我的震驚。是誰為山地原住民決定，海拔1000公尺至1500公尺是他們最好的生活環境？歷史不也曾明白告訴我們，



本省最大的馬海僕大山崩，位於濁水溪上游的馬海僕山南坡下。山崩量高達30萬立方公尺，重達1000萬公噸以上，而形成雄偉壯麗、森嚴威懾的河流切割地形。地質學家的研究報告指出，濁水溪的沖砂量和混濁的河水，皆與馬海僕大山崩有關。這個山崩地名，泰雅族人稱之為「魯飛曼阿揚」，含有「天天山崩，令人敬畏」的意思。今年九月初，帶刊編輯抵達現場的泰雅族人呂周運說：「上山打獵時，我從來不敢打這兒走過！」

平地漢人和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掠奪和侵佔，才逼使台灣原住民走上這個1000至1500公尺的不歸路，去尋找最後一片的生境，而永遠沈埋在荒廢的山地部落裏。

這些牽念，日夜伴著我們走入山巴部落。直到遇見了張老闆，一個年約50歲左右的平地商人，從他的口中，我們才得知平地漢人和台灣原住民之間，依舊存在著複雜的層層陰影。

平地商人辯稱：
「如果不是我們，
山地人今天還在種地瓜，
靠著採濁水溪的砂金過活吧！」

在靜觀村，8月間正是高麗菜的採收盛季。山坡的旱田上，勞動的吆喝聲傳遍山谷。一籃籃的高麗菜，扛在山地工人的肩頭上，「哼啲，哼啲！」地往山坡下俯衝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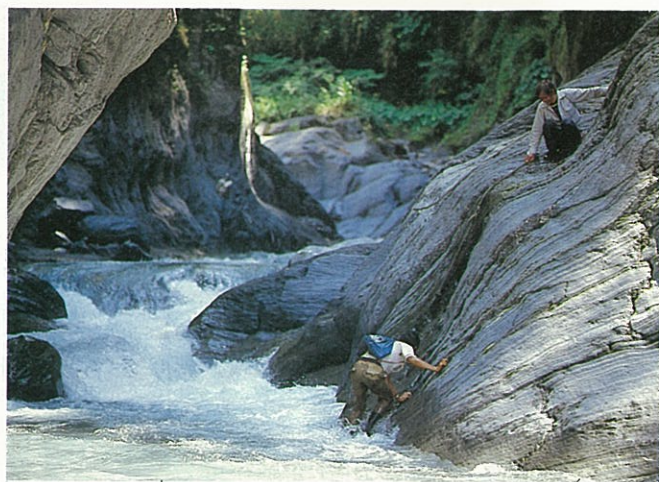
這些農業勞動者大半是山地人，或是打從雲林縣被僱請來的婦女，一天工資5百元。

「南部的家庭人口多，大顆的高麗菜就往南部運送；北部的人比較愁，吃小顆的，」張老闆一邊咧嘴笑著，一邊說：「你瞧，這顆就有3、4公斤重。」他是埔里來的平地商人，10年前進入這山區，向山地人承租土地，經營農產品生意。

談起今年韋恩颱風來襲，蔬菜價格特別看漲，張老闆說：「山地人只會埋怨我們賺錢，



住在壽亭的老婦說：「我們漢緬義胞在民國36年離開家鄉，40年出雲南到緬甸，43年到台灣來！」



從奧萬大電力公司的工作站，溯溪進入濁水溪的另一個主要源頭—萬大南溪與萬大北溪。在桃心型的合流點上，形成涇渭分明的雙子河地形。上游河谷中，河流被兩岸聳立的岩壁夾成隘路。水勢湍急，高及人腰。在光滑陡峭的石壁上，還兀自留著古老的樹藤，供獵人攀岩行走。

可沒有好好想過，平地人若不到山上投資經營，提高生產技術……山地人至今還在種地瓜，靠採濁水溪的砂金過活吧！」

據張老闆說，7、8年前，靜觀公路才開闢完成，政府派人員進村宣導「種菓樹以後，政府一定會把路開通」的美好前景。配合著60年代以後，臺灣農產品經濟蓬勃展開，許多平地商人敏捷地感覺到山坡地的經濟價值，紛紛湧進山區。

這批富於經濟頭腦、帶著冒險精神進村的平地商人，或者以合法的協議，或者對山地地主連哄帶騙，取得了大片的土地。據他說，民國48年，輔導會擴征土地時，曾唆使一個傳教者把山地人灌醉，一口氣簽售24戶耕地面積

給清境農場，即是一個例子。

這種交易行為是否合法？台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上，有明文規定：「不得將所使用之土地及其地上建築改良物或其權利作為典賣、質押、交換、贈與、租賃、售賣青苗及平地人民合夥經營之標的。」

縱使如此，幾十年來這種典賣、質押、租賃……一直公開進行，肆無忌憚。而急需現款的山地原住民，在利誘勢逼之下，紛紛簽約，喪失了大半的土地。

**甚至發霉的麵包也要賣給山地孩子！
在山地，誠實的生意人並不多見，**

光復以後，政府的行政體系侵入山地社會，



漸漸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經過選舉或特殊管道下竄昇起來的村幹事、村長、村代表和村代表主席，由於他們特殊的地位，1961年，趁著政府實施土地重劃，也紛紛巧取了更多山上的土地。

另一方面，這些新貴和平地商人連繫起來，不僅市場消息靈通，也漸接受新的經營觀念。在60年代開發山坡地的熱潮中，這些山地行政基層幹部一馬當先，立即取得山地經濟的領導地位。後來由於資本累積成長，他們逐漸掌握了山地經濟中農場、牧場、茶園等部門，取得了快速的擴張和發展。

張老闆略作思考，終於下了一個結論：「在山地社會裡，如果你仔細瞧瞧，會發現這些當過村長、主席的人，住的房子比較漂亮。他們甚至也有人跑到平地置產，都繁榮興旺得很……」

據張老闆自己說，在山地社會中老老實實做買賣的商人並不多見。「甚至發霉的麵包，也要賣給山地孩子吃！」他說。

**山地同胞的耕耘一如濁水溪，
無止境地付諸西流。平地經濟
究竟回饋了什麼給山地社會？**

在社會經濟上，從日據時期到國府遷台以後，濁水流域始終是個農產加工品的原料產地。它曾對台灣60年代農業經濟的發展，有過汗馬功勞。而近20餘年來，這兒的山地同胞在平地工商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經歷了山地農村經濟破產、民族共同體社會的崩壞、山地文化的沖失……，這些複雜的歷程，一如濁水溪，無止境的付諸西流，而平地社會究竟回饋了什麼給山地社會？

梅峰村位於海拔2127公尺的高嶺上，年平均溫度在10度左右。由於氣候條件優厚，種出來的高冷蔬菜品質佳，蟲害少，很受到市場上的歡迎。也由於產銷道路比較發達，這一帶老百姓的平均收入較高。在台灣大學實驗農場的這片山坡地上，每年招標租給平地商人種高麗菜，為台灣大學賺取龐大的利潤。但是仁愛鄉民衆服務站的沈明德說：「名義上雖然叫作實驗農場，却專門搞生意賺錢。這一點，民衆很有意見的！」



巴比響的婦女，
生性羞澀，勤勞，不愛說話。

目前，在濁水溪上游的各個山地部落中，最急切的問題，就是稻田轉作。

從 1984 年起，政府為了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開始實施「稻田轉作 6 年計劃」，至今已經施行了 3 年 5 期。依照實施計劃說明書的規定：「其產品由政府按每公斤保證價格玉米 15 元、高粱 14 元、大豆 25 元予以收購」；而且「經接受政府補助後，須每年同期作連續轉作。未經政府許可，均不能再行種稻。」

這項政策實施以來，却在這個地域造成了巨大的困難。

第一，政府沒有兌現承諾，至今遲遲不按保證價格每公斤 15 元收購山地農民的玉米。本期的玉米已經採收三個月餘，農戶們只好囤積起來或曝曬在戶外，却遲遲無法換成現金來生活和再投資。

第二，經過最近韋恩、艾貝兩次颱風的侵襲，和即將來臨的冬季山區雨季，這些總量高達兩千公噸的玉米（南投縣仁愛、信義鄉的總產量），可能變成含有黃麴毒素的玉米，屆時如何處理大量毒玉米，成為極為棘手的問題。

第三，1986 年第一期稻米轉作經費，政府總共已經花去 5300 萬元，結果却錯誤百出，問題叢生，使農民對政策的信心遭到徹底的打擊。

仁愛鄉農會陳主任，面對載道的怨聲時，說：「我們被農民罵慣了，能怎麼辦？我又不是包青天！」



眼看著一把熊熊的烈火，燒去一整片的杉木林，山地人木然的表情上，沒有任何悲傷，只是悻悻地說：「政府來宣導我們種杉木，現在一株賣不到 5 塊錢，不燒掉它想法子改種別的，留著幹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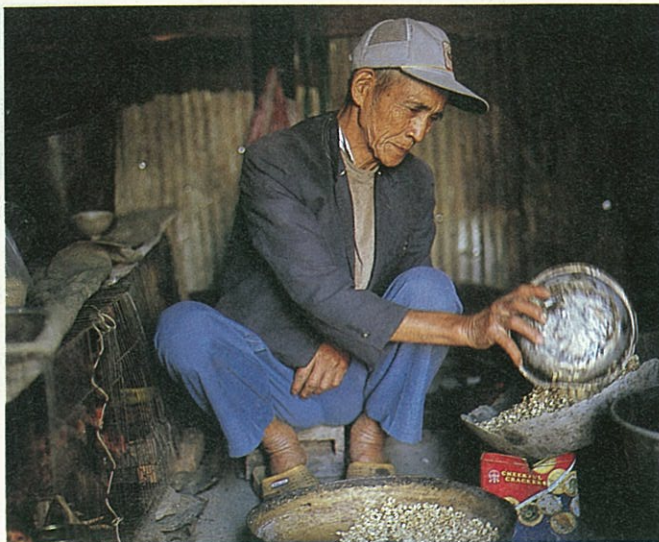


從松林走回到曲冰部落，這一口人家坦率地聊起不知下落的女兒。

「她拋下孩子以後，就一去沒有踪影了！」孩子的祖母說。在逐漸凋落的山地社會中，你可以聽到一打以上山地人口向山下漂流的悲辛故事。



巫師高田伯，以治療族人的疾病為職業。他每年都挑一個日子，義務地把傳統巫術教給後輩，有興趣的人，都可跟他學。



老何在屋子裡養雞。他說，村子裏還有人喜歡飼養鬥雞，達到元旦過年時，可以熱鬧地舉行鬥雞比賽。

南投縣長吳敦義也說：「這是政府的錯，我們應該向人民道歉。」但中央決策單位省農林廳和糧食局，却至今依然遲遲不肯公佈急救辦法，讓老百姓心焦如焚。

10 餘年前，政府宣導山地人種杉木，等杉木長大了，一株五塊錢也賣不出去。

據仁愛鄉農會幹部說，這次政府遲遲不收購玉米的理由，主要是受到中美穀物交易協定的影響。今年 10 月 13 日報上記載，經濟部已決定向美國採購 860 萬公噸的玉米。因此，仁愛鄉總幹事說：「人家美國進口的玉米價格比我們便宜，每公斤才 4 塊多，品質又好。」當然使省內生產的玉米失去市場競爭力，而當初與省糧公局簽約收購玉米的廠商，便採取觀望的態度，不肯依約收購。

對於仁愛鄉親愛村的泰雅族人而言，這絕不是第一次對農政單位推行的政策，產生信心危機。早在 10 餘年前，政府曾經派人進村放映電影，宣導「種植杉木可以賺錢」。如今，杉木長大了，竟連一株 5 塊錢的售價也賣不出去。後來，政府又派人入山宣導種植竹子，結果還是一樣，賣不出去，使農民蒙受重大的損失。

日復一日，農會的車子遲遲不來收購和載運玉米，親愛村的農民只有心裏發悶，一點法子也沒有。今年 8 月底，正逢山地農戶子弟入學



武界部落的馬代表說：「我們布農族人天性喜愛運動。每逢周日教堂做禮拜前，大家就聚在教堂門前廣場打排球。」

布農族還流傳著巫師職業。這名女巫師因為丈夫在山上跌了一跤，生意變壞了，親自到田裡種菜。



註冊，急需要一筆可觀的學雜費和住宿生活費，這時，部落裏的高利貸中心——各雜貨店便活絡起來了。有不少山地農戶把身份証、圖章和玉米交付出來，向雜貨店告急，以極高的利息向平地商人借款。

在濁水溪上游，長期以來與剝削商人對抗的蔡貴聰神父，感嘆地說：「我們教會，獨立經營合作農場，目的是爭取山地經濟自主，免於剝削。多年來，雖然獲得農民的信賴，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但因為缺乏足夠的周轉資金，中間剝削商人魔高一丈，到底我們還是失敗了。」

山地人不熟悉市場行情，雖然年年賠，還是傻乎乎不斷地種。



這位虔誠的天主教女山胞說：40年來，真正關心他們山地人和山地社會的，只有天主和祂的教會。

山地年青人大部份都下山到城裡做工，部落裡只剩下老弱婦孺。今天的地婦女必須擔負沉重的勞動。唯獨在周日的早晨，她們聚在教堂門口，享受片刻的清閒。



據蔡神父說，每到農產品採收季節時，商人便拿着高利貸帳冊，在村子口攔住農民，索償貸款，以極低的價格收購農產品，從中獲取暴利，或以借據或積欠的利息作為脅迫手法，向山地人強質土地。

有一位親愛村民這樣說：「再過幾年以後，所有的土地就不再是我們山地人的了。」

以種香菇為例，當初農戶向雜貨店購買菌種和貸款買砧木種香菇，辛苦了三年，又必須把香菇賤價賣給高利貸雜貨店老闆。如此轉了一個圈子，農民付不出巨額利息，償還平時賒欠，又是身無分文，在高利貸資金不斷肥大的同時，山地農戶白白地賠了三年的勞力，却依然拖欠了一身債款，永遠不得翻身。

「就這樣，山地人雖然年年賠損，還是傻乎乎地把莊稼種下去，石磨一般地勞動……」。蔡貴聰神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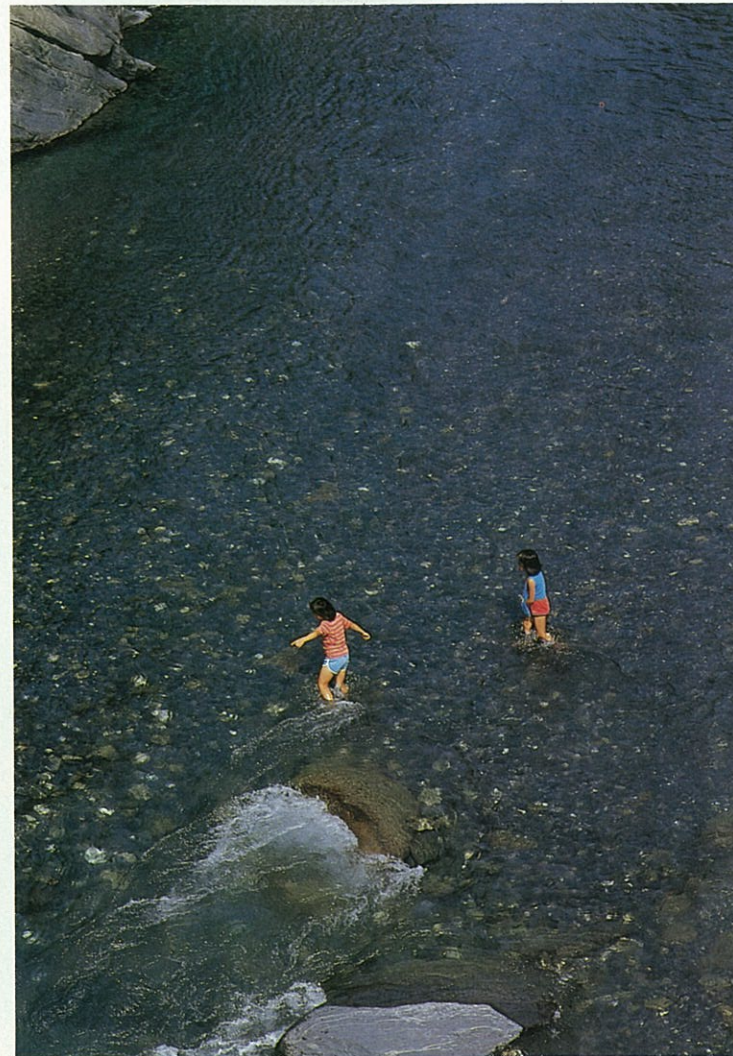
這種不在命定的苦役前低頭的耐性，正是山

地社會僅存的生活力量。他們一窮二白，也不知向誰訴求公道，甚至安於這樣過活下去。

「淺碟子經濟」搞得山地人連求溫飽都頗成問題。

依據 1967 年台灣省各項農產品的單位面積量統計顯示，山胞的傳統主食地瓜和小米產量顯著減少，而供應市場的農產品，例如桃、梅、李、高冷蔬菜和水梨的產量，相對地提高，顯示市場農業的經濟大幅度向山地滲透。

農產品商業化的結果，反應在山地社會中最深刻的問題，就是貧富差距的兩極化，傳統氏族社會的崩毀，山地中新的支配階層產生，大量的煙酒傾銷山地，平地高利貸資本的滋長……。但是這些商業化的利潤，大部份歸於少數人手中。這種經濟，就像尹仲容先生所說的「淺碟子經濟」，只有少數幾隻手，在淺碟子撈獲其利。



撒布是一個木訥的年輕人，他長年在鄉工作，偶爾才回到山上的家鄉一趟。

更嚴重的問題，是山地農業改種少數幾種經濟作物，形成單一種植 (monoculture) 的農業，而全面放棄傳統主食的種植。如果市場上的失敗，政策的失誤，立刻使山地農業全面崩潰，農民必須借錢買主食過日，求一頓溫飽。由此可見，山地的經濟對於平地市場和高利貸的依賴，已經到了嚴重的地步。

張美雪，今年 25 歲。她正是歷經這個世代變局長大的年青人，目前在親愛村「世界展望會」擔任工作員。

「我常常告訴自己，山地人最幸福。」張美雪說，「天主在上面，祂會照顧我們的。」

身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儘管張美雪在社區工作經驗中，深深感覺到一切山地問題的無奈，但她深信，「山地社會可以沒有政府，却不能沒有教會。」因為長時間看來，真正關心山地人民的不是漢人，不是平地商人，不是政府，只有教會像親族似地為山地人的艱苦生命工作

在濁水溪上游的靜觀村，是位居海拔最高的部落。村前的濁水溪清澈見底。任誰也無法想像，就是這條溪水，會變成一條滾滾翻騰的泥河。

和祈禱。這個信念，使張美雪不眠不休地工作。有時候，她跑去雜貨店門口，坐上一整天，做了觀察研究與調查，這才發現為何小小的一個親愛村部落，竟有 7 家雜貨店。這個數目字，明白不過地告訴她，一種寄生的蟲害，正不斷地吸取山地經濟的血脂滋生擴大。

張美雪看見村子裡的婦女為了借錢買油，到處東湊西湊，最後從米缸中舀出米來，跑到雜貨店換一瓶油。她知道，村民和雜貨店的這一層「唇齒」相依的關係牢固不破，但未來呢？究竟還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張美雪一時候提不出答案了。

第二章：中游篇

美麗的 稻穗 不美麗的 價格

濁水溪中游，非但是山地人、平地人雜居，也是客家人、福佬人、和大陸籍退伍戰士雜處的地區。但在面對著相同的農業發展上的困境時，這來自四面八方的中國農民是團結、友好、互相協力的……

攝影 ■ 李文吉
撰文 ■ 李疾 / 許心怡

濁水溪流入信義鄉後，河面與農田的相對高度銳減，而開始發揮灌溉的功能，數百年來孕育出本省最肥沃的農業區域。但是，最讓20歲出頭的布農族村姑幸金花揪心的，不是起落不定的溪水，而是暴漲暴跌的農產品價格。



布農的老人，常上山
去看看祖先住過的房子，
布農的少年，
最喜歡 DT 越野車。

當濁水溪以它湍急的水勢蜿蜒到信義鄉的姑姑山麓時，灰褐色的頁岩水質，便開始在河谷岸上沖積肥沃的土壤了。

但對位於高出濁水溪水位數十公尺的山地聚落——地利村的居民而言，他們却只能望著溪水夾著沃土從山腳下湯湯而去，苦於無法引用它來灌溉祖先所遺下的土地。

然而村人並不因此就放棄那一片老天爺所恩賜的山林。他們引來地利溪溪水，在佈滿碎石的坡地上，種植玉米、水稻、四季豆、芥藍菜和少數的釋迦果樹；有的更深入姑姑山和五里亭，種植香菇、梨子、油桐或採集蘭花。

從遠處望去的地利村，彷彿是躺在羣山懷抱中甜睡的嬰孩一樣。夏日的卷雲俯在山頭，像母親溫柔的手，慈愛地撫著她所鍾愛的孩子。這是一個布農族人的聚落。除了少數開雜貨店的平地人和在當地結婚的外省老兵，我們在村內所見，大多是輪廓分明、黝黑俊美的布農族人。據村長金烈光說，他們原本是住在濁水溪上游的丹大溪附近，1930年霧社事件之後，才被日本人強迫遷村到此地。

「不過，老人們還是常回到以前居住的地方。」金村長說，「他們還是喜歡以前那種打獵的生活，到現在還常在山上設陷阱捕捉飛鼠、羌和山豬，或者採集蘭花，也順便看看祖先居住過的房子。但是，那些石板屋早就隱沒在雜草之間，屋頂也坍下了，只剩下一些殘破的石牆和石階，為老一輩的布農族人留下不知疲倦的懷念……」

村子裏的房屋大都已改建成平整的水泥房。沿著一條柏油坡道，整齊地排列在坡道的兩旁。村子對外的交通工具，除了每天兩班的振昌客運外，大多是村人向農會貸款買來的農機車，以及在村子裡常常見到的 DT 越野車。

「香菇的價錢比較好，一斤差不多7、8百元。留在村子裡的年輕人，也都開始種起香菇來了。」金村長說，「你看到的那些時髦的越野車，就是他們賣香菇換來的！」

谷清雲不相信山地人一定要
去當工人、做船員。
油桐價格不行，他就種 稻子；
稻子不行，他就種 玉米……



由於水源的不足，稻米價格低賤，村人們在農會的輔導下，開始大量地轉作玉米。一位種了5分地玉米田的幸梅枝太太說：「轉作來轉作去，還是不行啦！現在農會的玉米保證價格，一公斤是15塊錢。收成後扣除種子、肥料，所得幾乎不夠工錢。我們也試種過甘藍菜，但是我們的地不夠高，氣候不夠冷，菜也就長不好；如果種高粱、種四季豆，灌溉水又不一定夠……」

幸太太的玉米田，離海拔約有400公尺。濁水溪就在梯田前不遠的地方潺潺地流著。但由於地勢的關係，雖聽得見汨汨的水聲，看得見滾滾的水勢，對她的玉米田，卻一點幫助也沒有。

「我看，再這樣下去，我也跟女兒去工廠上班算了。」幸太太一面撒肥料，一面說，「那

「姑姑山」——地利
村人這麼親暱地稱
呼這廣袤的好山好
水。

雙龍村的金家大嫂
說，只要多照顧多
施肥，滿佈黑頁岩
的險惡地表，照樣
有好莊稼收成。這
是離雙龍村三、四
十分鐘車程的五里
亭。



這個娃兒乳名「大頭」，兩歲，南投縣信義村地利鄉的小公民。
沒有人知道他將來能不能在濁水溪畔過一輩子。
還是很早就隨著大批向城市川流的農民
到都市呼吸污濁的空氣……

樣，至少一個月也有7、8千塊錢的收入……」

「其實，要改善生活也不一定要外出，『窮則變』嘛！」金烈光村長對目前村中日益嚴重的農業問題，有他樂觀的看法。據他說，雖然政府的農業政策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地方，但只要依靠農民長年的耕作經驗和一些市場的資訊，動點腦筋，再作調整，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選種賺錢的作物，相信一定會有轉機。「像我們村裡有一位谷清雲，就搞得挺好。」

谷清雲現年41歲，他繼承了父母在五里亭所留下來的田地，憑著一份不認輸的性格，從部隊退伍後，就留在村中，在那幾甲山地裡耕作了將近20年。他種過油桐。油桐的市價垮下

去，他換種稻子；稻子價錢不好，他轉種梨子和玉米；梨價跌了，他索性砍下梨樹種香菇。

「我就不相信山地人一定要當工人和船員才能活下去！」谷清雲在他的香菇寮裏，一面搬著培植香菇用的粗木，一面這樣說，眼中不時流露出一股堅定的光采。他現在已是4個孩子的父親了。問他生活的壓力大不大，他咧著嘴笑著說：「怎麼會？我們又不想住洋房、開轎車。一家大小能吃得飽飯就成了！」

孩子的母親回娘家去了。4個正放暑假的小孩和父親來到五里亭，個個像小野馬一樣精壯、活潑，在玉米田間奔闖嬉玩。小男孩拉著我們的手，興致勃勃地為我們介紹四周的植

物，彷彿每一棵草木全是他心愛的親人一樣，巴不得坦示給他的新朋友……。

「這個可以吃哦！」小男孩指著一棵野生木瓜樹上的木瓜說。

「這個晒乾了以後可以捲起來吸，我阿媽很喜歡呢！」他兩隻手空搓著，然後模擬他阿媽的姿勢，裝著吸煙的樣子。我們知道那是土菸。我想，在城市裡，孩子們是斷然沒有這樣親炙大自然的福氣的。

現在只要看到有女孩子
濃粧艷抹地回到村裡，大家都明白：
又有人「下海」了！



地利村邊的濁水溪小支流地利溪，緊隣市儂氣十足的日月潭，是小布農最親暱的伙伴。

從五里亭的梯田上瞭望近午的濁水溪，但見河水黑墨墨地，像是洗過毛筆的水。滿目的青峯翠巒，在黑色的水面上，也就無法映出任何倒影來。

「谷清雲的故事，對村子裏的年輕人來說，有模範作用。可是大部份的年輕人，還是拚命地往外面的花花世界跑。他們受不了村裏枯燥、單調的日子！」金村長望著墨色的濁水溪水說。

據一位在當地天主教會任職多年的涂修女說，這兒的年輕人受外界誘惑而離鄉背井、流落城市的重要觸媒，是電視機。

「他們從小就跟電視學習。尤其是綜藝歌舞。」涂修女說，「山地人對於歌舞本來就有異於常人的天份，一學就會。而且，學的不只是歌舞，連帶的也學影視歌星的服裝和化粧。」這樣子一來，孩子們哪還有心唸書？長大以後當然就一心一意地想往外面跑了。涂修女說，教會為小孩們辦過課業輔導，常常要到人家家裡去把那些守在電視機前的小孩，抓來上輔導課。「以前這裏一位70幾歲的德國修女，就是因為年紀大了，不方便在山路中上上下下，去找學生來上輔導課，才離開了這裏！」涂修女說。

電視也嚴重的影響了村民性格。年輕一代嚮往電視機上城市裡五花八色的物質世界，但卻缺乏對物慾世界的了解。所以大部份被電視拐向城市，沈淪其間的山地人，從崩潰的親族共同體社會，一下子投身在現代工商消費社會，在價值觀、行為準則上的適應不良，使他們成為漢人都市中一羣容易受到傷害的族類。



禮拜天午后，地利村太平靜了。
手邊沒有球可玩的他們，想出自己的遊戲。
村中少年大多數在國中畢業後外出就業。



姓鍾的小朋友，12歲，小學生。
課餘擺小攤賣涼水和茶葉蛋，是名聞鄉人。
「買我的汽水喝吧！」他對一頭汗水的我說。

「現在只要看到有女孩子濃粧艷抹地回到村裡，村子裡的人心裏都明白：又有人『下海』了。」涂修女安靜地說。

夜裏的地利村，除了雜貨店外，其他的人家在9點左右就已早早掩戶休息了。但就在平房的毛玻璃窗上，還不停地映著閃動的螢光，因為這時候正是電視節目的黃金時段，山上的孩子早已守候在電視機前全神貫注地盯著電視機……

多種多賠，少種少賠； 美麗的稻穗，不美麗的價格。

出了地利村，經過一段山路之後，便是一個豁然開朗的平原了。民和村座落其間。她得天獨厚，擁有濁水溪的沃泥在中游所沖積成的第一個河谷平原。

「這裏的農田大都屬10到14等則的土壤，大概有200公頃左右吧！」現年56歲的村長吳日華說，「這塊肥沃的土地，足足養活了本村360戶到370戶左右的人口。但是這些人口近年來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減少的趨勢。」

以村長家為例，他的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已經在台北從事電機業的工作，另外一個則在嘉義唸書。將來女兒嫁人之後，也得遷出。

面對這種人口外流的現象，最令吳村長頭痛的問題，便是農業勞動力的日趨老化。「少年仔都出外去了，田裡面只剩下一些老人，做也做不了多少活哩。」

但吳村長還是不氣餒。他打算在民和村徵集50公頃的農地，搞一個「合作農場」，透過計劃性的經濟作物耕植，集合農場僅剩的勞動力，並以機械化的耕種技術，減輕勞力的負擔，提昇工作效率；最後再以共同運銷的方法，避免中間商的剝削。

「這樣，便不會像以前那樣，容易發生在生產上一窩蜂的現象。被市場搞得六神無主，到最後，損失的還是窩在鄉下的農民。」吳村長說。

雖然「合作農場」目前還在籌劃、協調中，但吳村長希望有一天能藉著這個計劃的成功，吸引外流的人口回來擴大經營，「讓作農的人也能像開公司的人一樣，過著比較好的生活。」吳村長說。

走在民和村外的堤岸上，一邊是洶湧西去的濁水溪，一邊是美麗的稻禾在風中鼓著綠浪。但一提到穀價，在民和村種了4、50年的劉阿德老先生就止不住搖頭嘆息：「多種多賠，少種少賠啦。可是又不能不種啊！總不能把自己的田地荒廢著，再去向別人買菜、買糧食回來吃吧！」



轟隆隆的溪水聲掩蓋了才30公尺外的喊叫，5、6個人加上一輛拼裝卡車，耗了3、4個鐘頭才能將3、4公尺長的「大木材」拖過沙洲淡水。

同行的李文吉也不禁嘆道：「美麗的稻穗，不美麗的價錢。」

金鴨母要吃金泥鰍， 金泥鰍就溜，一直往河裡鑽啊！ 滾啊！把溪水弄渾濁了！

民和村是個新興的聚落。過去是一些在樂大林班上工的伐木工人和樟腦工的聚集地。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後，政府實施公地放領的政

策，這些佃農出身的工人才擁有自己的新耕地，從此就在民和落戶。

據吳村長回憶，50年前，他6歲時，跟著做樟腦工的祖父及叔父們從苗栗一起遷到民和來。當時的民和盡是榛莽，現在的廣闊良田，在過去都還只是一片片牛埔地，經過了數十年的開發，現在已是足以供養3、4百戶人口的一畦畦良田了。

「我們這裏的居民，大都從外地遷來不久。其中以福佬人最多，客家人約佔 $\frac{1}{3}$ ，也有1、2戶退伍老兵來這兒落腳。」吳村長說。據他說，目前的第1、2、3鄰的居民，是當年日月潭建水庫時，集體遷村過來的；4、5、6鄰是從竹東、苗栗遷來的；7、8、9鄰則是由鄰近的南投、名間遷來。

在這麼複雜的人口組成中，早期會不會因為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發生過磨擦？吳日華說：「他是歹命人，我也是歹命人，有什麼好計較的，大家都是討生活的嘛！」如今，不論當年是來自何處的人氏，在民和一地，他們都面對著相同的命運——穀賤傷農、人口外流，以及未來農業發展上的無數困境……。

現年60歲的吳阿四，在民國小任教已有40年之久了。當我們行經一座魚池時，他和侄兒們正在釣魚。我們湊近蹲下來，大夥兒就聊了起來。

談到濁水溪的傳說時，吳阿四是這樣說的：「以前，傳說上游有一隻金鴨母，一隻金泥鰍。因為金鴨母要吃金泥鰍，金泥鰍就溜，就這樣一直往河底鑽啊，滾啊，才把溪水弄得這



陳春蘭·28歲·名間鄉人。
她是青果販集貨場裡兼業的鳳梨分級員。
她的願望是多增加收入。
「收入多一點，總是好呀！」她說。

麼渾濁，而且一濁就流到海口去了！」吳阿四笑著說，這自然是「不科學的」說法。「可是，到底為什麼這條溪水會那麼濁呢？恐怕一天就要浴掉一、兩座山，流下來的水才這麼渾濁……」

黃昏時刻的魚池畔，垂釣的人愈來愈多了。村童也高興地在池旁的龍眼樹上摘龍眼吃。遠處的濁水溪，在夕陽下泛著閃閃的金光。水勢依然湍急。想到她千百年來日夜奔流，不斷地堆積沃土，堆積了無數的良田。但台灣森林發展到今天如果缺乏整體性的規劃及具長程眼光的利用與開發，恐怕行政單位在決策上的蝸步與誤失，為農民所帶來損害要比風災水患所造成的損失更為嚴重吧！

濁水溪大水過後，人們在沙洲上
撿拾木頭和柴枝，一不小心，
人就會被沖到西螺橋下去了！

濁水溪的主河流從民和奔流而出，經水里、集集、名間等地，再蜿蜒流至竹山西側，與北來的清水溪相匯，西流至觸口和二水之間，進入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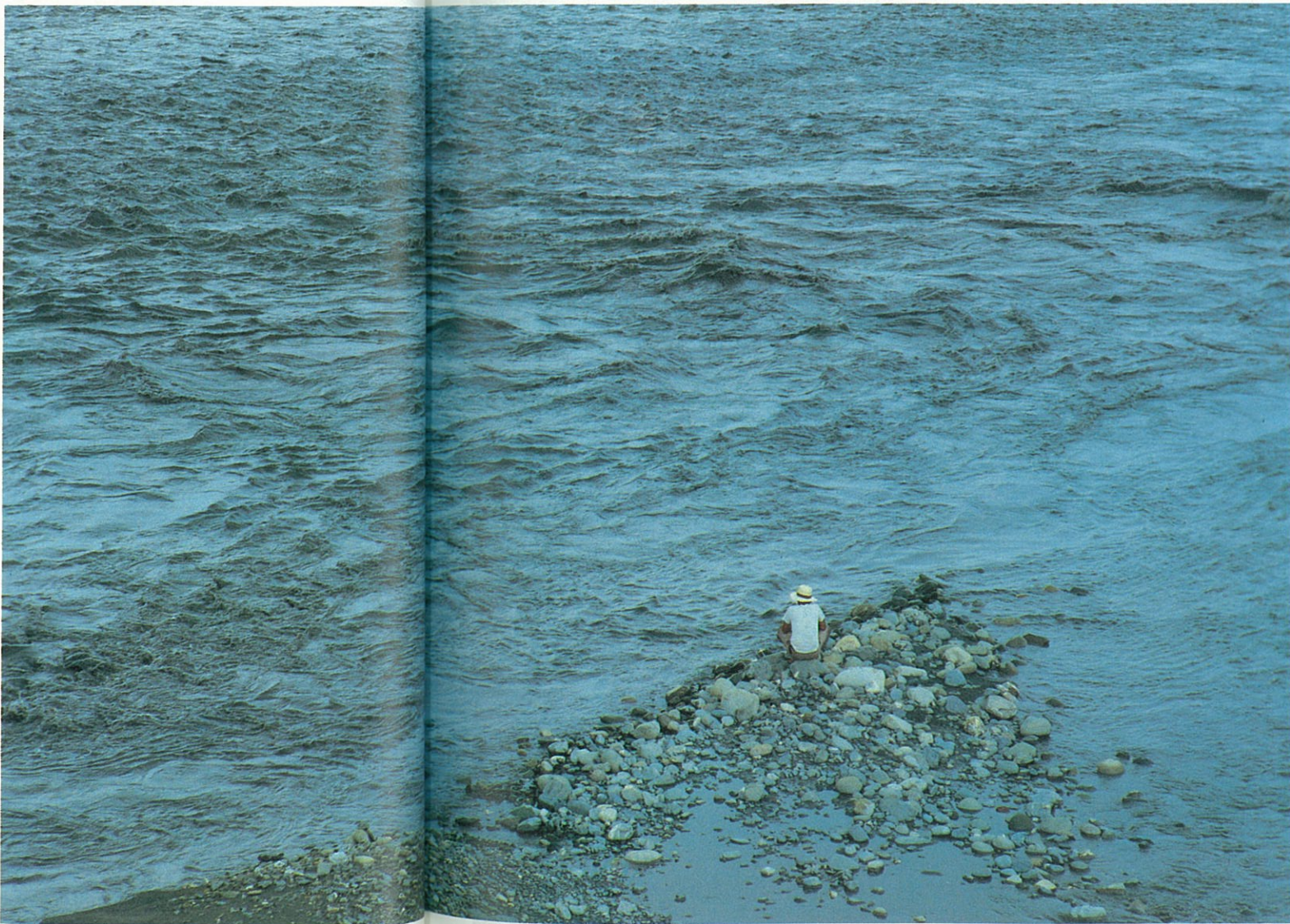
由於這回韋恩颱風剛過後不久，沿途所見，都是一些傾倒的甘蔗園、蕉園、香菇寮、荖葉園……根據南投縣政府的統計，屋舍、農作物的損失，將近12億元之鉅。這是繼1958年八七水災後，最為慘重的一次天災了。



水里鎮的河堤上和橋上，每天午后總有數十百鎮民共享那溫柔的氣氛。水里可以說是南投縣的「小台北市」。就在他們腳下的溪邊，堆滿了成衣廠鞋廠等棄置的廢料。漂浮的寶特瓶和免洗餐具、惡臭的飯菜、龍眼、香蕉，這是濁水溪最髒最臭的一段。

沿途的樟樹，葉落枝斷，枯索地立在路旁。從樟木林道西拐，就在濁水溪的沙洲上，我們看到了好幾個莊稼漢子用鐵索牽拖擱淺的浮木上岸。

據水里永發窯業工廠的負責人林水金說，每當濁水溪漲大水過後，人們就會在沙洲上劃定界線，撿拾大水漂來的木頭和柴枝。但只要稍一不慎，不諳水性的人，很容易被洪水沖失的。「一沖就沖到西螺橋下去了，叫都叫不回來啊！」林水金說。「那一年，我父親就是到溪邊撿木柴時，被大水沖去的！」由於水里的土質好，加上濁水溪上游漂流下來的木柴充當豐富的燃料，對水里的磁窯業的早期的發展上，有著相當有利的作用。目前水里的磁窯工



集集大橋下獨踞垂釣的老農夫。附近集集、社寮、名間的蕉園、蔗園、菇寮，都被這次的韋恩颱風全夷平了。

廠還剩兩、三家，但已都改製專供外銷用和化學工業用的磁缸了。永發窯業工廠的技師許新啓就說：「現在的水缸都改用塑膠桶，我們只好改變造型，另謀發展了！」

「大家樂」迷常來此求籤問卜，
想預知第八獎尾數。
人心不古，可見一斑。

鎮上的白天，很少見到年輕人走動。住在中山橋附近的水里長青老人會會長黃阿兄告訴我們說：「少年仔都出外去了，就剩我們這些老人，像洞內的老鼠，沒地方跑，只好窩在這裡自己找娛樂了。」

「早年水里那種木材貨物集散地、漢番交易中心的盛況，已久不復見！」黃阿兄說：「從前，這裡光是旅社大概有40幾間，專供來往的商販住宿。現在只剩20間不到！風水已經轉動了！」

由於濁水溪水位漲落不定，經常在沿岸氾濫成災，所以水里的義民廟（自民國37年開始），每隔12年，在農曆7月20日做一次大醮，殺大豬、放水燈，祭拜水中的鬼神。而類似據說為鎮壓水患興起的大小廟宇和廟會，在濁水溪沿岸的鄉鎮間，相當普遍。在中游最具代表性與規模的，就屬水里的義民廟和集集的大眾爺廟了。

集集的大眾爺廟，在每年農曆的8月23日學



茶農鍾明道，36歲，名間鄉松柏坑人氏。他的願望：政府早日在松柏坑蓋個水庫，開灌溉渠道。



社寮的陳氏農民每個月都要花上4、5天時間，摘掉蔗尾的贅葉。



名間西側、松柏坑砂石裸露的山麓下，是濁水溪上千公頃的河川地。按規定，河川地上的農作物不在政府任何保障、補助和賑災範圍內。由此往西，濁水溪的灌溉渠道四通八達，北至鹿港、南至北港。



這陳姓農民，種檳榔為業，50歲。這回颱風使他損失不貲。他希望政府補助檳榔農民的風災損失。

行大拜拜。從一天做5台戲，連演10天的盛況來看，足以看見信徒之多、香火之鼎盛了。而所謂大眾爺或義民爺，事實上原本只是祭祀些無名的孤魂野鬼。後來經善心人士集資立祠、擇日記奉，才稱神行道，其性質和台北的十八王公廟是相同的。近1、2年來，由於「大家樂」賭風的風行，中部地區的大家樂迷，也常常來此求籤卜詩問「第八獎」的尾數，使大眾爺廟更是名聞遐邇。

「過去大家拜神是想求個閻第平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現在求的卻是發橫財，『歪路』一大堆。真不知現代人腦裏都想些什麼？」一位在廟前的大樹下休息的陳清雲老先生說。

集集前臨大溪，後通阿里山番地隘口，形勢險要，極具軍事戰略價值。日據時代，日人便在此設下「新高郡」統轄南投地區。時移至今，雖然集集的舊街上還留有許多日人遺留下來的完整建築（如現在的集集農會就是當年的「信用組合」；警察局和鎮公所是當年的「郡業所」），但是行政中心早就移至南投市了。集集變成台灣人口最少的一個鎮。連鎮內唯一的一家戲院——集集戲院，也已關門大吉，供人充作穀倉之用，可見其衰落之一斑。

沿岸的村落和居民，
在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中，
日日失去活力。

由於濁水溪河床的落差大、水流湍急，在夏

日的豐水期中，常常氾濫成災。在冬季的枯水期中，又常有乾涸之勢，如果不建水庫來積蓄、調控水量，水利將非常淺薄。

針對這個問題，南投縣長吳敦義說，目前政府已經有一個「集集攔河堰」的計劃，預備在竹山到集集之間興建一個攔水堰。這個水堰計劃，水利局稱作「集集共同引水計劃」，估計大約需68億的工程費才能完成。一旦這項計劃完成之後，「一、雲、彰、投三地魚塾用水和灌溉用水的供應問題，將可迎刃而解，並可相當程度地緩和因抽地下水而造成的地層下陷；二、再設立幾個中、小型電廠，把水打到八卦山脈的缺水地區，灌溉菜園和其他坡地作物，以解決目前當地農民大量引用自來水灌溉田園所造成的問題；三、增加一個『有期間性』的水上遊樂地，招徠遊客，開發該計劃的觀光價值！」吳縣長說。

「除水之害、取水之利」和「社會財富均配」，是這一帶農民一致的願望。行走在濁水溪這條沒有倒影的河岸上，我們深深感覺到沿岸的村落與居民在社會經濟結構轉變中日漸失去活力。我們殷切希望「集集共同引水計劃」能早日完成，解決濁水溪沿岸農民的用水問題；也希望當局在農業政策的規劃上，能因應當前經濟結構的複雜變化，實事求是地提高農民所得，增進農民福利。否則，台灣農村在工商業及都市蓬勃的發展過程中，只有走向崩潰一途了……。

♀

第三章 下游篇《北岸》

吾鄉印象

才40年前，雉鷄在海埔林投樹叢裡亂鑽，肥大的野兔在田間飛竄。如今，農藥的濫用，不但使野生動物絕跡，農民不同程度的中毒事件，司空見慣。農村生境變了，整個台灣農村經濟也改變了形貌。但農民的勤勞、堅韌、純良，和對於土地的最頑固的愛情，却似乎未曾改變……

攝影 ■ 林柏樑
撰文 ■ 李 疾

在飽嚙長年的天災人禍之後，依然挺立於大地之上殷勤工作的農婦——吳老太太，拾起被颱風吹斷的甘蔗

「我們做田人，本來就是和天公賭博的……」

有些農民提到颱風，只淡淡地說：「都過去了，沒有什麼啦！再做就有了！」

今年8月23日的清晨，「韋恩」颱風再度侵襲台灣，從西海岸登陸後，沿著濁水溪橫掃兩岸，把無數人家的屋頂整片掀起來，吹折幾萬公頃的農作物，是20年來首次在濁水溪出海口登陸的強烈颱風。

二水一位老農歐金發說：「白天大家都在田裏忙，回到家裏時，哪還有心情看電視、聽收音機？颱風要來，它又不會通知你。早上6點左右，嘩一下，大風就把我家的屋頂吹走了！」



韋恩颱風是這20年來第一個從濁水溪出海口來襲的颱風。它沿溪橫掃兩岸，毀壞數千人家的房舍與田園。

圳寮一位中年的農夫李清波說：「那天早上，颱風就像強盜一樣來撞大門。我跟我太太搬光了大廳的桌椅來擋住大門，連八仙桌都上了，還是擋不住。最後，強風從我家大門灌進來，不到一個鐘頭，屋頂就透天了，我們只好躲到隔壁去避雨。颱風過後，我到甘蔗園巡了一下，全倒了。以後即使再扶起來，糖分和水分也不高了，賣不了什麼好價錢的！」

柑仔園上帝爺廟的廟祝鄭火旺說：「我先看到颱風剛起的時候，就趕緊要把廟門關上，但是風太強了，我在門後和大風頂了好一陣子，才把廟門關上。就當我要返身回到廂房關窗子，呵！從窗子看出去，西邊天滿是紅雲，一些向西、向南的屋瓦，好像被摔了柔道一樣，

滿天、滿地飛來摔去的……」

這是我們在濁水溪下游沿岸各地所聽到的有關「韋恩」來襲的災情。和當年施鈺（清道光年間的台灣貢生）在「水圳圖考」所描述的：「最忌西南暴風打沖圳道，夏秋之間尤慮。嘗見城市經旬炎曦，而內山變為風雨狂作，陷崖拔木，洪水氾濫，樹浮於港……」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災戶們描述這次災情時，臉上那股平靜的樣子。一位住在大城沿海種蘆筍的郭太太述及災情時，淡淡地說道：「都過去了，沒什麼啦！再做就有啦！」

「那以後怎麼辦呢？」

她領著我們到她家後面的牛寮，指著一個裝



著牛料的木桶說：「以後，我們就吃這個吧！」說完便淡然一笑。

彰化一帶的農民，至今不忘長齡公與林先生。這兩人合力開發八堡圳，是這兒穀物的灌溉之母。

二水位於彰化平原的最西南角。濁水溪由這個起點，向西奔流沖積而成的彰雲平原，素有本省穀倉的美譽。

在康熙2、30年間，彰化平原仍被形容成「奸究縱橫之區」或「草萊之地」，直到康熙40年（1700年）以後，才開始有大規模的開發，然而也僅僅到達「大肚溪以北」而已。

康熙48年，半線地方的墾首施東之子施世榜，才著手興築八堡圳。他得到寓賢林先生之助，前後費時10年，終於引得濁水溪之水，灌溉彰化八堡（103庄，總190餘甲之地），從此奠定了上彰化平原開墾的基礎。

為了感念施世榜開發彰化平原的功績，歷年來，地方政府均列有一筆長齡公（世榜字）祭祀費用，彰化農田水利會至今仍遵守此慣例，



柑仔園一家木器傢俱工廠的存貨，因颱風掀起了屋頂，而使廠房大量進水，造成數百萬元的損失。老闆娘對著從隣庄趕來探望的吳老太太說完災情之後，不禁悲從中來。



鄭火旺，83歲，經過洪水氾濫和遷村。他回憶起民國37年的「九一水災」時說：「很多人要哭都沒目屎了。」

每年發撥新台幣 12000 元給長齡公派下族人，由 9 房輪流負責主持祭祀。

長齡公派下在台灣雖未建祠堂，但有兩處廟宇還供奉著他的神位。一在二水鄉林先生廟內，配祀在林先生祿位之側；一在鹿港天后宮左廂房闢有一室，專供奉長齡公的祿位。

祭祀長齡公以及林先生，雖已俱為形式，但從林先生的澆水方式仍可見於彰化平原一帶的情形來看，農民還是比較不忘本的。

把濁水溪的水引進來，
沈澱的油土填高地種菜，
種出來的菜一等一咧！

林先生廟位於彰化縣二水鄉的源泉村。廟的大柱上刻著一副對聯：「八穀無恙萬民歡稼穡，堡城永存千載念先生」，就在大柱下，一羣壯丁在正午的廟廊間徜徉休息，為首的一位張文海農友告訴我們，他們是出來清理颶風過後圳溝裡的斷樹枝及雜物的。

說起當天颶風來襲的情況，張文海說，8月21日還是個艷陽天。「22日風就咻咻叫起來了，害得許多人找不到巢。真是『人要害人天不肯，天要害人目瞞前』。」

「那些蓋石棉瓦的工人也真夭壽，工錢從一天6、7百元漲到4、5千元。一塊屋脊瓦也要245元，像搶劫一樣。」張文海說。

「難得尼姑做滿月嘛！」在一旁的歐金助農

友也開始表示他的意見了。「難得幾時有這個機會啊！天送的啦！」

「這個濁水溪說有多濁就有多濁，我10幾歲時，有一次在6、7月的雨期，拿碗到田頭勻水讓它沈澱。呵，沈底的油土將近有半碗之多呢。」歐金助又說。

「嘿！阮阿爸以前就和我在田頭掘了一個大坑把濁水引進來，讓它沈澱之後，再把油土挖出來把地填高種菜，種出來的菜呀，一等一的，根本就不用施肥！」張文海接著說，「喂！阿助仔，你看這個濁水溪為什麼有那麼多油土？」

「看得見尾，找不到頭，沒辦法講起啦！」歐金助說。

兩個農民反為我們侃述濁水溪的種種。他們豐富的生活語彙及形容事物的能力，實在比小說家的筆觸更來得傳情而生動。

過午以後，他們拿起鐵勾子和鋸子往預定分配好的圳道走去，我們跟著張文海那一組人，來到他們的工作地點。

圳溝裏滿是大小樹枝、竹頭、鉛板、木板……，張文海撿起了一個裝滿剩米菜的塑膠袋說：「你們看，水閘門最怕被這種東西堵住，最難清理了。」他把剩米剩菜倒出，接著又說：「莫怪啊！日本時代人口才600萬人，米都不夠吃，現在1、2千萬人還有剩呢！」

就在不遠的地方，居民將垃圾傾倒在圳溝裏，形成一個小山堆。「這些垃圾用兩輛垃圾車來載都載不夠！」張的同伴李清江說。

前人艱苦挖鑿的渠道，是為了灌溉阡陌良田，後人却如此糟蹋。這些農民談論著，也傷感地搖著頭。

吳老太太說：「做田人本來就是要和天打賭。」

我們到圳寮時，借宿於詩人吳晟的家裏，吳晟的家是個典型的四合院，房舍潔淨，一看就知道是個勤儉守份的農戶。我們在此也得以親切體會了吳晟的名著「農婦」中所描述的那一位大地之母——吳老太太。

吳老太太身體還相當的硬朗，至今雖已70幾歲了，卻依然每天下田工作。她覺得田裏的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埋怨也無法讓工作提早



緊接着韋恩之後的艾貝颶風，捲起含有大量鹽分的鹹雨，造成台灣海岸由鹿港到大城之間幾千甲農作物枯槁狀！



鄭火旺的曾孫們趴在窗上，聽他講述濁水溪的種種。鄭老先生說，他小時候，濁水溪畔的野兔、雉雞到處都是。



柑仔園上帝爺廟的廟祝鄭火旺，這樣描寫韋恩颶風來襲的情景：「好像擰柔道一樣，屋瓦滿天滿地飛來擰去的。」

完成，「無路用的話，講一牛車也沒什麼用！」她常說。

但是，她却不願自己的子女步她耕農的後塵，一生窩在田裏幹活。「讀書才能出頭啦！」吳老太太說。所以，吳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讓吳晨與他的兄弟姐妹們完成了高等教育，目前散居在國內外，亦僅剩下吳晨一個人留在老家，利用教學餘暇，從事少量的農作，而他的兩個子女也不再下田了。

「做田只是做個心願罷了，現在還有幾家是

純粹靠做田的收入過生活的。」吳老太太感慨係之。「我們做田人本來就是不計成本，這一季收成壞了就望下季，做田人，本來就要和天公打賭啊……」

吳老太太從不聽音樂、看電視。因為她覺得工作那麼多，電視是有閒人才看的。「顧三頓都困難，那有心看電視？」吳老太太說。直到孫子都長大了以後，拗不過孫兒的再三要求，吳家才有了第一部電視！

距離圳寮不遠的柑園前，約莫住有 200 戶人

家，66年前因濁水溪氾濫，才從堤岸遷村到現址。

當我們來到柑園時，滿目皆是這回風災後尚未修復的景況。在上帝爺廟前的老人們說，颱風過後，水停了7天，電停了20幾天，這種情形在城市裏根本就不會發生。「做田人有底，比較耐得住拖磨啦！」一位老人家只是平靜地說著，一點抱怨的意思也沒有。

上帝爺廟的廟祝鄭火旺老先生現年83歲。據他的回憶，過去比這次韋恩颱風更大的天

災，是在他45歲那一年的九一水災（民國37年9月1日）。當時草湖埤緊急放水，洪水滾滾，本來他還以為是火車過鐵橋的噪音，正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列火車經過的時間這麼長，他的駁叔仔衝到他家，牽著他的手說：「快！到田裏看看，大水就要淹過堤岸了！」

他們才一出門，即遠遠地看見整個稻田已經變成一片汪洋了。當大水快淹近庄頭時，本來還呆立著的鄭老先生的駁叔仔，一下子便失聲痛哭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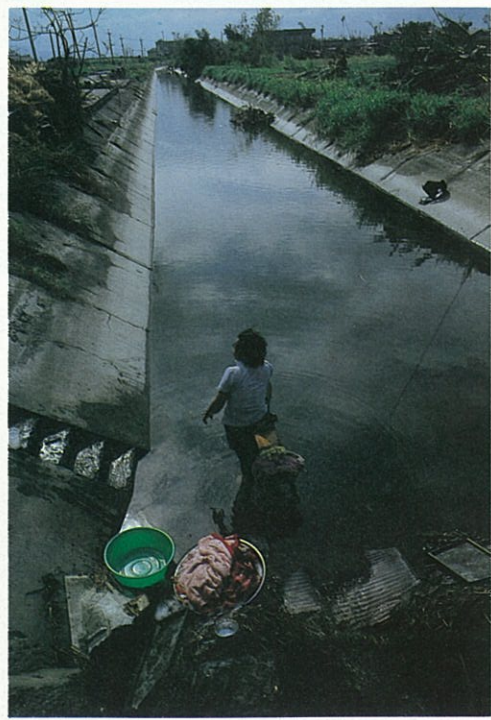
上帝爺廟的廟埕，是村民農閒時的聚集所。韋恩颱風過後，村中的各種損失，成了他們議論的主題。



在二水源泉村的「林先生廟」內，供奉著林先生、施世榜與黃仕卿的祿位。水利局、施氏後嗣和當地居民，在每年農曆七月半在此祭拜埤頭。除了為感念先人開發水利之德，亦祈祝四時風調雨順。



我們在天后宮的廂房發現記錄鹿港先賢施世榜先生開發八堡圳的文獻。



每天早上，居民在柑仔園的灌溉渠道裡澆洗衣物。



住在圳寮與柑仔園間的一家人，在韋恩颱風過後，全家人出動到田園裡撿拾強風捲來的石頭，準備重新播種。

父親牽著我的小手在堤上散步，
堤的左方是稻田，右方是水流。

「還沒有遷過村時，我們在堤岸那邊種土豆。雉雞在林投林內鑽來鑽去的，連野兔也有一大堆。」談起尚未遷村前的生活狀況，鄭老先生興致勃勃地說道，「那時候我最喜歡跟我叔叔帶著狗和竹竿去打野兔。真肥哦，一隻都有三斤多！」

現在野兔和雉雞幾乎都已絕跡了。「現在農藥用多了，雉雞沒有蟲吃，野兔也沒有地方躲了吧！」鄭老先生說。就在我們採訪他時，他的大兒子正因農藥中毒還在醫院療養。據吳晟說，附近農民農藥中毒的現象相當普遍，即連他一家人，也曾經因使用農藥不當，而全家輕微中毒過。

農藥的發明，為農村的四時耕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但這個方便亦使農民及自然生態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父親牽著我的小手在堤上散步
堤的左方是吾鄉的稻田
堤的右方是滔滔滾滾的水流
——吾鄉人們的歲月像那樣
閃閃流逝的水流
父親說：阿公也常在這種時候
放下捱了一天的農具
牽著我的小手，在堤上散步
我頻頻追問：阿公在那裏呢？



一位福興鄉民彷彿在談起一個熟識的故友似地說：「過去，濁水溪從寮寮溪出海，大溪上全是來來去去的帆船……。」



教師節前夕，在永靖鄉的一個公車候車站上，一群穿戴整齊的小朋友正要到員林的街上買禮物，送給老師。



一位邱姓農民在他的花生園旁對我們說：「有土地就有財啊！」
大城鄉的農民不願放棄在「風頭水尾」上耕耘出來的每一寸土地。

父親漠然望著已漸沈淪的夕陽
不說什麼

走在堤上，誦唸著吳晟的「堤上」，心中充滿著一股親切之感。

夕陽在海口那個方向漸漸沈淪了。濁水溪上的溪水在偌大的河床上分成數道，閃爍著金光。

接著的幾天，我們前往大城鄉。

大城鄉位於彰化縣最西南端，西臨台灣海峽，南屏濁水溪的出海口。濁水溪在這裏沖積成一個倒靴形的平原。平原的土質為沈積泥沙，由於地處風頭水尾，每次季候風一吹襲，往往帶來大量濃厚鹽份的水氣，經常造成農作物的嚴重傷害。另外，由於大城鄉位處濁水溪出海口，河床高過平地，每次當颱風來襲時，濁水溪即從上游擠來大量的山洪，堤防岌岌可危，沿岸居民的安危深受威脅，總有朝不保夕之感！

一到大城鄉，首先映入眼簾的印象便是髒亂，再則是空氣中一股微微的海鹹味，和內陸的濁水溪岸清新、安靜的景觀大異。當我們要來大城鄉之前，就聽到一位曾經任教於此地一所國小的施老師說，大城、王功一帶的人好鬥、好賭、講義氣。而在我們了解了大城鄉惡劣的生活環境條件之後，對這種地方性格的成因，便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了。

以農婦郭太太的例子來說，第一次韋恩颱風吹垮了她的屋舍，第二次艾貝颱風捲起了鹽雨，又破壞了她的蘆筍園，但她還是以堅定的神色，輕聲說：「再做就有了！」使我們不得為海口人堅毅的性格，致以深深的敬意。

一位在鄉公所任職的林先生告訴我們說，大城鄉民對土地相當的珍惜，在觀念上還保存著「有土則有財」的傳統觀念。雖然現在大城鄉裏的年輕人都外出工作了，「但是老一代的大城鄉人還是死守著每一寸的土地，不肯輕易言棄！」林先生說。



濁水溪輝燦的落日，在兩次颱風過後，依然艷麗地懸掛西螺橋外的海平線上。



大城鄉位居「風頭水尾」，在惡劣的環境中，
鄉人還是二寸一寸地開發出一片耕地來。
他們的臉看來堅毅、強悍，
透露著一股子不肯對艱苦的自然屈服的神色。

第四章 下游篇《南岸》

流過多少 五穀豐登， 農村凋敝的 故事……

這裡出產上過貢的西螺米，
這兒的武館、麻糬、醬油和布袋戲名聞全省。
但是這個遼闊的台灣農業區，
以她的乳血把台灣工業哺育成人之後，
在不確定的農業政策下
面臨著複雜的凋零的過程……

攝影■廖嘉展
撰文■王墨林



廖正春一邊哄著兩歲大的兒子，
一邊說：
「我看台灣的農業政策很矛盾！」

美麗的溪流，水急却平穩地往前滾動，像少年趕赴情人的約會，明明是亢奮忐忑的心情，却欲裝出穩重成熟的樣子。

這是濁水溪分出來的一條幹線，目送著溪流行色匆匆。

「每年12月溪流就斷了，5月開始漲水，到了這個時候正是水位最高，灌溉農田的好時機。」在溪邊一塊田地上掘地的老農夫翁萬富說，「有名的濁水米就是吃這溪水長出來的。等水乾涸的時候，又得把溪底的黑砂挖起來賣給建築商。」

「濁水溪兩岸的主要作物是稻米，早在日據時代濁水米已出名，種稻米跟水的關係很重要，因而水利正常與否，影響農村興衰甚鉅。」廖正春對濁水溪的稻米有許多意見。

廖正春認為，問題是現在水頭跟水尾分水不均，水頭的人偷偷把水源引進自己的田，水尾的人不但引不到水，還要按期分攤水利費，譬如住於水頭的虎尾、西螺、荊桐與林內一帶，水稻正長得結實漂亮，而水尾的稻子卻還長不大，水尾的人只好自己動手挖水井，經年累月的，又造成地層下陷，像口湖的水井抽出的水已有鹽份。

一邊哄著抱在懷中兩歲大的小兒子，廖正春一邊講著。他跟弟弟剛從田裡工作完畢回來，赤著沾滿泥巴的雙足以及一付黝黑粗壯的體格，令人不敢相信他是一位正在美國攻讀博士的留學生。

因為家裡只有弟弟一個人，廖正春利用暑期回到虎尾老家幫忙，一方面也搜集資料寫他的論文。

狂風驟雨中，服務於工研院電子所的廖伯寅，不得不請假回家搶收遭水浸泡的香瓜。忙了一天，整車的香瓜載到市場，竟然全被拒收，理由是，這一堆香瓜快要爛掉了。



正便宜的香瓜，1斤新台幣2元左右，連成本都不夠，乾脆拿來當飼料，樂壞了這隻大豬。
「我的豬吃這些免費的香瓜，都吃得快拉肚子了！」飼主說。

「在省主席邱創煥提出『精緻農業』口號之後，台灣農民的種植習慣漸漸改變，譬如北岸一帶已推廣種植花卉，但政府又設置所謂『水稻綜合栽培中心』，貸款給農民購買機器，這不是與要求雜糧轉作的政策矛盾嗎？接著，在雜糧轉作的政策下，政府又大批進口玉米，使國內玉米價格連連下跌。」廖正春振振有詞地說：

「現在工業起飛，農業卻漸趨蕭條，農業政策至今搖擺不定，大概也是主因。」

農民拿著太太的手飾，
去變賣成種西瓜的本錢。
西瓜被大水沖走後，
村中一片太太的哭鬧聲。

他白天在國中教書，學生都喊他：「廖正春老師」，晚上就在書房裏寫稿子，又另外取一個詩意的筆名：「羊牧」。

羊牧老家在二崙，目前因工作需要住在虎尾，老家後面就是濁水溪，他的童年幾乎都在



「這款風驚死人！」70歲的廖花噙著淚水評論這次強烈颱風，「人要害人天不肯，天要害人在眼前。才三個鐘頭，就快讓人活不下去了……」

濁水溪畔渡過。

「那時，濁水溪邊的河床地都是瓜田，男的因為常幫女的澆水，而促成許多好姻緣。但同樣的瓜田，也會給人帶來煩惱，以前每年到了7月或8月半，颱風一來，濁水溪就氾濫一次，西瓜全被沖走。」羊牧回憶道。

民國39年到42年的經建計劃，提出「農業栽培工業，工業發展農業」的目標，39年來低價政策一直不變，於是濁水溪一帶農民紛紛改種西瓜，本錢大都是把太太的手飾變賣而來的，當西瓜被大水沖走後，村子裡盡是女人對男人哭鬧的吵聲。



因為河床地是國有地，開始誰佔了地就是誰的，後來地政科按地收稅，有的人西瓜被沖走，血本無歸，哪來的錢交稅呢？就被抓走坐牢，一點都不體恤靠天吃飯的農民。

羊牧說：「我到台北上大學後，就沒有看到濁水溪再氾濫過，但是農林建設的問題依然未解決。」

早期農業標準基金的計劃收購政策，至今已實施30多年，農業成本不但提高，農業價格卻沒提高，現在工商業已發展起來，當初被犧牲的農業卻沒人去理會，省政府官員下鄉考察，只被帶去看樣板農家，就以為農村建設真

這群當時即將參加國慶表演的兩棲部隊的蛙人們，放下操練，投入颱風災區的復建工作。他們毫無怨言地負責清理死雞、死豬等一般工人不願做的事。一位住桃園的石戰士說，「雖然不比在部隊輕鬆，但是能為自己的鄉親做事，更有踏實的感覺。」



二崙鄉的羅先生，
在田裡忙著第二期稻作，準備插秧。
他叼著香煙說
：「忙啊！每天都是一身泥土……」

的起飛了。

「殊不知現在農家的非農業所得已超過百分之50，下一代吃不了苦待不住農村，為了賺錢都跑到工廠，或者當建築工人、黑手，女孩子當馬殺雞女郎的也不少。假若農村家家有冰箱、電視機、摩托車什麼的，其實也都是下一代賺回來的。」羊牧的感慨，聽起來令人黯然。

番子坑會有所謂「天皇御用米」，不能在地上晒，必須鋪在竹席上，透過一層竹棚來晒。

興桐村番子坑栽培的稻米是濁水米中的上

品。濁水溪南北兩岸的土質不完全相同，北岸向下挖三尺即見砂，南岸却可深達一丈，而南岸的濁水米被稱為王者之王的，即是番子坑的米。

據老一輩的說，番子坑有2000多甲稻田，早在日據時代即被列入管理。當時番子坑的稻米，不能直接鋪在地上日晒，必須鋪在竹席上面，也不能讓陽光直射，必須透過一層竹棚。這樣費盡功夫製成的白米，都是為了要獻給日本天皇御用。光復後，土質漸漸改變，也沒有人像日本人那樣著意保持濁水米的品質，番子坑就漸漸沒落了。

我們在饒平村的飯館吃中飯時，看見鄰桌一



在這曾經潰決的堤防上，荊桐鄉饒平村村民，每年都在農曆7月最後一天，鬼門要關閉的時刻舉行法會。在女道士誦經祈福聲中，農婦們燒著一堆又一堆的銀紙，祈求來年是個好年冬。



年近80的李老先生，是水尾村的一位基督徒徒，但他從不上教堂。靠著自學「研究」聖經，他能看懂羅馬字台語聖經，「連牧師都要敬我幾分呢！」他說。



「春天來時，濁水溪的自強大橋下，會有一羣一羣的加令鳥孵出來。抓回來從小養大，就會聽人說話。」阿和說。

位年逾七十的老太太正大口大口地吃著白飯，桌上只有一碗湯，我好奇地問她：「老太太，您吃的是濁水米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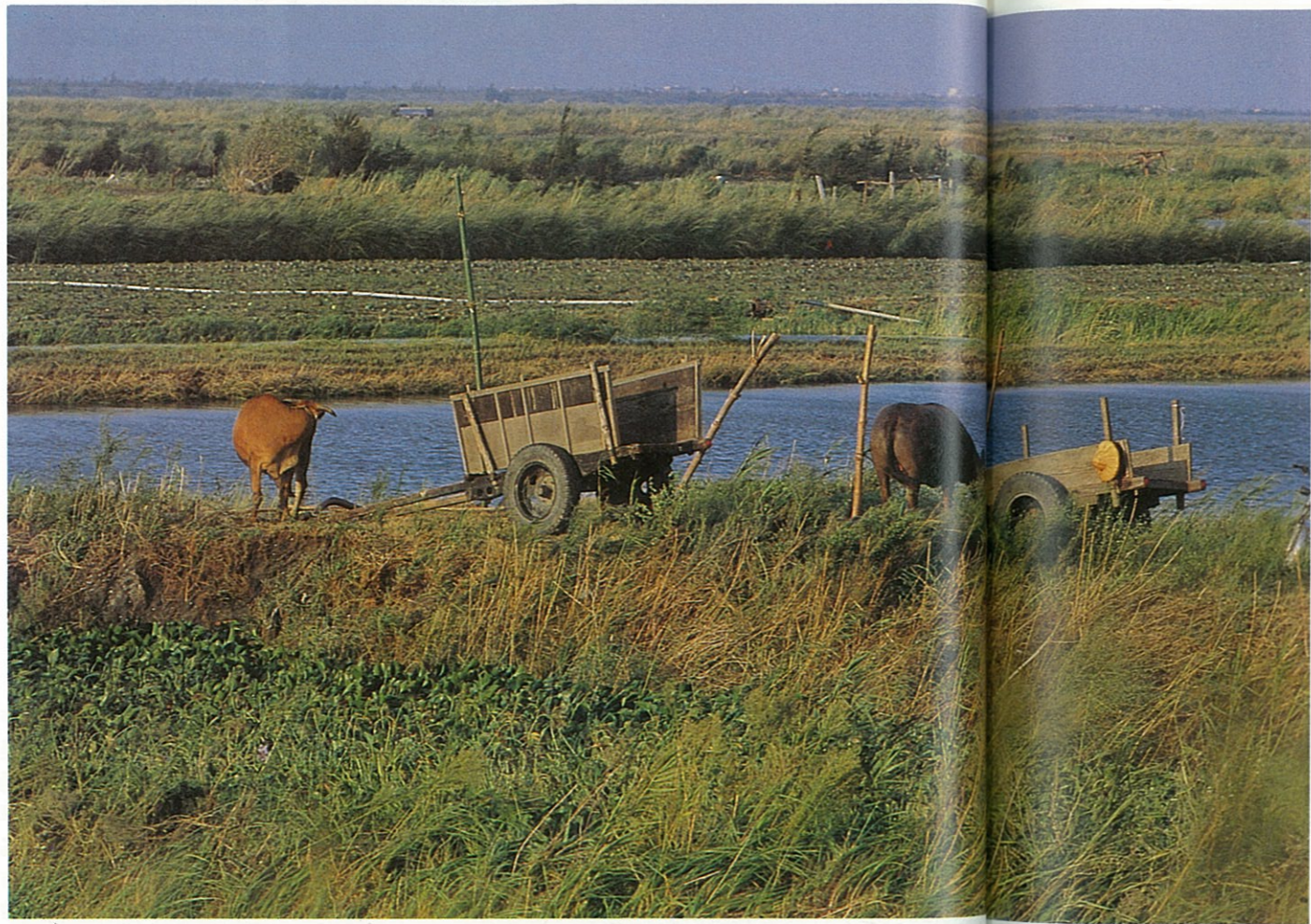
她抬眼望了望我，「是啊！」

沒有砲擊的時候，饒平村的農民也下田鋤地。有砲擊的時候，他們就自由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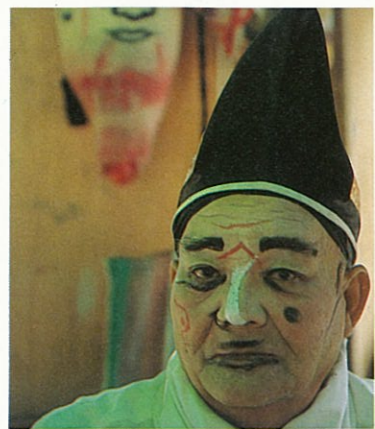
饒平村有一塊濁水溪河床地，雖然是村民作物地，也是砲兵演習的陣地。10幾年前因美援之故，每天都有砲擊訓練。有時候北岸打過來，誤中民房，引起不少傷亡事件，都是由軍隊出面賠款了事。每次砲擊，房屋都是震得搖來搖去，久而久之居民也習以為常，而且，有砲擊，他們就可以出動全家大小去撿砲殼。雖



剛遭韋恩颱風掃過的背田底仔的婦人們，希望這次豐盛的拜拜能獲老天垂憐，「否則再這樣下去，不出三年，農人就會『倒莊』！」



溪沙經年累月不斷地堆積，南岸的溪埔地大都可以耕作了。有些地方被規劃出來種植稻米、花生和瓜類，連柳丁也有人種，政府也開始征稅了。



這位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的元老演員，剛演完跳加官，拿下面具休息一下，準備再扮演濟公出場。「最風光的時候，我們會拍過5部電影，現在可不行了。」

然常發生砲殼爆炸的傷人事件，但賣給鐵工廠的利潤高，農民還是有不少人肯冒那個險。

近年來，砲擊訓練愈來愈少，有時候被當成戰爭電影的外景地，於是居民在這片公有地上開墾耕地，掘石頭、挖泥土，一鋤一鋤地把荒地化為良田，但是遇到砲擊日，他們就要停止耕作，損失不少。農民說，他們寧願交地租，反而單純自由，不必隨時被趕來趕去的。

從堤防上眺望一片廣闊的河床地，饒平村好像另一個金門。

那天沒有砲擊，烈陽下的河床安靜得像二度空間裡一塊被遺棄的地，不遠處有一位農夫彎腰鋤地，那是唯一令人感覺到還沒有脫離現實的景像。

太陽晒得整個人都在薄暈狀態，走過河床，踏到濁水溪的河灘上，面對夾於南北兩岸之間的一塊洲地。濁水溪潺潺地流，當它靜靜地躲在這塊處女地的深處，竟然也變得柔順起來。



二崙鄉坪仔頭的農婦：「我的花生被水淹過，結不出籽了。今年只有出，沒有入。我看種田的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賠蔬菜就賺西瓜，所以都要種。
唉！誰都鬥不過老天爺！

一提到濁水溪，就不得不提起西螺大橋，凡是在台灣長大的孩子，就算沒看過這座長橋，大概也應該聽說過。

今年，大橋的橋樑全被漆成紅色，看起來頗有民俗味的熱鬧，橋姿依舊雄偉，車馬也依然川流不息。橋下是一片遼闊的瓜田，一個個碩大的西瓜躺在一片翠綠的瓜田中清晰可見。瓜農一担一担地把瓜送到瓜商的車上，遠看真是一幅喜氣洋洋的農收圖。

瓜農林根旺說：「稻子4斤換不到一包長壽煙，花生也便宜，西瓜也便宜，只有稅金最高，政府規定耕地又不能休耕，不種也不行，只有這樣拖着。採購西瓜的農會只有二崙，西螺農會光是負責採購蔬菜，但是叫我們全部種蔬菜的話，風險太大，賠蔬菜就賺西瓜，所以

都要種。唉！誰都鬥不過老天爺！」

在一旁的許振興附和道：「兒子媳婦都跑到工廠去做工，誰願意一家人分離兩地呢？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現在農民一定要兼做工人，才能活得下去。」

而許坤地的失望更徹底：「河床因為水漲，經常在變，使得河床作物損失很大，我們希望能讓水流固定，以前還聽說美國人要幫我們做，現在連說都聽不到人說了，遇到大水的話，兩岸作物都沒活路。」

西螺米、西螺醬油、西螺麻糬、西螺布袋戲……西螺武術甲台灣。

西螺鎮可以說是一塊充滿傳奇之地。濁水溪水，不只孕育出享有盛名的「西螺米」，還有「西螺丸莊醬油」及「西螺麻糬」。現在市面上通用的「麻糬」二字，即是「西螺麻糬」莊宗英先生首創。另外，西螺的布袋戲與武術，



西螺小茄荖村的老人，喜歡坐在樹蔭下，看著水田裏茁壯的秧苗。



冬天的時候，東北季風吹得滿天都是「風飛沙」。即使在屋內，隔天一早醒來，也可掃半畚箕的沙。
「妳要嫁去吃沙啊！」這句話，成為濁水溪戲謔嫁到沿岸鄉鎮的新娘的口頭禪。遠方亮光處，是濁水溪的出



都稱得上聞名遐邇。

鍾任鴻是一位 40 開外、服裝整齊的中年人，戴着一付金絲邊眼鏡，看來顯得溫文爾雅。大概是職業習慣使然，他用戲劇性的嘴型，咬着鏗鏘有力的字句，清楚地述說着他的布袋戲團的歷史。

正午 12:30 分，在崙背鄉草湖村的溪埔地，60 歲的吳晟和他太太剛放下工作，吃著便當。他們從凌晨 3 點就摸黑到田裏，重新整地種花生。「跟人家不上，才要如此打拚」吃完了便當，馬上又開著鐵牛車忙了起來，「我們做得像牛像馬同款……」他說。

二崙鄉來惠村的新店仔地方，有一座祝天宮，供奉着七欠媽祖。

名重一時的「西螺七劍」之由來到底為何？祝天宮的廟祝眼都不眨一下地說：

「我們的祖先從唐山過來的時候，一起把媽祖接過來，先供奉在樹頭，叫頭欠，好幾個村子結成一欠，共有七欠輪流供奉媽祖，所以，這座湄州開台媽祖也被稱為七欠媽，以後被西螺搶過去，叫什麼西螺七嵌，電視劇又改成西螺七劍，簡直亂成一堆，真正的七欠是指我們這個小村腳。」

一下雨，什麼都沒有了，我種田種得想哭都哭不出來。除了選舉權，我們種田人什麼權都沒有。

崙背鄉的水尾村，乍看之下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小村子，但在村子裡待久了之後，才發現水尾村具有社會學上特定的意義。

台灣農村把稻田在灌溉區的前面稱之為「水頭」，在後面則稱之為「水尾」。水尾最大的苦惱，就是水頭喝剩下來的水，才輪到水尾，濁水溪畔有許多這樣的水尾灌溉區，因水源常被水頭佔住，又要按期繳納高昂的水租費，使水尾的居民心情難免不平衡，議論之聲處處可聞。

水尾村的農婦張彩蓮說：「排水溝的水流到水尾時，已經積滿了垃圾，不是死雞，就是死豬，雨一下，排水就淹過水田，農作物損失慘重，排水溝完全沒有作用，上面的問都不問一聲，只會問水租交了沒有」。

另一個農民楊漢泉說：「本來想靠種一點香瓜維生，不下雨一斤兩塊錢，下雨什麼都沒有了，我種田種得想哭都哭不出來，除了選舉權，我們種田的什麼權也沒有，農業倒了，國家也會跟著倒……」

村子裡的居民有閩南人，也有客家人，還有一些所謂「泰國新娘」、「印尼新娘」。

有一位兒子娶了「印尼新娘」的客家老范說：「我原籍是廣東梅縣，聽大陸的人說梅縣很美。日據時代為了躲避重稅，我們從新竹搬到這裡來定居，那時這裡一片荒地，我一點一點地開墾出來，每次濁水溪做大水，就要重建家園，苦不堪言。」

老范說：「這裡客家人彼此都講福佬話，下一代更不會講客家話，客家傳統漸漸消失，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兒子腦袋不太好，花了點錢給他娶一個印尼新娘，她却整天什麼事都不會做，只會生小孩、帶小孩，別家的還有跑掉的……。」

「我阿公鍾秀智是在唐山學的，他是練武之人，因而給木偶設計的動作也較為敏捷。譬如騎馬，一般木馬是直接跳上去，我們卻設計踏馬鐙動作。現在有的人一邊抽煙一邊演出，我們的表情却必須配合木偶的道白。日本曾派出三個小組，專門研究我的技術，但是，我更希望能把這一套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西螺武館據說是 180 多年前的阿善師所創。現在館裡的住持跟鍾任鴻木偶戲團一樣，都非常重視祖譜，對各代的輩份也一再推戴。

「阿善師的師父是一位補鞋補傘的少林弟子，他只收兩個徒弟，一個是振興館的關員成，一個是振興社的秋鳳師。電視前把阿善師的故事演成西螺七劍，是瞎鬧胡搞，亂來的，『七劍』從台語『七欠』而來，大概阿善師是從一個叫七欠的地方而來的，於是後人叫他『西螺七欠』。」



「村中的孩子長大以後，是否也像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紛紛跑到外地謀職？」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著種田的農民。

在這小小的村子裡，不但村民來自四面八方，就連宗教信仰也各有不同。

晚上，村子顯得特別安靜，不像別的地方，一入夜，大樹下或晒穀場都可以變成眾人納涼「開講」的場所。這裡的許多村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徒，不只屋子裡看不到香煙繚繞下的祖家牌位，每天他們從田裡工作回來，吃過晚飯後，有老人，也有小孩，不約而同地聚合在村子裡的天主教堂。由一個人以台語先帶頭唸「玫瑰經」的每一段，然後眾人隨聲合誦一遍。這是他們的夜課，不用神父督導，主持神父只有禮拜天才會從崙背天主教堂趕來做一場彌撒。

除了天主教徒，還有一部份是基督教徒，他

們也固定每個禮拜天在村子裡的教會做一次聚會，他們大多是延續上一代的信仰習慣，若再往上溯源，很可能跟荷蘭人據台的時期有關係吧，加上一些信仰中國農村傳統的道教、佛教，小小的水尾村似乎讓人們感受到一種奇異的和平。原來宗教最深的本質就是這樣，即使信仰不同，人也可以和平共處的。

我們像兩隻緩慢移動身子的毛蟹，在沙灘上前行。

前面，就是濁水溪出海口了！

我們試探了幾條通往濁水溪出海口的路，都半途而廢，主要還是因為海防部隊戒備森嚴。後來經當地人指點，才找到這條較隱蔽的路。

通過新吉村，爬上一段坡，就是不見盡頭的新吉堤防，堤防兩邊都是蔓蔓長草，使得中間的小路顯得更為狹窄，加上一路都是濁水溪泥漿風化成的砂地，比一般砂地更具黏性，即使是摩托車，也寸步難行。

但是愈深入河床地，景色愈是動人。一望無際的河床地，四周被迤迤邐邐的地平線包圍著。在正前方的地平線上，隱隱約約鑲著一道銀白色的細框，那就是濁水溪了。若能夠站得更高，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濁水溪與堤防之間是遼闊的綠色河床地，瓜田一塊一塊地鋪臥著，一雙母女孤獨地在一塊瓜田上採著瓜子。她們好像草原上的兩隻綿羊，令人感到溫暖。河床上還有一窪一窪的魚

塹，像極了一葉一葉的湖泊，靜靜地躺在大地的懷裡。這兒是一叢蘆葦，那兒有一大片草原……。天幕連著地界，令人感覺彷彿置身於另一個空間。

聲音分佈在這麼大的空間裡，已稀薄的幾近於無。只剩下由各角落傳來的抽水馬達聲，「嘖、嘖、嘖……」，有規律地合奏出單調的三重唱。

到了堤防的海口，仍然看見一座衛兵崗哨，但是我們「不到黃河心不死」，毅然脫掉鞋子，一脚踩進退潮的海灘，一個脚步一個坑的，在泥濘般的沙灘上往前走。

衛兵大概是睡著了吧？空曠的沙灘上，只有我跟攝影小廖像兩隻緩慢移動身子的毛蟹。

遠處，有一團白色的水流在翻騰，小廖興奮地說：「那就是出海口了！」

濁水溪一路下來，178公里6千公尺。我們終於看到它的出海口了。

哦，濁水溪，千百年來，妳流著多少漢番爭地、多少興亡易幟、多少五穀豐登和農村凋敝的故事，奔向那蒼茫的大海。如果高的成長經濟與河海農漁業經濟的凋零是一個規律，奔流的濁水溪喲，妳的明日會是什麼模樣啊……♀



一群在田裡採收香瓜的婦女說：「今年，我們水尾村的瓜價跌得厲害，一斤才『塊』毛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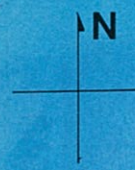


濁水溪的河床底部，有些地方已高出兩岸平原一公尺多。下游的積沙如何整治，是濁水溪治水的重大問題。



中和國小，一年甲班，許耕豪。一個多麼富於農家氣息的名字！我們熱切地期待，世代耕種的雲林農民，終有豪氣萬千、出人頭地的一天！

我們12人走過的濁水溪尋訪圖



- (全長) 178.6公里
- (流域) 4324 平方公里
- (主要支流) 十社溪、萬大溪、群大溪、陳有蘭溪、水里溪、清水溪等
- (流域內人口) 南投縣521,962人，彰化縣1153,091人，雲林縣799,023人(民國68年底統計)
- (採訪小組) 官鴻志·廖嘉展·蔡明德·顏新珠·賴春標·李文吉·李疾·許心怡·周本驥·林柏樑·文毓義·王墨林
- (採訪日期) 民國75年7月20日到10月9日

- ▲北合歡山
- ▲合歡山 2779m
- ▲奇萊主山北峰
- ▲奇萊主山 3559m
- ▲奇萊主山南峰

▲西巒大山

▲阿里山

地圖 ■ 陳秋松
 註一：本圖山脈與河面寬度等在繪製時作比例上的誇張處理，因此不附比例尺
 註二：本圖所列市鎮村落等地名都經「濁水溪探訪群」現地採訪

終章：地理篇

濁水溪 的體檢報告

攝影■賴春標

撰文■官鴻志

全長：178.6公里。

流域面積：4324公里（註）。

主流發源地：奇萊主山北峯與合歡山之間的佐久間鞍部，海拔3200公尺。

出海口：彰化縣大城鄉臺西村和雲林縣麥寮鄉許厝之間，寬兩公里餘。

流域的縣份：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主要分水嶺：中央山脈，山勢成南北走向。但因為中央山脈的支脈呈東南西北方向，故濁水溪上游河段大致是東北流向西南，中游以後，才漸漸形成東西走向。

河床平均高度：海拔940公尺。

河床平均坡度：16°31'。

河床相對高度：海拔292.5公尺。

水庫：霧社水庫、曲冰水庫、武界調整池、青雲水庫、那馬調整池、和社調整池，龍神水庫、雙龍嘴調整池、集集水庫、日月潭，銚櫃調整池。

發電廠：霧社、萬大、大觀、鉅工、濁水。

年平均雨量：2500公厘。

泥砂年產量：6500萬公噸（註）。單位面積輸砂量每平方公里達20750公噸。與中國黃河、印度恆河、巴基斯坦雅魯藏布江等世界著名的大輸砂量河川比美，堪稱世界級河川。濁水溪輸砂量大部份隨著洪水入海，或淤積於中下游河段，導致河床日漸升高。

中下游堤坊長度：97公里餘。

兩百年來洪水氾濫記錄：康熙36年（1696），乾隆60年（1795），道光初年（1821），咸豐初年（1851），光緒6年（1880），民前14年（1897），民前5年（1907）。平均30年一次大水災。

灌溉面積：84400公頃（僅限於彰化、雲林縣，不含南投縣。）

全省最大的山崩：位於北溪上游、馬海僕富士山南坡，稱為馬海僕大山崩。一次山崩量高達30萬立方公尺，1000萬公噸以上。據地質學家的觀察報告，濁水溪的黑色濁水與此有關。水系組成：奇萊主溪，霧社溪，南溪，北溪，萬大溪，卡社溪，丹大溪，郡大溪，陳有蘭溪，清水溪，東埔蚋溪，清水溝溪。

流域山羣：奇萊主山北峯（3605m）、奇萊主峯（3559m）、馬博拉斯山（3806m）、櫻峯（2779m）、三角峯（2375m）、關頭山（1535m）、武界越（1667m）、大尖山（2016m）、水社大山（2058m）、卜吉山（1222m）、貓囓山（1016m）、安東軍山（3067m）、秀姑巒山（3833m）、玉山（3997m）。

地質：（上游）通稱為中央黏板岩山地。屬於第三紀的沉積岩、石墨片岩、粘板岩、黑色頁岩、粗粒砂岩，溪谷均呈數百公尺之穿入曲流，呈峽谷地形，容易產生山崩。（中游）礫岩、礫石層。（下游）沖積扇平原與海埔新生地。



萬大南溪的發源源流之一，源於安東軍西側。

地形構造：

1 山地區：龍神橋以上為上游，屬於山地區。

●中央山脈區：分別屬於兩個山塊，北為能高干卓萬山塊，南為關山山塊。3千公尺以上的高峯在30個以上。

●埔里板岩山地：屬於雪山山脈南段。

●玉山山塊：屬於堅硬的矽化砂岩、或砂

質板岩。

2 丘陵區：龍神橋以下為中游，河谷豁然開敞，地形漸趨緩和，高度在2千公尺以下，形成為丘陵區。

●集集山脈：山脈狹窄，濁水溪支流短促，乾季時呈乾谷狀態。

●阿里山脈：由濁水溪南岸開始，向南方延伸至高雄鳳山。

●南投丘陵：本區隸於濁水溪流域內的面

積甚少，全區最高山稱為「濁水山」，僅有409公尺。

●竹山丘陵：位於鳳凰山脈西側，西緣與清水溪為界，與斗六丘陵、觸口臺地接近。

●斗六丘陵：地層接近水平，僅有東坡屬於濁水河流域，呈500公尺以下的低平丘陵。

3 谷地區：濁水溪流至本區域漸漸形成一個沖積扇，經過隘路生成過程之後，地形被切割變形，逐漸變為一般河床沖積面。包括濁水溪中游河谷平原及清水溪沖積平原，以集集隘口為界。

4 臺地區：濁水溪流過鼻子頭隘路，開始進入下游區域，地勢平坦，在地形上屬於沖積扇三角洲平原，沿海地區稱為海埔新生地。

●八卦臺地：位於濁水溪北岸，與大肚臺地、觸口臺地及坪頂埔臺地連接成面積廣大的連續臺地。因為被大肚溪、濁水溪切割而分離。

●觸口臺地：位於坪頂村附近的小塊平坦面。

●坪頂埔臺地：位於竹山鎮北方的紅化礫石臺地。

5 平原區：

●濁水溪沖積扇平原：濁水溪下游分流呈放射狀散開，主要有五條：東螺溪、西螺溪、新虎尾溪、舊虎尾溪及虎尾溪。因為沖積扇規

模龐大，上游有廣大的蓄水面積，在礫石層底下有豐富的地下水，水質甚佳，對該區農業發展甚有幫助，也是台灣最重要的地下水區域之一。

●隆起海岸平原：標高在20公尺以下，北起崙尾，南迄口湖，全長70餘公里。呈現東西向延長的河岸砂丘。（1934年陳雨水先生曾經在麥寮做過定量觀察，發現砂丘地形在一年間移動距離達到75公尺之多。）

註：有關濁水溪的全長和流域面積，各家說法不一。一般計算濁水溪流域面積時，下游部份並未包括整個沖積扇平原，僅限於主流兩岸狹窄地帶，故面積只得3155.2平方公里，次於高屏溪面積為全省第二大川。本刊資料依據民國61年7月張光直博士主持的「濁水計劃」考古調查報告中，石再添先生所寫的「濁水河流域的地形學計量研究」乙文。

參考資料：

石再添：濁水溪流域的地形學計量研究
何智武、陳加欣：濁水溪上游河道輸砂量觀測辦法與預估研究(一)

王崧興：濁水流域的民族學研究。

陳仲玉：濁水溪上游河谷的考古學調查。

林朝榮：臺灣地形。

工研益壽多健康酢

每天兩包，恰到好處！



●每天兩包，恰到好處！

▼日本醫學報導：「喝醋保健」理論。

為什麼要喝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肉食生活造成酸性體質 ●運動操勞更使體內分泌過多乳酸
每天需喝多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每日需50~60cc醋來平衡體質 ●其中20~30cc來自飲食(蔬菜、水果) ●另外30cc須賴益壽多補充
兩包益壽多恰恰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每包益壽多健康酢(200cc裝)約含有15cc天然純釀造醋 ●15cc(每包)×2=30cc為健康體態的基本需求量



消暑、解渴、好處多——

益壽多健康酢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02) 7765711 (7線)
公司：台北市南陽街11號 服務專線：(02) 751-2112
台北門市部：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高雄門市部：三民區九如二路418號 ☎：(07) 321-9540



日本原裝進口



三共胃腸藥

錠 / 顆粒

- 內含漢方 ●消化酵素 ●活性有孢子性乳酸菌
- 制酸劑——配合發揮有效的相乘效果！



日商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 TEL: (02) 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381-6740 (04) 255-1870 (07) 221-6096

含活性維他命B₁、B₆、B₁₂、維他命E。

Trimate-E caps.

特利命得-益 膠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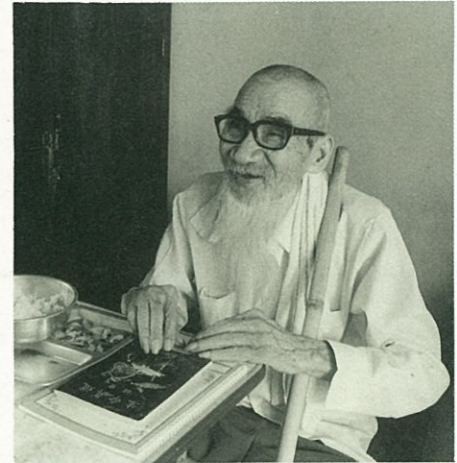
對神經痛、腰痛、肌肉痛
肩酸痛等症狀的緩解能
發揮優良的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080號

吳雪芬

人間雜誌使幽囚21年的買主生重獲自由和新生！



買主生，一個楠西的莊稼漢子，今年78歲。小時候讀過漢學私塾，愛讀章回小說。20多年前，精神發生了異常，燒人家的甘蔗園，任意取人家畜，有時候找人吵架滋事。無法支付精神科醫療費用的家人把他囚錮在一間水泥小屋，一住就是20年。20年來，除了和自己說話，生活在他那異常的精神世界，他唯一的朋友是另一個身智上的殘廢者跛脚宗仔……

人間雜誌第七期(1986年6月)披露了這個淒悲動人的故事，報紙和電視台爭相轉載

追蹤。一個月以後，在輿論的關切下，買主生不但被放出來，還被送到當地「仁愛之家」養老，並且接受治療……

類似這樣的真實、認真、深入的現場報告，人間雜誌上還有很多，對台灣少數民族、生態環境、文化、青年、社會和生活圖文並載的報告，不勝枚舉，充滿了對人和生活的關切、理想與信心，出刊以來被台灣文化界重鎮喻為標示台灣文化和精神高度的優良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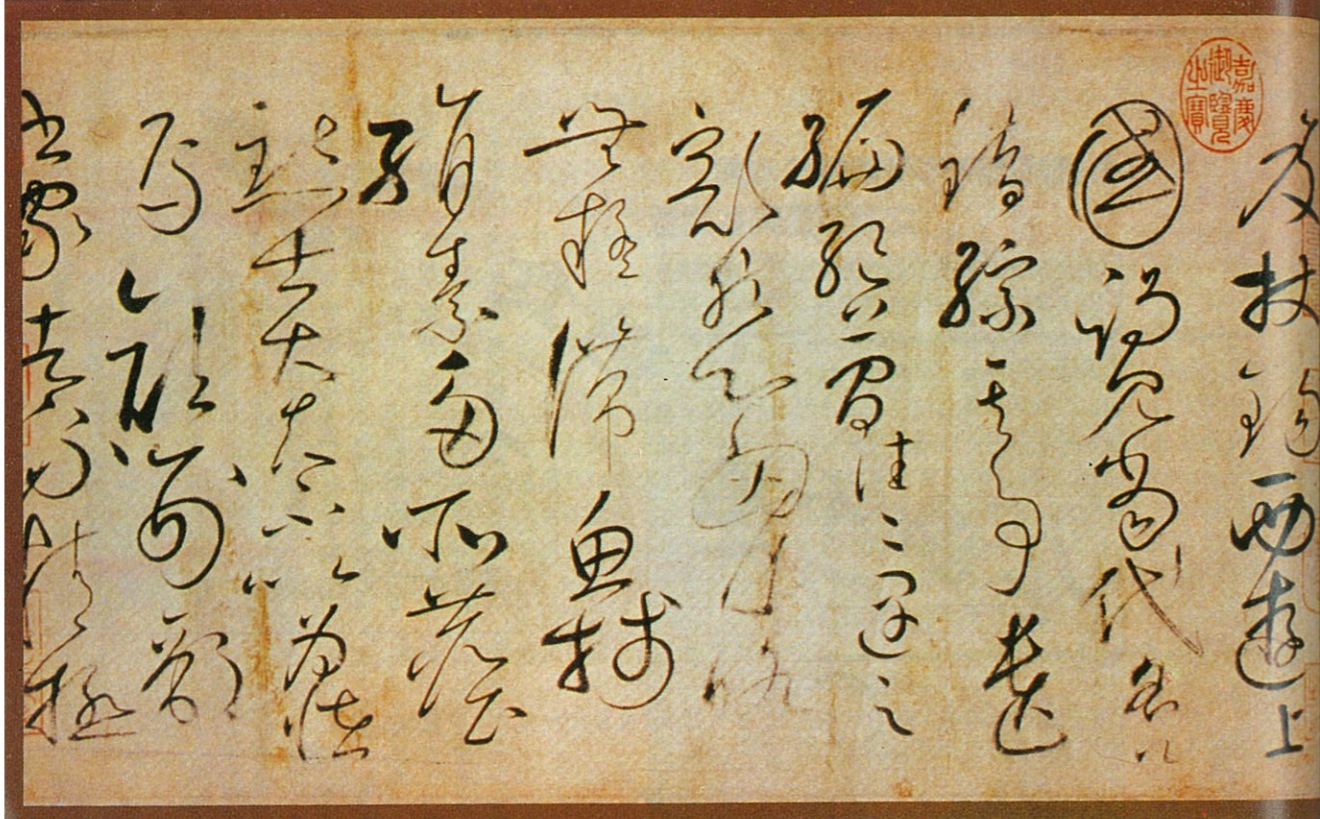
這本雜誌，需要您的支持和參與。現在，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雜誌。

■慶祝創刊週年·免費贈送全年新訂戶……

為慶祝「人間」創刊週年，擴大全年訂戶凡11月30日以前(郵戳為憑)訂閱「人間」雜誌一年者，免費贈送「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5-8)及(9-12)二巨冊，價值1000元，或全年12期外另贈2期(每本只須105元)。劃撥時請註明。(只剩700套，請及早訂閱，送完為止)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樓
查詢電話：(02)7827609/7056801/7040061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作一個快樂的讀書人

知識的原點

今天起，讓我們創造一個書香的社會

幾千年來，中國就是一個喜愛讀書的民族。

從甲骨、竹簡、布帛到紙，代表一個連貫的知識流傳史。

紙的發明，是人類歷史的大事。輕便、經濟、易於印刷或書寫，促成了知識平民化。

時至今日，廉價精美的紙，已經使紙的用途逐漸廣泛。它的普及，已經到了幾乎讓您忘記它存在的程度。

然而，在這所謂「知識爆發」的時代，更迅速、更廣泛的情報流傳和知識傳遞，以及更多的人參與文化面的活動，使紙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紙張的用量，代表國民知識水準的高低。多用一張紙，使情報知識增多一份傳遞，是全體社會所樂見的，因為——它代表我國經濟成長文化面的進步。



- 營業項目 / ●影印紙
●特殊專用紙
●各類文化用紙
●各類紙板
●銅版西卡
●各種高級紙張

品質第一·服務迅速週到·信譽卓越

永豐餘·永豐原·宏康·大豐·天隆·台新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商

久榮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372巷15弄6號
☎：(02)3058881~5·3098881

等天一亮， 太陽依舊會 照耀在這 大同農場上……

民國45年前後，20多個退伍老士官弟兄，到濁水溪中游右岸的河川地上，開出一塊農場。

有一年，魯炳誠

頭一個娶了當地的啞巴女人。

這以後，20個老弟兄紛紛討回啞巴、精神或智能障害的本地女人。

當地人開始管農場叫「啞巴農場」、

「矮狗庄」、「醜人村」。30多年過去了，

《…誰配誰，全有老天的法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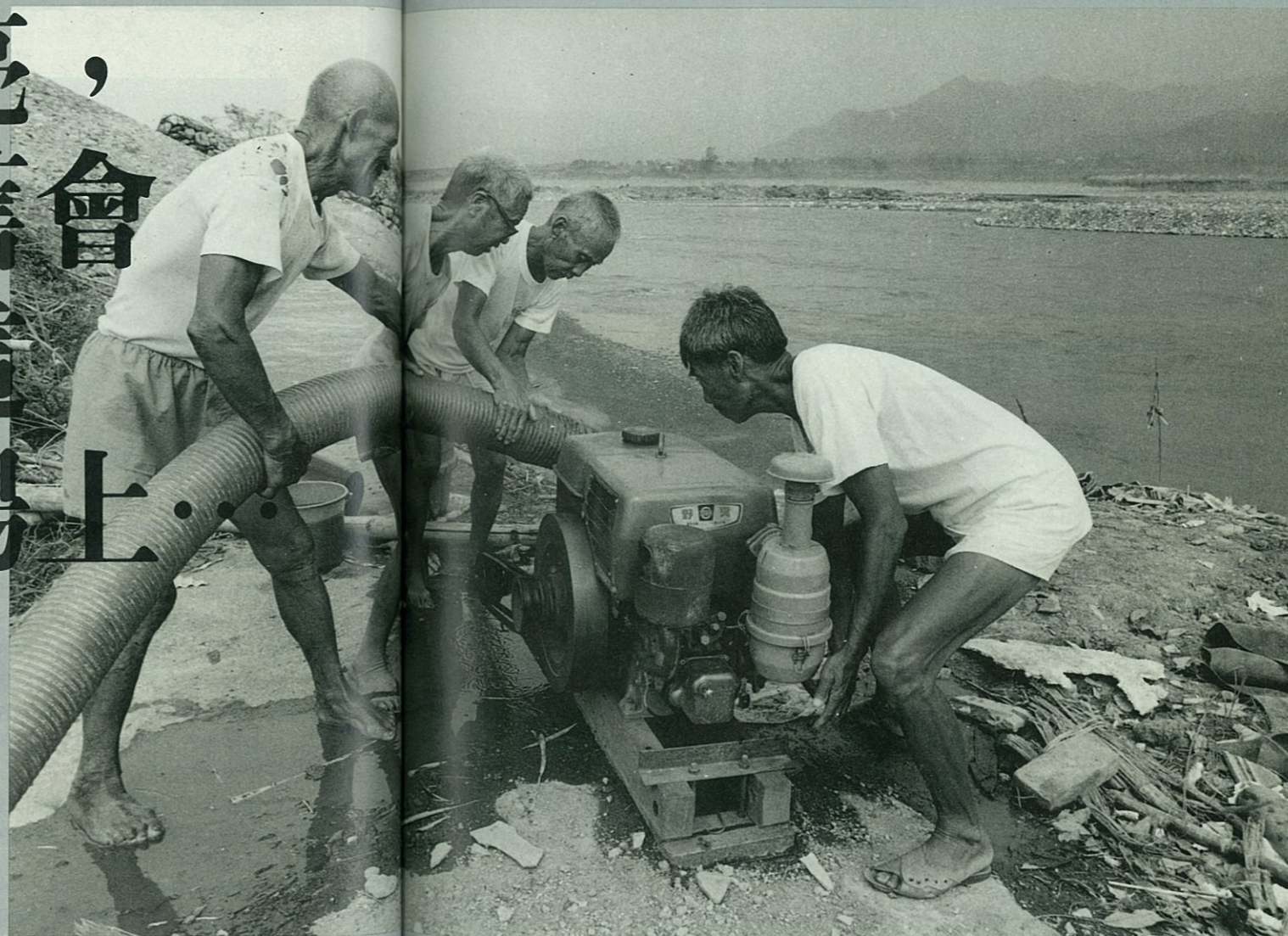
我看我跟我的啞巴，就這麼配了。再怎麼配，也不會比這樣配更有道理…》

老申說，《我常想，她如果不是跟了我，

到正常社會去過活，怕是没有這麼太平的日子讓她過吧…》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陳斐雯



楔子

午後的大同農場，在初秋的小雨中，顯得格外安靜。

72歲的申吉望在客廳的椅子上睡著了，電視沒有關，桌上的米酒還剩半瓶。他的啞妻曾菊妹赤腳跨坐在門檻上，無聊地向外張望，成羣的蒼蠅在他們身邊飛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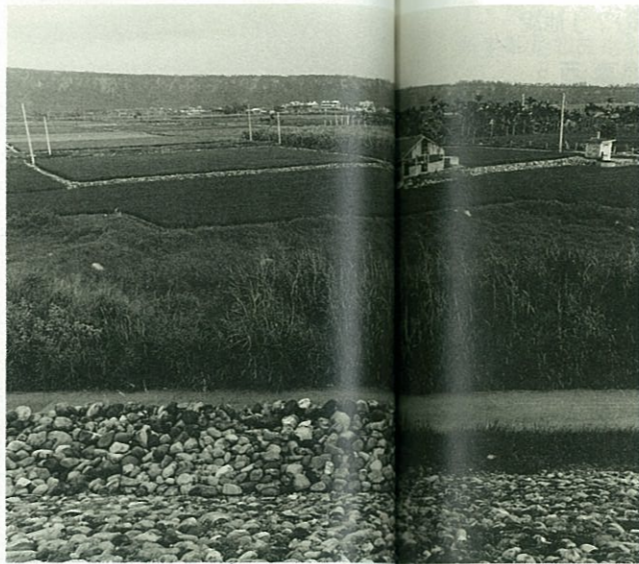
雨停的時候，一輛滿載垃圾的小貨車駛進農場，曾菊妹緊張起身，一巴掌拍醒丈夫，旋即奔出門去追小貨車。

而比曾菊妹賣力的跛步更快的，是騎腳踏車趕來的魯炳誠的啞妻……

「別追了啦，妳這個笨啞巴！」老申嚷著踱到門口，惺忪地瞥了一眼堆在院裡的雜物，「撿這些破爛回來幹什麼？」

雖然一肚子不耐煩，老申還是爬到河堤上，往小車馳去的方向，不放心地盯望妻子顛躓的身影，「別人管我們這裡叫『啞巴農場』、『矮狗庄』或『醜人村』，都沒關係，嘴在他們臉上嘛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吧。不過，總不能老把垃圾往這裡亂倒呀。」他嘆了口氣，搖頭說。

大同農場的老兵之間也有不滿、猜疑、忌恨，就像任何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一樣；但，他們仍有守望相助、團結一致的時候。



共同享用取之不竭的濁水溪，但引水灌溉的工程一直不盡理想。

第一部：嫁娶

「啞巴農場」當然不是這裡正式的稱呼。

民國 45 年左右，與申吉望年齡相若的老兵 20 人，經由國軍退役官兵輔導會的分發，相繼來到南投縣名間鄉新民村，開始拓墾濁水溪中游右岸的這塊河川地。

這 20 個人，沒有誰和誰是同姓，除了三個江蘇人之外，也沒有誰是誰的同鄉。他們的最大共同點，是半數以上的人都娶了啞巴老婆。

魯炳誠：我這個啞巴最能幹！

魯炳誠是農場裡第一個娶啞巴太太的人。

他的老家在四川成都的大街上，專做胭脂花粉的買賣。5 歲的時候，魯炳誠便被送去戲班子學戲，最初學的是老生，後來師父覺得他的音色更適合唱青衣，便改學了青衣。抗日戰爭到了末期，戲班子被召入空軍劇團，他便這樣隨班子唱遍大江南北。

如今魯炳誠 75 歲了。前額的髮已經禿盡，他將後腦一撮稀疏而及肩的頭髮挽成小髻，圓扁扁貼在腦勺兒上。整攏前天剛染的鬢髮，他說：「我比較喜歡王魁負桂英那齣戲。梁山伯與祝英台也不錯。都是悲怨一點的角色。現在可是唱不動囉。」

隨軍中劇團來台時，在基隆落營，魯炳誠便和團裡的一個花旦結婚，生下來的幾個女兒也自然就跟著學戲，「唉，那個老婆後來病死了，女兒跟著也都嫁人了。我退伍後先是在彰化賣臭豆腐，隔年轉到南投去賣魚，最後才跑來這裡種田。」魯炳誠說。

據他說，這個啞妻是人家介紹給他的，為他生了 6 個小孩。生老二時，她和孩子都染上麻疹。孩子病好了，她却從原來的半啞變成全啞。「我們農場裡 12 個啞巴太太，就屬我這個最能幹，平日燒菜做飯洗衣服不說，她還能下田去幹活。」魯炳誠說。

也許因為大半輩子唱慣了青衣，魯炳誠興致一來，便把啞妻的洋裝、耳環、白色高跟鞋拿來穿戴打扮。他家的大門門楣上裝有兩隻擴音器，只要他戲癡一發作，便讓農場所有的人一起欣賞道地的川劇。那是他年輕時灌錄的唱片。

雖然魯炳誠在農場是個異數，難得有人把他的話拿來算數，但是他的啞妻勤勞能幹，確是有目共睹的。婚事雖也少不了幾個喜餅，却不花一毛錢聘金就可以過門，家裡立刻可以多個幫手。畢竟，男人成天在田裡幹活拚命，總希望有個女人在家洗衣做飯，更何況誰不想傳宗接代呢？合算合算，還挺划得來，農場上的弟兄便紛紛效仿了。

郭元忠：好歹總是個女人，老來做伴嘛！

甘肅籍的郭元忠回憶說：「相親那天，女的站在樓上的窗子前面，明知道是啞巴，但遠遠看去還蠻年輕的，才 19 歲吧。我們站在樓下往上瞧，怪不好意思的。心裡想，就算她再有毛病，咱們沒給聘金，也沒得計較，就那麼定下來了。好歹總是個女人，老來做伴嘛……」

退伍後，郭元忠曾經到鹿港沿海的漢寶鄉。「那邊的田更難伺候。眼看稻子都熟了，呼呼



幾年的夫妻生活，培養出「不必多說話」的默契。單憑幾個簡單眼神的交流，老魯便與啞妻將國旗昇上青天。



吳順分，10 歲，是大同農場上很少見到的模範學生。她對自己最得意的事：「不蓋你啦！」她說。勞作成績常常甲上。

一陣颯風挾帶海水來，隔天太陽是出來了，但是稻子也全給海鹽燒焦啦。看情形不對，便跑到這裡來。」

那是郭元忠退伍的第二年，他把結婚的念頭向輔導會報告。「聽說我要娶的是個啞巴，他們一再勸我別做傻事。我就問那個舉雙手反對的黃幹事：『既然你這麼反對，我也不再堅持了。這樣好了，你家裡不是有個小女兒嗎？她今年也該高中畢業了吧？我記得她又漂亮又能幹，我很喜歡她，你願意把她嫁給我嗎？』」

那個黃幹事聽了，衝著郭元忠直笑。「喏，這不就對了嗎？開什麼玩笑！像我們這種離鄉背井的老粗，個個都是窮光蛋，人家的女兒好



省吃儉用的辦法有很多。老申常買絞碎的死豬肉。老魯則認為凡是魚，只要不全腐敗，剝頭切尾，還是能

端端的，憑什麼讓我們『糟蹋』？」他說。

輔導會的人終究沒來喝喜酒。

輔導會的人終究沒來喝郭元忠的喜酒。婚禮在農場裡的晒穀場擺開，新娘的親戚雖沒來多少，但農場裡大大小小的可全到齊了。

大夥兒再窮，也還是送個小紅包向新人祝賀。老郭推推鼻樑上的老花眼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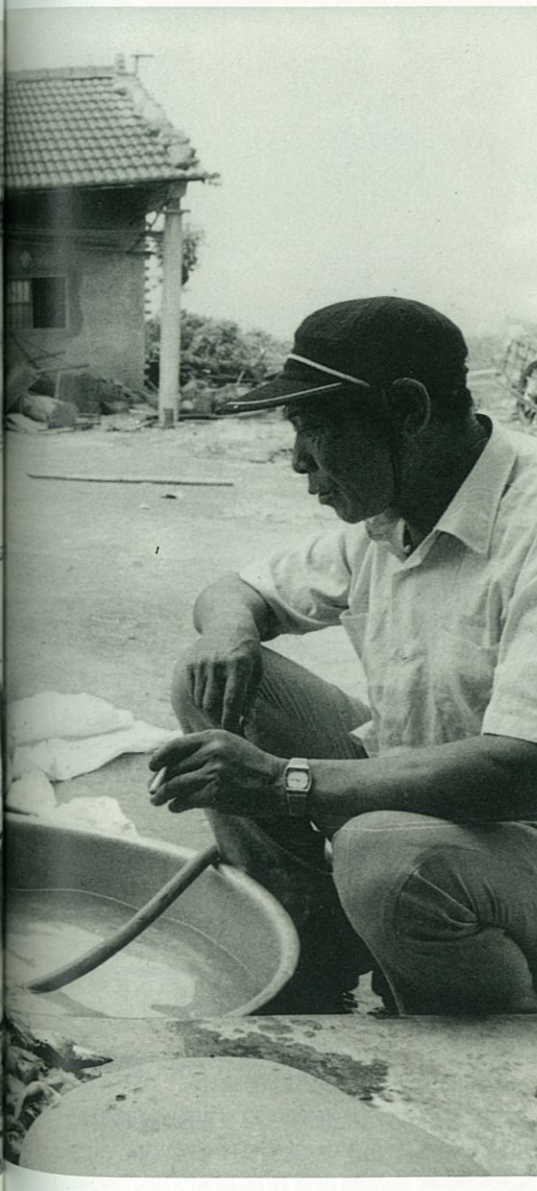
「少的三百，多的五、六百，心意到了便好。那時候我哪裏有錢請人來辦酒席？多虧幹過伙仗頭的李山和楊志雄兩個老弟兄幫忙，搞了四、五桌酒菜出來。雖然不能和名間鄉館子裡的手藝相比，倒也還熱鬧開地打發過去

了。後來，農場裡的婚喪喜慶，凡是大請客，多半都是如法炮製。」

第二部：生活空間

陳邦英：水利局浪費的錢，足夠買下整個大同農場。

剛到新民村的時候，這 20 個退伍老兵都住在營房裡。他們結婚之後，搬出營房，各自獨立門戶，住了幾年稻草竹管屋，直到 6、7 年前，才向輔導會無息貸款，改建瓦房，但是 20 戶人家的住址仍然共用——新民村新民巷



六之一號。

「因為水電費也必須合併繳納，收錢的麻煩自然全是我爸來扛。結果經常為了誰該繳多少而大吵特吵，我爸總是坐在門內不吭氣，我那時還小，真不懂他怎能忍耐，而且一忍便是 30 幾年！」陳邦英的女兒陳文華說。

陳邦英在退伍之後，便被輔導會派到大同農場，每星期得固定到二水的場本部上班，按月領微薄的車馬費。身為農場管理員，而對一羣魯直、恁情的大兵老弟兄，加上他們的啞巴太太們，工作的辛苦可以想見。

「那些日常瑣事都不成問題，反正日久見人心，現在大家不也處得還不錯？」陳邦英純粹是有感而發：「我最頭痛的還是水利建設的問題。」

輔導會雖然對農場公共設施沒有任何經費預算，但去年南投縣政府答應建一條 2000 公尺的灌溉道給他們，輔導會也撥了 80 萬元下來，總共 2、3 百萬元吧。

「結果，水利局的工程師沒按實際需要，潦草勘測了一番後，便草率動工，沿著公路邊築起寬約 30 公分的小水溝，自濁水溪的汲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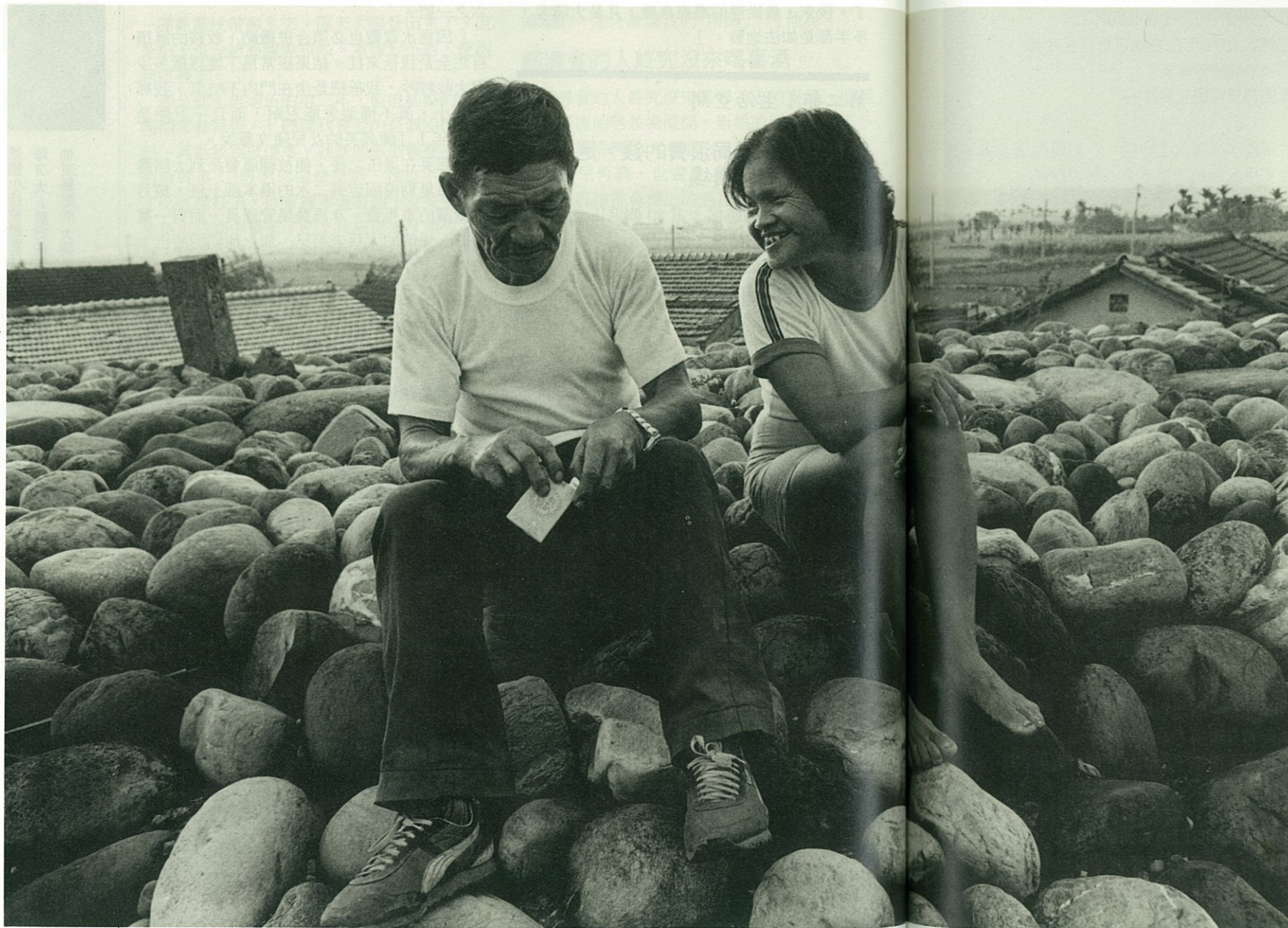
農場的小孩常拿啞巴母親做話題，相互調侃，稍有一言不和便大打出手，甚至鬧到連他們的父親也參戰了。

下來，一路被途中的農家攔用，到這裡已經一滴不剩了。」陳邦英說，「水利局這種辦事態度不是不顧別人死活是什麼？做做樣子給誰看？太不負責任了。」

陳邦英憤慨地表示，花的那些錢都足以把大同農場這十幾公頃買去！前年他們曾出錢合資打了個水井，但是湊起來的錢只夠鑿十公尺，不管用。去年做水利剩了不少錢，他們想建議



這個小娃兒是老兵李山的孫兒，才 3 歲。每次大人要把他嘴上的奶嘴子扯下來，他就暴怒而大哭。



黃昏老申和啞妻在屋前河堤上納涼。那天中午施枝梅帶著5瓶五加皮到申家串門子，不料被曾菊妹偷藏了3瓶。類似的糾紛像玩不膩的迷藏，在農場裡不斷發生。

拿來再把水井打深些，「結果沒有談成功。」陳邦英說。

陳文華：每逢選舉，他們總是非國民黨的票不投。

今年八月，韋恩颱風沖壞了灌溉水道的閘門，算計修復的費用過於龐大，如果要農場裡20戶人家湊錢，恐怕將因各家各戶的利益問題，而又鬧得雞犬不寧，不知何時才能收齊款數。

最後，他們決定買一座十八馬力的抽水馬達，直接從濁水溪抽水進來分用。算計起來，平均一小時耗費一公升多的柴油，約五元至六元，勉強熬一陣子。最近，輔導會同意撥錢再打新的水井，陳邦英才鬆一口氣。

但這20戶人家也有團結的時候。

「每逢選舉，大家都會跑來問我爸要投給誰，最後總是20戶人家的票全投給同一個候選人。而且還非國民黨籍的絕對不投。有一回，許榮淑的宣傳車進農場，大家還對它吐口

一來連動也不肯動一下。哥哥姊姊都不在家，羣鋼只好照顧自己。」老申邊拭著被灶煙燻出來的眼淚，邊用手比劃，要曾菊妹去打開日光燈。

「做飯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兩三下就解決了。」把蛋花湯端上飯桌的羣鋼滿不在乎似的說。他看到母親坐在門口挑她撿回來的垃圾，過去打母親的手說：「吃飯啦。」他做個拿碗扒飯的動作，又拿手在鼻孔前搵了搵，皺眉頭說：「媽，不要這些東西啦，又臭又爛，值不了多少錢的啦，媽——」他又再打母親一下，做出洗手的姿勢：「洗手吃飯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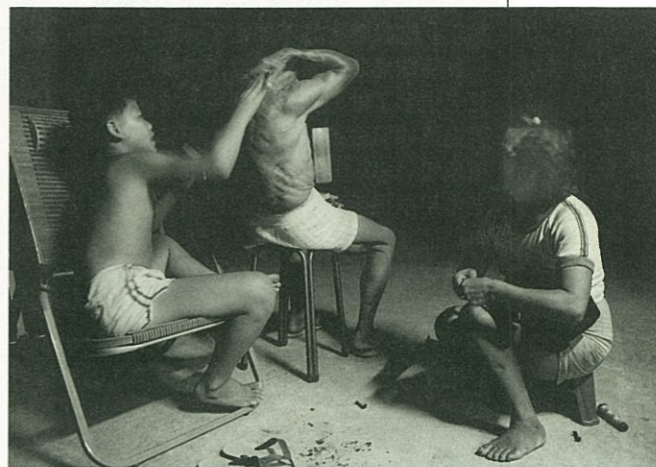
曾菊妹一巴掌回打在兒子屁股上，咿咿啊啊介紹著各式各樣的垃圾，羣鋼不理睬，只回頭大叫：「爸，你看媽啦！」

「她不想吃就別理她吧。」老申在飯桌上忙著為自己倒一杯米酒。他清楚啞老婆的脾氣，懶得跟她嚙嘛：「反正她餓了，自己會吃。」

咖啡色蛋花湯、醬油和蒜加辣椒、炒了又炒的五花肉塊，在桌上拚成黑色與土色的色塊，只有飯是白得可愛。「這米可是我們自己收成的，濁水溪養大的米喲，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王國棟，75歲。
因為做不動田裡的活，把6分地租出去讓人種菸葉。
這回颶風掀了他的屋頂，政府補助還沒下來，
他還沒把屋頂蓋上去。



申羣鋼為滿身彈疤的父親抓背。他常利用課餘時間，到南投高爾夫球場幫人揀球袋，賺取自己的學費和零用錢。

肥肥胖胖的，好吃得很……」老申說著笑了。

申吉望：我看就這樣配了！

老申邊吃邊跟兒子聊，被進門來的妻子打斷。她手裡拿著垃圾堆裡精挑細選回來的寶貝，遞給丈夫，得意地笑著。老申接過來說：「嗯，這倒不錯，這把老虎鉗還可以修一修。

水哩！」陳文華笑著說，「對外的時候，大家的意見絕對一致，平常收割時或颶風過後修補房屋，也是成羣結隊，挨家挨戶去幫忙。」

第三部：琴瑟之和

申羣鋼：爸，你看媽啦！

申吉望向傻著老邁的身軀，蹲在老灶前奮力劈柴，他打算在灶前熱一熱中午的剩飯。

煙霧迷漫了整個廚房，嗆得他父子倆眼淚直流。「沒辦法嘛，他媽媽做不了正經事，脾氣



這把十字螺絲起子也能用，收起來。」他把東西遞給羣鋼，然後轉頭拿起碗筷跟妻子比劃說：「吃飯嘍，妳不要忙了，好不好？」

曾菊妹搖頭。看來她還不準備吃晚飯，但看見老申拿了她的收穫，便用心地向丈夫比手劃腳描述如何去追垃圾車、如何和魯炳誠的啞妻搶垃圾……，「好啦，妳冷靜一下行不行？」老申用兩根手指頭壓住自己兩片嘴唇，要她別再煩他。

感覺到責備的眼光，曾菊妹便生起氣來，咿咿啊啊的啞語，凶怒地滔滔不絕，老申無可奈何，只好舉起酒杯，對她說：「來，我敬妳，好吧？」曾菊妹被逗得笑了，但還是低低切切



啞巴母親有時不能善盡教育之責，她們無法想像自己的孩子會在名聞鄉的夜市裡順手牽羊，反倒有著盲目的得意。

的罵他，老申又柔聲說：「不要說話，乖。」她才用食指推了推老申的腦袋作罷。

申吉望無奈地說，她家裡是客家大戶，對這個幼時病啞了的女兒很寵愛，捨不得讓她做事，却找不著肯要她的婆家。「我既然願意照顧她一輩子，也就放心讓她跟著我吃苦了。」老申說。

據老申說，剛結婚時，家事全他自己來。而她則成天晃來晃去，無憂無慮，悠哉得很！「不過，生孩子的時候倒真是苦了她。唉，這種亂世，誰配誰都逃不過老天的法眼，誰也別想佔誰的便宜。」老申嘆息了，「我活了這把年紀，東征西討，走過多少地方，什麼怪事沒見過呢？我看就這樣配了，再怎麼配，也不會比這樣配更有道理。」

話說到這，微醺的老申轉頭詰問坐在一旁發呆的曾菊妹：「妳說對不對？」她莫名其妙，愣愣地咧開嘴笑了笑。

張興印：我教她煮飯，她竟要剃自己指頭。

張興印是河南人。他的啞妻是個經常面無表情的女人。回想新婚生活，他心有餘悸：「我教會她煮飯後，她可不得了啦，煮起飯來，誰也不能干涉她。有一次，她放太少水。我一眼就知道米會煮不透，就用手比劃要她再加些水，她理都不理我。想向她解釋清楚，她又聽不見，只好自己過去加水。想不到這女人倔強得要命竟拿起菜刀要剃她自己的手指頭，哇呀！嚇壞我趕忙搶下菜刀啊，她這是抗議哩！這個叫笨嗎？恐怕不是哦，這叫做死腦筋。」

農場裡的男人碰在一起，都異口同聲說：「啞巴最固執了。有理講不通，有講聽不懂。」

「而且之懶啊！」山西籍的施枝梅抱怨：「我家除了啞巴，成天沒一個角落乾淨的。如果不拿起掃帚，她連地板都不會看一眼。不做事也就算了。做月子的時候，一口氣吃掉十八隻土雞，一天幹掉一隻！×他媽的雞，我好

會有個名聞鄉的小混混，看準宋景其的啞妻不知賊為何物，趁老宋不在，半哄半搶地拿走7仟多塊錢。此時她正晨起梳粧。



不容易養大的那幾隻雞，全吞到她的肚子裡去了。」

施枝梅：啞巴離娘家太近，會回去打小報告。

施枝梅的名字原來叫「克明」，退伍時人事官糊塗，硬把一個剛斷氣不久的施姓婦人名字填給他，省去了許多呈報手續上的麻煩。

「倒了一輩子霉，八成是這個女人名字搞

鬼！」他啐了一口，罵道：

「這個啞巴惹火了我，我就揍她。她跑回娘家去哭，去告，媽的，耍這一招！早知道就不娶娘家離太近的啞巴。老張那個啞巴想回娘家去打小報告，就因為太遠，搞不清方向，在南投迷路一個禮拜，沒吃沒住，老張花錢登報，好不容易找了回來。要我，才不願去找回來，去了鐵被丈母娘罵一頓，我才不幹倒霉事。」

最後是怎麼解決的呢？「最後？當然是她自



施枝梅，72歲。
現在也只有偶爾下田動一動。
他最大的心願，是把當年部隊上擅改的現在的名字，改回爹娘取的原名兒——施克明。

農場的孩子多半開朗、健康，只有6歲的韓文媛有著早熟的憂鬱，自卑地不願患有嚴重智能障害的啞母去托兒所看她。



魯炳誠向蔡親金的啞妻說明自己身上的「行頭」來處，還要她檢查他是否真戴了胸罩。



有什麼辦法？這輩子，我反正淨是倒霉。」

啞巴加上智能不足， 才是最大的問題。

農場管理員陳邦英也認為「啞巴」和「懶惰」並不是最大的問題。如果是像宋景其的太太，非但啞而且還智能不足，就比較傷腦筋，「這都是結婚前沒調查清楚，糊里糊塗啊！」他說：

「情況更糟的，怕是譚新定了。他太太有先天性的精神病，會說話又有什麼用？可憐的是這精神上的毛病也遺傳給了孩子。」

前些時候，譚新定生病，住到南投醫院去，陳邦英只好把他害精神病的太太和三個孩子分別送到台中靜和療養院和省立草屯療養院。他

們最小的女兒情況比較好些，反應雖然比別的小孩遲鈍，但還能上小學唸書，只是考試都倒數幾名，陳邦英擔心她長大了還是會發病。

但是譚家還不是最慘的。韓登保的太太也有精神病，却因為是個啞吧，醫院硬是不肯收，現在老韓也生病住院去了，他太太只好自己胡亂過日子。

第四部：下一代

林老太太：自然生、自然養，放著 也會長大的。

「實際上我們村子裡除了譚家的孩子和常家的女兒有智能障礙問題之外，農場裡的第二代既沒啞巴，也沒智能不足的，而且都健康活潑，聰明的有，漂亮的也有。」管理員的女兒陳文華說。

陳文華今年 26 歲，與申吉望的長子羣武同年，是農場第二代中年紀最大的孩子。他們在唸小學前，幾乎沒有離開過農場一步，陳文華還記得：

「在我們幾個孩子去新民國小上學之前，新民村裡，對農場的瞭解並不多。畢竟閩南人對『老芋仔』都有戒心。後來，農場裡的大人因為孩子在新民村讀書，自然也常往來，大家熟了，也就不再猜疑、排斥。這以後，凡是新民村裡有廟會或重要集會，該出錢出力的，我們農場都一定參加，他們慢慢便接受我們成為新民村裡的一員了。新民村的老村長，也幫過農場不少忙。」

「這裡的孩子到小學去，啥都沒學會，就學會了說閩南話。」陳邦英說：「農場裡啞巴媽媽多，小孩入學前都是跟爸爸說普通話。不過，若有外婆幫著帶大的孩子，多半還是先會閩南語。」

曾菊妹的娘家離農場不過半個鐘頭路程，結婚頭兩年，她的母親放心不下，幾乎天天來看女兒，申家的幾個孩子小時候也都是在外婆家長大的。

住在申家隔壁的林家，是農場裡唯一的閩南人家。林老太太看著這許多小孩子長大，她的理論是：

為了宣洩對丈夫的不滿，施枝梅(圖右)的啞妻會發動啞巴太太們聯合罷工，拒做任何家事，激烈地表達了自己。



大同農場的管理員，陳邦英，73歲，除了忙著灌溉問題，他還要照顧住院弟兄的妻子、子女的三餐溫飽。

「申家的孩子有外婆，別人家的孩子未必有外婆，還不是活蹦亂跳，唸到國中畢業！自然生，自然養，放著也會長大的。」

**張美術：反正是牛頭班嘛！
我也不愛唸書。**

魯炳誠的小兒子綽號叫「魯蛋」。宋景其的



玩得一身炭黑的王秀美，穿上粉紅色新鞋，像踩著兩條小船，在別的孩子羨慕的眼中端坐。

小兒子宋大有，秋天剛上四年級，和「魯蛋」是死黨。兩人常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嬉耍追逐——

「你媽媽是白痴……」魯蛋踢大有一腳。

「你媽媽是啞巴啦……」大有賞魯蛋一個巴掌。

「誰說的？你媽媽才是啞巴哩……」魯蛋再

李山是農場裡第一個實現會給弄孫之樂的老兵。他雖不算寬裕，但仍熱心地照顧兩位單身的老袍澤。



補一腿。兩人鬧著，開始學母親的啞巴話，唧唧啾啾的嘲弄對方。

大有的二姊宋瑛與張家的小女兒張美術、申家的小兒子申羣鋼都是民間鄉民間國中二年級信班的學生。「就是牛頭班呀，反正我也不愛唸書。」張美術不好意思地說：「我也不愛玩，出去玩要坐車，我老會暈車。」她猶豫了一下，又接著說：「可是我也不愛做家事，所以我只好騎腳踏車在農場附近玩，唉。」

農場的國中生幾乎都在「牛頭班」裡畢的業。一方面是小學成績不理想；二方面則是考不進去升學班；三方面更是不打算繼續升學。國中三年級時，學校會給非升學班的學生辦就



回想起初來農場拓墾的艱困，楊志雄不禁心頭一酸，眼中湧現出淚光。與他患難扶持的啞妻已於幾年前過世了，唯一的兒子因此有自閉的傾向。

業輔導，畢了業之後，老師會介紹學生到各類適合的工廠去上工。

趙有朝的二女兒趙櫻桃說：「通常，老師介紹的工廠，待遇和工作環境都不會太離譜。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在工廠裡待蠻長一段時間再換新工作。通常是希望有更好的待遇、更輕鬆的工作。我個人是不想離家太遠，否則到桃園、中壢的紡織廠，應該可以賺多點錢。」

申家的老三雲英，國中唸到一半，她大姊就要她去一家工廠做工，因為她大哥羣武去當兵，家裡經濟情況更困難了，現在雲英在龜山的紡織廠，過得也不錯，她舅舅在板橋做豆干生意，蠻照顧她的。

魯蛋的大姐和三姐在南崗工業區的鞋廠上工。廠裡如果有些品管不合的零碼鞋子，她們都會分到幾雙，拿回來穿還是很管穿的，這種廠也不差。魯蛋的二姐比較有辦法，自己拚命用功考上桃園的五專夜間部，白天在電子工廠半工半讀。

沒有女兒的施枝梅羨慕說：「我生了兩個兒子，有什麼用？老大當兵去了，老二去做工，從來不肯拿錢回家貼補一下。高興的時候才回來逛一逛，有兒子等於沒有。老申和老魯，『有女萬事足』，都開始過好日子嘍！就剩下我這倒霉鬼，老了還做牛做馬在拖磨。」

沒有人敢光靠五分半的地過日子。

年輕人外流是農業勞動人口不足的主因，但這並沒真正困擾農場本身的生產力。陳邦英說，很多人都把田租出去給別人種，只留一部分自己種。平均每年收入3萬多塊錢。如果家裡有孩子出去做工，吃住都在工廠，每月還可拿起碼1萬元的工資回家，大家當然都希望讓孩子去上工賺錢。沒有人敢光靠五分半的地過



申吉望的啞妻曾菊妹，48歲。她最熱心的希望，是多給家人縫幾件短褲頭穿。

郭元忠個性勤儉儉毅，却是農場裡出了名的不合作分子。但若真正需要農場上一致對外採取行動時，他還是會挺身而出。



日子。

農場上的人都認為：農場的地是公家的，不能私下買賣。一旦公家喊收便全不見了，一家老小耗在地上也沒安全。何況連住的房子都還是違章建築，因為當初明知道河川地不能蓋房子，偏偏蠻幹出 20 幾棟房舍來，根本沒敢向鄉公所申請。後來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一混就三十年。他們的房子也從茅草蓋的竹筒屋，慢慢改建成水泥瓦房。可是一旦政府要收回河川地，房子也將一併收回，一切都泡湯。所以，農場的孩子往外發展不是壞事，將來也好有個應變能力。

申羣武是農場裡公認的孝順兒子，也是少數肯下田幹活的孩子。無論什麼性質的工作，只要老闆願意用他，申羣武便拚命去做。去年入伍當兵，調到金門駐防。

陳文華這樣比較農場裡的其他男孩子：「現在有幾個在等兵役通知的，就比較懶惰。國中畢業後游手好閒，一點都不體諒家境的困難。另外，楊志雄和他過世的太太領養的這個兒子，自從養母不在後，變得有點自閉。好好的嶺東商專也不去唸了，一天到晚躲在房裡看書，平常對人理不理不睬，還在家裡的牆壁上亂塗瞎畫。勸他去看精神科，死也不肯。真不敢想像老楊往後要靠誰？楊太太的死，給孩子的打擊太深了。或許去當兵後會好轉吧。」

朱艷芬：醜的比較「勇」，用不壞。

朱永廣住楊家隔壁，他在鄭和明車禍去世後，把鄭和明精神異常的太太討了過去。

吃力地踩著老舊的腳踏車，朱永廣載著妻子自名間鄉回來，在烈日下，他深度的近視眼鏡時而反射出兩道眩人的白光，隱忍人生重荷的眼神隨之而淡出，在沈默的踩踏之間，夫妻倆已一起轉過無數個彎到了家。朱艷芬看著一

路痴笑回來的母親，若有所感：

「有人說我們這裡是啞巴庄、醜人村。當然啦，漂亮的東西是比較好，人人愛。可是醜的都比較「勇」，用不壞。像我長得黑，又胖胖的，以後照樣可以賺錢讓我媽去醫院看病呀。而且我爸老了也要我來照顧，不靠「勇」靠什麼？我才不是傻瓜！」

朱艷芬是朱永廣的繼女。十四歲的孩子，講起這樣半生不熟的社會競爭哲學，不能不令人有一番感觸吧。

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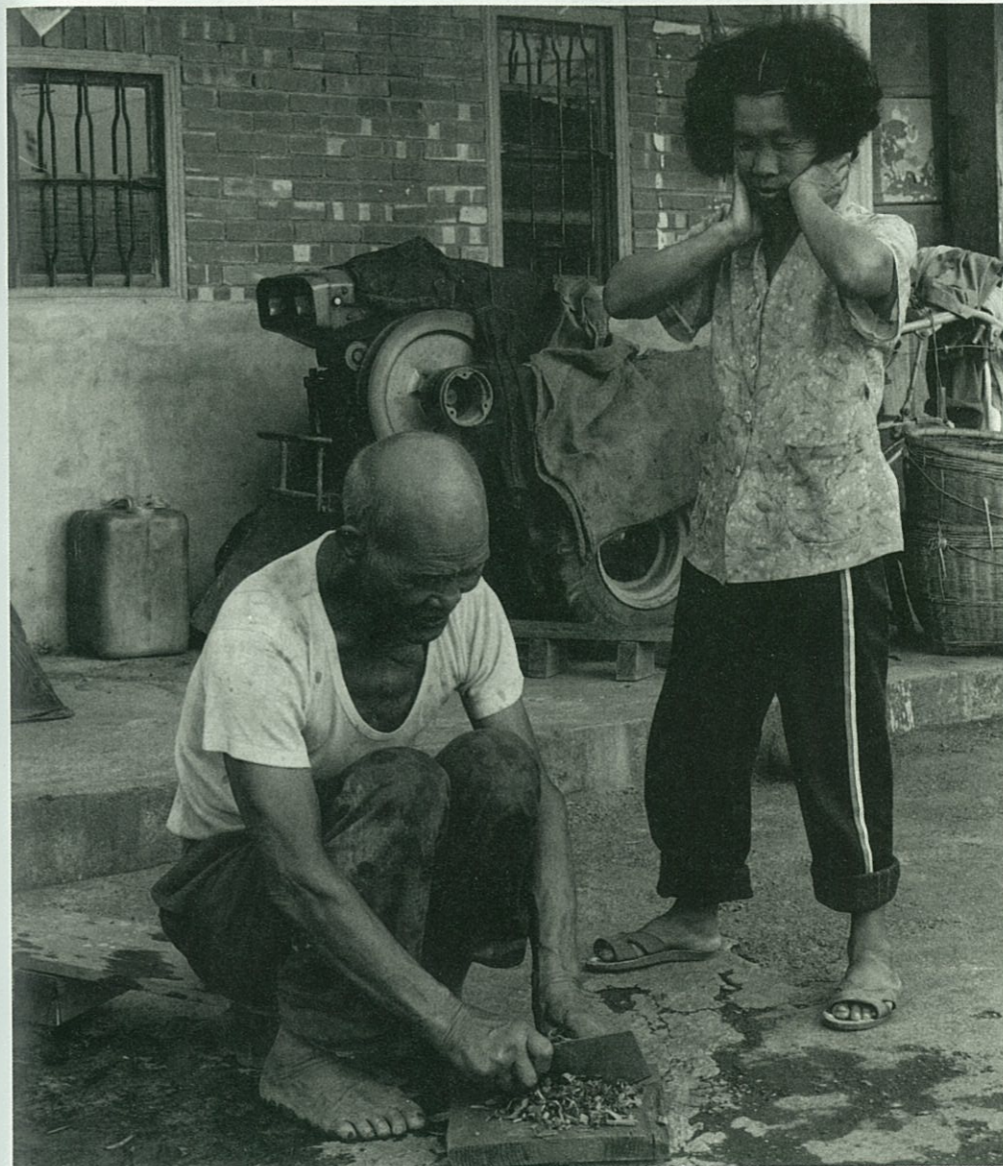
傍晚的時候，就讀於名間國中二年級的申羣鋼，騎著心愛的腳踏車放學回家。當他滑離通往竹山的公路、拐入名竹大橋下的大同農場時，黃昏正自濁水溪右岸向左挪移過來。沿著石砌河堤與稻田間的小路，他與嘩嘩地流了百千年的濁水溪並肩，輕快地回到河堤盡頭的家。

放下書包後，羣鋼走進幽暗的廚房，開始為晚餐忙碌起來。霞光越過小窗的木棧，在他髒了的白制服上烙出紅、黑相間的斑紋。隨意攪拌了三顆蛋，倒入滾沸在瓦斯爐上的半鍋水中，他搔搔頭，喘口氣說：「煮個蛋花湯還不簡單？」說著又往湯裡加蔥加鹽加醬油，動作迅速得有些誇張，「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要煮多久才能吃。反正啊，湯這種東西只要滾久一點，大概就沒問題啦。」

盯著羣鋼的媽，老申幽幽地說：

「有時候我在想，她如果不是跟了我，到正常社會去生活，恐怕就沒有這麼太平的日子嘍。跟我過日子，窮雖窮，但她嘴巴不能說、耳朵不能聽，人到 50 歲還活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哪裏知道日子過得痛苦來著？」

幾杯老酒下肚，喝得太猛，老申感到頭昏腦



張興印夫婦農場裡，幾乎沒有一個男人不會炒菜煮飯。

若非得下田幹活，他們還真不願任啞巴太太在廚房胡搞出太鹹或太淡或半生不熟的菜飯。

漲，直喊熱，曾菊妹看見丈夫額上冒出汗，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老申看她「說話」的興致又來，連忙要她帮他抓背，做出背癢癢的樣子，她便真的用心為他抓起背上的癢來。

夜深之後，羣鋼終於筋疲力竭，倒在床上睡去。電視沒關，正上演著國語長片「策馬入林」，幾個失所流離的強盜在破廟裡過除夕夜。會演皮偶戲的那個漢子忽而在螢光幕上唱起：

「別離了鄉關，告別了爹娘。
萬里迢迢，足跡遍天涯……」

如暴雨之低雲，卻尋不著可憩之家
如秋林之落葉，卻尋不著可埋之土……」

老申看著看著，眼皮不知不覺沈落了下來的時候，一陣強盜與官兵廝殺的吆喝又驀然驚醒了他。他慌慌張張地醒來，廝殺聲轉為淒涼的嗚咽響起。他看見是那些綠林漢子正在搶「公廨錢」，昏沈沈嘟囔了一句：

「土匪啊，我雲南老家也有土匪啊，該殺啊，他們壞得很。」

曾菊妹赤腳跨坐在她門檻上的寶座，也顯得精神不濟。暫時，她對土匪也沒什麼意見了。而我知道，再不多久，都要熄燈睡覺了。等天一亮，太陽依舊會照在這大同農場上……



趙有朝的二女兒趙櫻桃，人如其名，國中畢業之後，經由老師介紹到南投的工業區鞋廠工作。在父輩日益老邁時，農場多數青少年都接過生活的擔子，他們每個月萬多元的收入，使家中都不再是一級貧戶。

在流浪的路上……

《第1景》 失落

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攝影工作十三年，我竟然不曾將偶然拍下來的流浪漢照片沖放出來。這些衣衫襤褸、容顏憔悴、無目的行走在陰暗角落的身影……，一直積壓在我檔案櫃的負片資料夾裡，不見天日。

這也是他們現實遭遇的寫照吧！對於流浪漢，陽光永遠是黯淡，明天永遠是無望。不知從哪一天開始，他們就踩入了失落的時光，也許一輩子都掙脫不了。

我在記憶中搜尋，印象最強的一個畫面，就是屏東縣佳冬鄉的這位流浪漢。

那天，我專程去拍攝佳冬的蕭家五落大厝。這座南部地區最著名的傳統建築，屹立在佳冬街上，已有

一個多世紀了。我徜徉在它年深日久的歲月光彩裡，緬古懷舊的心情油然而生。突然的，這位流浪漢自對街那邊，徐徐地闖入我的鏡頭，提醒我這是今天，這是現在，多少人還生活在莫名的殘酷和無奈中。

事後，我向村人打聽他，却誰也懶得多說。……「那是瘋子，十多年來就是這樣子，整天在佳冬街上走來走去。沒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瘋子！瘋子？

流浪漢必然是瘋子嗎？或者是：人們總以為不瘋是不會這樣子在流浪的。

我沒有答案。我祇知道，他們活在一個失落的時空裡，可能永遠走不回人間。

攝影 / 撰文 ■ 阮義忠





《第2景》 疾病

公園、火車站、地下道等地方，是流浪漢的主要棲身之所。

有一年春節，我帶著家人到台中渡假，就在年節氣氛最濃烈的公園裡，看到了這位不知是睡著還是病倒的流浪漢。

四處爆著、響著的鞭炮，走動著、笑鬧的人羣，一點兒也沒打擾到他。

其實，流浪漢們的臉上，都是一式的營養不良，一式的疲累病倦。

他們醒著也像夢遊著，睡著就像昏迷了，……他們的世界孤立著，與世人言語路斷。

擠滿人潮的公園裡，唯有流浪漢躺的地方顯得空曠。大家遠遠地避開，就像遠離傳染病的疫區。

為什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為什麼不振作？

我遠遠地看著、想著：或許每個人都帶有流浪的病因，祇是還沒有發作而已。



《第3景》 家當

兩頂帽子、四件外套裡頭，不知穿了幾件上衣，看得見的兩條褲管，裡面不知塞了幾件褲子。背後的行囊，也不知塞滿了些什麼，一手提着雨傘，一手攜著塑膠盒。

這位流浪漢的所有家當，都綁繫在自己單薄羸弱的身軀上。這是他一切的一切吧。

在新竹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我和他錯身而過。當時相機裡祇剩最後

一張底片，我無法再搶到他那踟躕的背影，祇有目送他那越來越小的身軀，沒入火車站出來的人潮裡。

流浪漢在人們面前，就是這麼一閃而現、一瞬即去。流浪漢像海灘上的字迹，人羣像潮湧，幾番沙上浪，字迹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第4景》 饗宴

台北市西寧南路和忠孝西路口，算是西門町人羣不那麼擁擠的邊緣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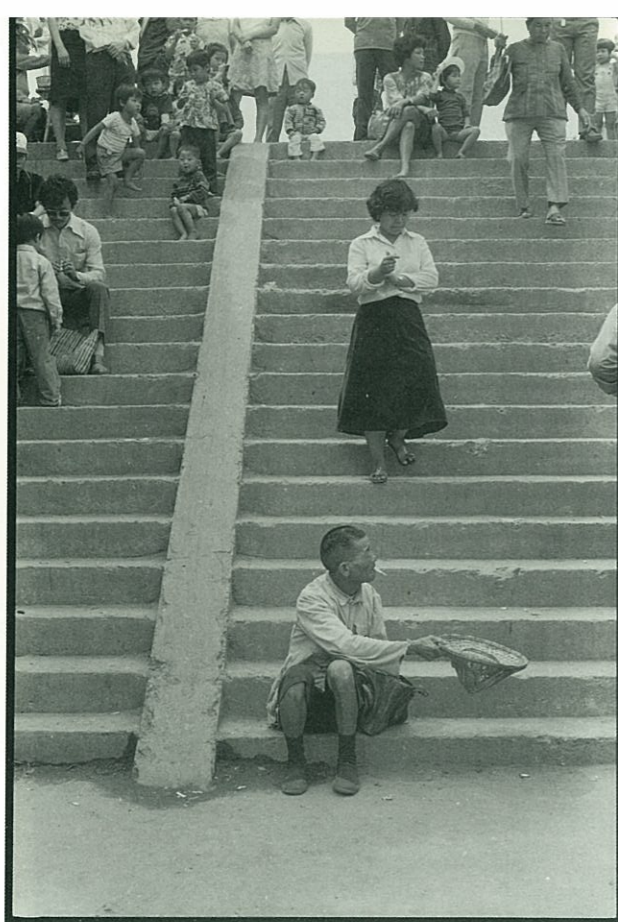
這位流浪漢在人行道的石階上，享受着不知是三餐的那一餐，或是幾天以來的第幾餐。

他灌着米酒，下酒的一點點滷菜，裝在很小的塑膠袋裡。顯然的寒磣，却可能是多日來最豐盛的一餐。

他的衣著不污穢，頭髮也是梳理過的，盡量想打扮得不惹人注意似的。然而這石階上的進食，他臉上寫著的、與食物之間那種專一的表情，都透露出他的身份——流浪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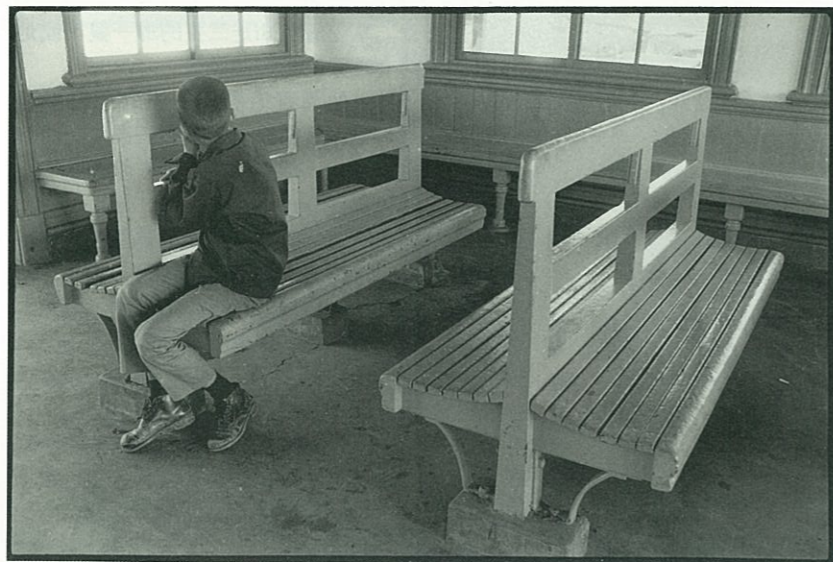
年紀不大、健康尚佳，他隨時都可振奮起來，投入社會。是什麼使他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式？這樣的街頭饗宴？





《第5景》 乞求

伸出手，就變成乞丐了。
流浪漢恆永地徘徊在向人求乞的
邊緣。有時不是沒尊嚴；求乞，祇



是爲了能夠流浪下去。

或是流浪漢，或是乞丐，常會隨著各地的大拜拜，而移動著他們的足跡。這裡有足夠的食物，老天不高興有人餓著。

流浪漢混在人羣裡。祇要不伸出手，就沒人把他當乞丐。

《第6景》 逃家

在南投縣的集集火車站，我碰到這位小流浪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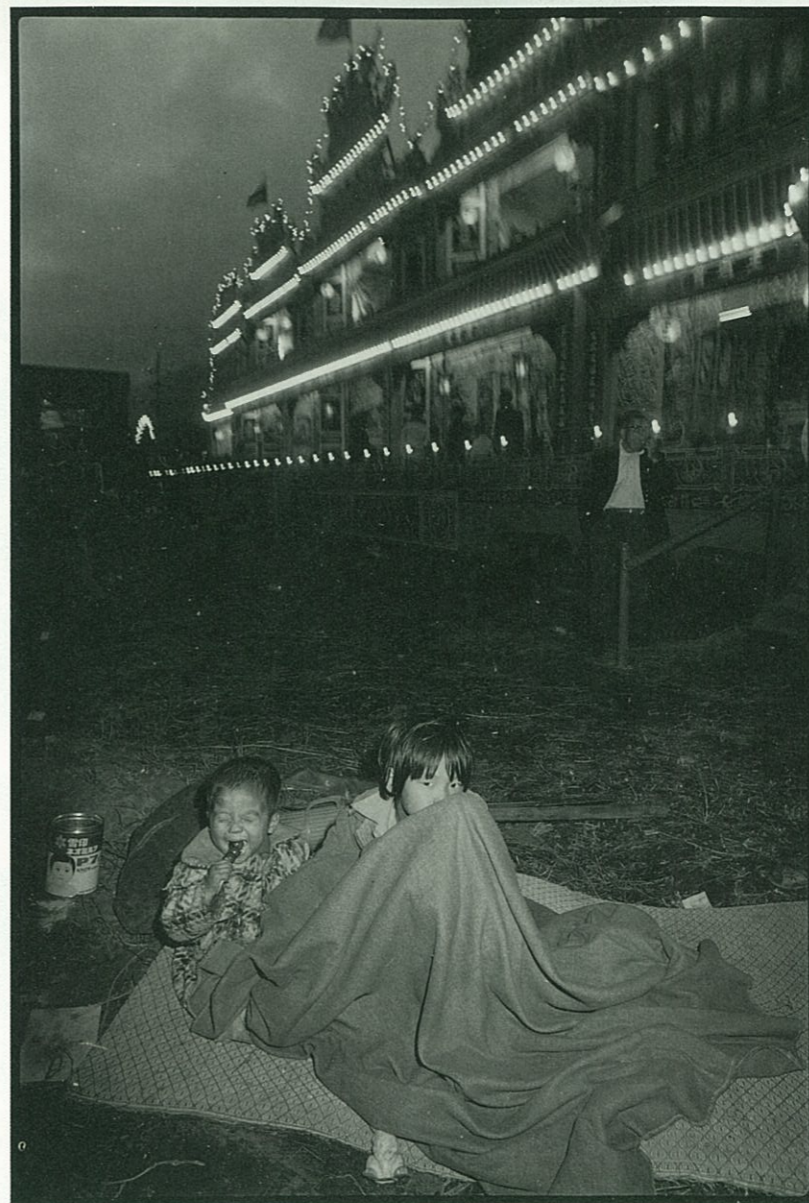
以前在他這般年紀，我也幹過離家出走的把戲。從他無助的眼神、慌張的舉止，可看出他的忐忑不安。他那學生制服，更令人一目了然：他是遠從南部流浪而來。

小流浪漢的明天在哪裡？

會像我一樣嗎？流浪半個月，走投無路，回家受一頓罰，就此安心地過兩天平常日子？或者，他真是有家歸不得？

職業介紹所、各種廉價的勞力工作在向他招手。他會長此流浪下去嗎？

有的流浪是出於無知，無知地背鄉離井，找尋另一個僅存在於憧憬中的新家園。



《第7景》 命定

我所遇到過最年輕的流浪者，就是這對姊弟了。

這對姊弟的父母，正是隨着各地拜拜流浪的乞丐。在台北縣樹林鎮十年一度的圓醮大拜拜中，每當父母四處行乞，就把他們丟在這張破蓆上。這片毫無蔽身之處的空地，就是他們今天的家。

明天的家，也許是公園的樹下，

也許是地下道的角落，候車亭的椅子……。

白天熱鬧的迎神活動結束了，人潮也已散去。在夜幕低垂下，這對姊弟以毯子抵擋著涼重的露氣。父母快回來了！父母快回來了嗎？

有誰能解釋或解開流浪家庭的宿命？

今晚，姊弟們在挨餓。



掙脫 管理社會的 黑紐帶

訪鈴木邦弘談他的
日本流浪漢攝影

從高度分工和管理化的
日本社會體制中，
剝落了不少流落城市的
流浪者族…
離開日本社會的「旋轉門」
所凝視的
日本流浪者世界
對痴盲地向著成長狂奔的台灣，
做了什麼樣的啓示？

攝影■鈴木邦弘
撰文／訪問人■王墨林



從日本管理社會脫逃出來的流浪漢，
大都來自鄉下農村，他們雖擁有幾分薄田，
却無法生活下去，只好紛紛離開了家鄉。



在冬日枯樹下，一群排隊等待教會救濟，等著分享一頓熱食的流浪漢們。

對日本「管理化社會」 的人性覺悟

王墨林（以下簡稱王）：請問，你拍攝的這一組日本流浪漢照片，是怎麼開始的？

鈴木邦弘（以下簡稱鈴木）：說來話長。我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開始關心日本愈趨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那時，我想找一個不像日本這樣汲汲於工業化的地方，希望透過這種比較的觀點來瞭解，環境污染是否同樣會造成社會問題。所以，我選擇了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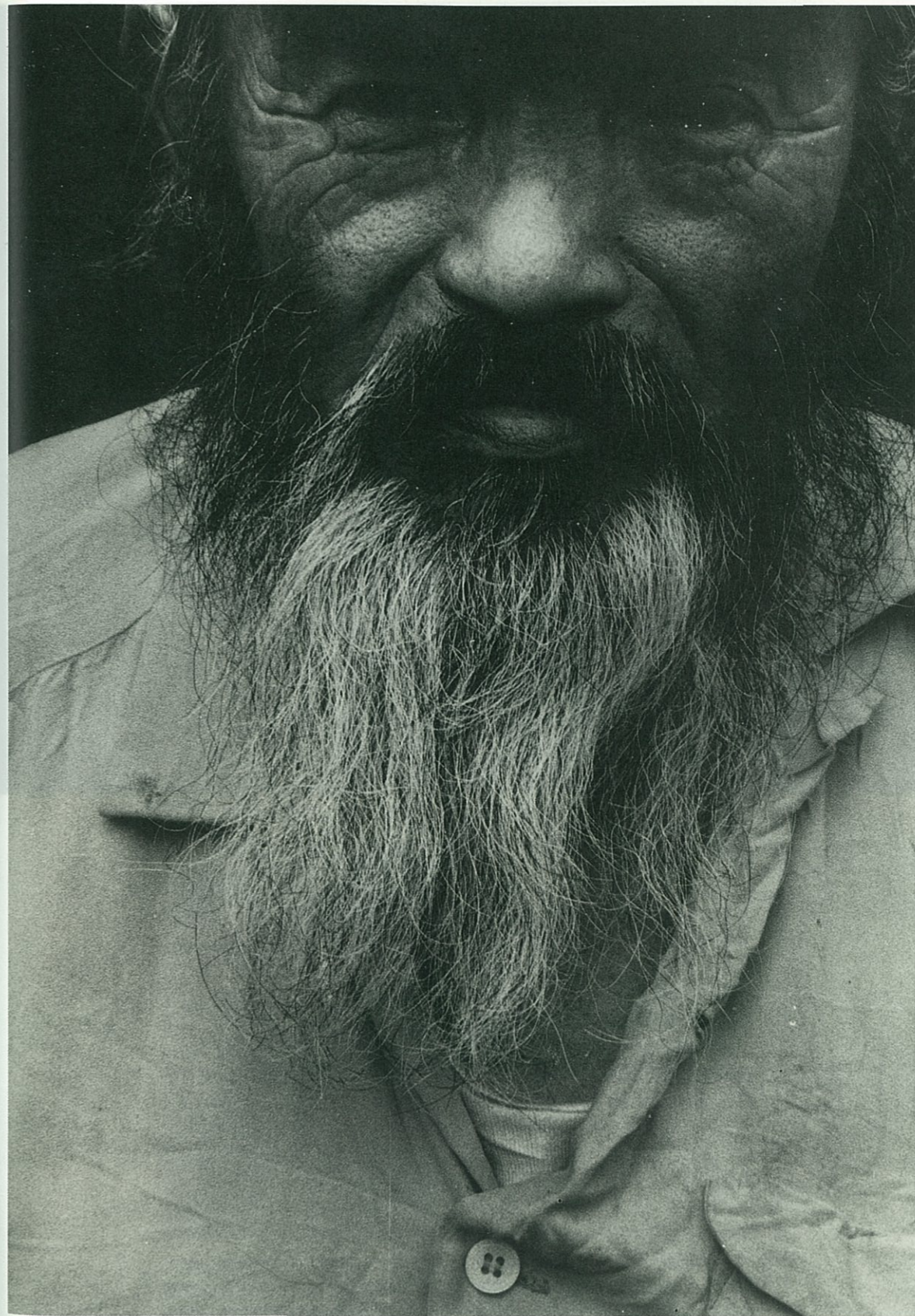
利用暑假，我一個人到印度浪遊了一個多月。這次的印度之旅，却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印度文化的自然性：印度人把生與死看作是人生的常事，譬如，在恆河，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生的嬰兒與死亡的屍體一併出現……，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然而在日本，無論生與死都由醫院一手包辦了，沒有人去思考它的意義。人生的這兩件事情，甚至還被有意地教育成視覺上的禁忌。我愈反省愈驚覺到，原來，在

日本連生與死都是被管理化了啊！

於是，我開始思索日本社會的「管理問題」。難道，每個日本人都必須被納入管理系統嗎？有沒有像印度人那樣可以不受管理社會支配而自行活動的日本人呢？

在橫濱有一條「雞窩街」，那裡住了不少從北方農村到東京來找工作的人。當時，我曾想過，他們大概是日本管理社會脫逃出來的一羣吧？可是深入探究，才發現他們仍然是被黑社會和警察單位所牢牢控制着的。那一陣子，我真的很失望，於是有空的時候就跑到橫濱山下公園找一些曬太陽的流浪漢聊天，我問他們：「你為什麼不去雞窩街找工作呢？」

在路邊枯坐終日，
無所事事的日本流浪漢，
已經習慣路人從上俯視的眼光，
久而久之，竟因為這種俯視的
對待關係，在他們臉上
留下魅力十足的表情。





流浪漢一天會看好幾份報紙和雜誌，都是從地下鐵的垃圾箱裡撿來的。這些看完的報紙可以鋪地睡覺，當作被子蓋，在寒冬裡昇起一堆火……，而這名老流浪漢把它鋪在雨水打濕的石椅上。

頭流浪漢來說，卻一點都不需要了。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都有「棄民感」，這一點跟印度乞丐是不同的。

王：既然如此，你用什麼辦法跟這些流浪漢接近的呢？

鈴木：被罵了幾次之後，我學乖

了。一次又一次，我試著先跟他們聊天，套交情，情況好的話，也許兩、三個鐘頭之後，我可以要求和他們拍照留念……這樣做起來當然很辛苦。

王：跟他們接近以後，聽見過什麼特殊的心聲吧？

鈴木：通常，他們一天會看好幾份報紙，都是從地下鐵的垃圾箱裡撿來的。他們對日本社會非常不滿，有人說，報紙常提到日本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但是像我們這樣的日本人也不算少，為什麼從不見報紙提一提？現在年輕的流浪漢漸漸多了起來，原因就在於日本社會這種管理化的制度愈來愈嚴厲，有些人力有不足，或是精神、肉體衰弱，就被社會淘汰下來，成為棄民了。

王：社會又如何對待他們呢？

鈴木：社會既然拋棄了他們，當然是讓他們自生自滅了。三年前，在橫濱就發生過三個中學生將一名流浪漢殺死的事件，那三個中學生的殺人動機竟然是為了「維護市容整潔」。現在日本學校猖獗不止的



一名飢腸轆轆的日本流浪漢，冀望從東京地下鐵的垃圾箱裏，尋獲一些能裹腹的殘餘食物。

在新宿街頭上，流浪漢心中的一份「棄民感」，遠遠不是「人生如戲」的寂寥感，而是現代社會結構上、管理化的問題。

他們幾乎都一樣地回答着：「那樣可怕的地方才不去呢！」

啊，我終於找到真正從日本管理社會脫逃而出的人了——就是他們，這些連「雞窩街」都不願意待的流浪漢！從那時起，我對街頭流浪漢開始有了興趣。

王：這些流浪漢在日本的管理體制社會中，扮演着對立的角色嗎？

日本流浪漢的「棄民感」

鈴木：印度乞丐伸手向你要錢時的那副毫無愧作的神情，與日本流浪漢遇人閃躲的猥瑣神色，還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人覺得人不可能平

等，這跟文化中缺少宗教精神有關。譬如這些流浪漢，他們都來自鄉下，自己的家鄉雖有幾分薄田，但不夠生活，於是紛紛離開了家鄉。他們之中，也有人想到大都市——東京的山谷、橫濱或大阪一帶——的「雞窩街」，幹些零星的雇工，然而或因工資被壓榨，或因酒後與人毆鬥，就各自離開了那個不適意的地方，開始在街頭流浪起來。

他們喜歡孤獨，不樂意跟人打交道，雖然家還在，但從不聯絡。他們有時也會幾個哥兒們聚在一起喝酒，但喝完就各走各的。在「雞窩街」，你還可以看到小圈圈，對街

「校內暴力」、「欺侮自殺」等教育問題，不只是校園內的孤立現象，同時也發生在社會上。

王：你既然對街頭流浪漢有這樣深刻的瞭解，實際拍攝起來，是否得心應手呢？

離開社會「旋轉帶」！

鈴木：我的老師是拍「原爆病患」及「瓦斯島」聞名的樋口健二先生（編按：本刊第六期「世界報導攝影名著選讀」曾有詳細介紹。）他在精神上給了我不少啓示。他說，作品雖然是在按快門的瞬間完成，但按快門之前的心理準備過程才是重要的。現在日本社會是一個分工細密的社會，每個人的工作都像

「旋轉帶」一樣，固定地循環不已；日復一日，人人的眼光被訓練得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一小部份上，視野愈來愈窄了。樋口老師認為，我們最好能離開這個旋轉帶，站立一旁默默地觀察，才能掌握住事物的真相。我在拍流浪漢時，就深深的體會到了這層意義。我必須花一段時間，慢慢地跟他們交談，暫時忘記自己是個拍照的人，跳脫了分工的旋轉帶之後，就有更深入的可能了。

王：你認為拍人物比拍風景困難嗎？

用平行的視線來觀看

鈴木：拍人物照時，可以立即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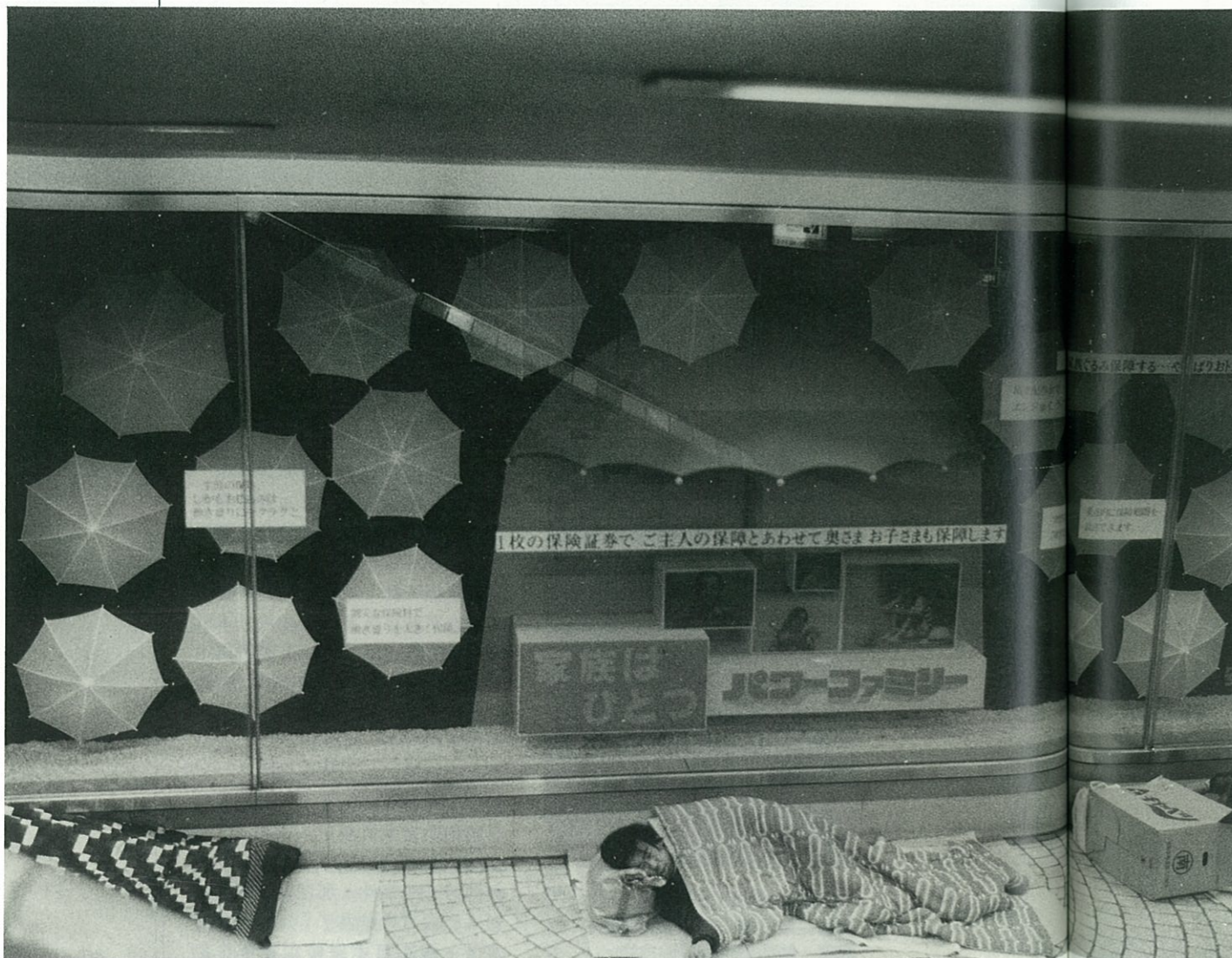
對方喜歡或拒絕等各種的反應，對我來說，比去拍風景照更過癮。你若仔細去分析，每個被拍攝的人物，他的表情都不同。我拍流浪漢主要就在於呈現這種表情的魅力。因為流浪漢幾乎都是在路邊枯坐終日、無所事事的，所以一般路人常用「從上俯視」的眼光去打量他們，久而久之，竟因「俯視」的習慣造成一種對待流浪漢的態度。我必須要用平行的視線去看他們，才能看到他們真正在變化中的表情。

王：所謂「平行的視線」，是否說明你的拍攝精神，並不願意將流浪漢異物化？

鈴木：一般攝影者，很容易把「街頭流浪漢」這類的題材異物化了。

平行視線的「感情」裡去。畢竟，有一個「拍照」的念頭一直在我意識裡活動，時刻在提醒我，要觀察他們，或是去聽他們、去看他們……。

樋口老師告訴我，一個報導攝影者不能先自以為是地站在意識型態的立場，來決定題材的正面或負面。譬如有人拍戰爭，當然可以說成是在反映和平；其實真正的原因，可能還是攝影者那一份實驗性或好奇心的創作需求吧？就好像我拍流浪漢，不應該從「反映社會問題」的立場去拍，而是為自己的興趣而拍，因而我不只是拍他們，也進一步對他們的產生原因或性格問題進行同情底了解，這種了解可以



三年前，橫濱發生了一樁命案。三個中學生竟然為了「維護市容整潔」殺死一名流浪漢。

然而，報導攝影的精神不同，它應該儘量做到以平行的立場來觀察真實的現象——說到這裏，我不得不承認，報紙上的文字報導可以儘量做到平行，但報導攝影卻很難做到這點，甚至不太可能。我硬着頭皮跟流浪漢一起坐在街頭喝酒、吃餐廳廚房撿來的剩菜，但還是進不到

保險公司的廣告櫥窗前，寫著「買一張保險券，全家大小的生活都有保障。」這句廣告詞，恰恰好是日本流浪漢所無法想像的明日遠景。

儘量平衡拍與被拍之間緊張的關係。作品完成之後，所謂主題意識才能夠被確立，如果在拍攝之前，或中途就讓自己先建立一個理想，這將是自欺欺人的作法。

王：但是，社會意識的使命感，往往是推動一個報導攝影者去拍攝真實觀察現象的巨大力量，假若這個事實不具社會意識性，也許他們就不會去拍攝了吧？

鈴木：我不能同意只有像流浪漢或原爆或非洲飢民這樣的題材，才算是真實現象。我認為只要一張相片，甚至一張偶像歌星的相片，都足以反映社會現象。每週我把「焦

點」、「禮拜五」這些週刊的圖片瀏覽一遍，大概就清楚了最近日本的社會面貌。所以，我認為拍一張小孩子的相片跟拍一張流浪漢的相片，他們的意義是同等的，同樣都呈現了真實現象。唯有在作品與觀者之間是否串連起某種社會意識的感覺，才能決定這張作品有沒有具備社會意識。

王：拍完「流浪漢」之後，下一個題材準備好了沒有？

拍攝過去是爲了審視現在

鈴木：下一個題材準備拍「花岡事件」。我已經進行了一年多，以被強制押送到日本來做奴工的殘餘中國人爲主。「流浪漢」是日本人的問題，「花岡事件」也有中國人的問題在其中，所以視野更寬廣。流浪漢是社會問題，「花岡事件」則是國家問題，對我們這些戰後的新世代而言，它依然具有深刻思考的價值。

雖然，「花岡事件」是四十年前發生的事，但是從事件原因的結構來看，像日本大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排外思想、支配管理制度……稍爲用心思的人一定可以發現，縱使時間過去很久了，它們却一成不變地延續到日本的現代社會結構中。這顯示了：日本從戰後到高度經濟發展的今天，表面上社會變化很大，其實內部構造卻沒有什麼改變。因此，我們對「花岡事件」的反省，並非只是對戰爭的批判，而是重新審視我們的社會構造。

我已去過一趟中國大陸，探訪到一位殘存的中國奴工。今後大概會常常跑大陸，當然，我也希望能在台灣找到劫後餘生的中國奴工。

王：最後，想了解一下，是否有什麼人或機構在支持你這些理想？

鈴木：只有我對攝影的熱愛在支持我的理想。有時，我在餐廳的廚房裡洗碗，有時，我去給公司大樓擔任夜間警備員，只要錢存夠了，就做一次自己計劃中的旅行探訪。



衆所周知，
日本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
而流浪漢的人口數量
却一天一天地增加。

鈴木邦弘簡介：1959年出生於日本東北地方的福島縣，1984年畢業於日本大學商學部。曾於日本「寫真藝術專門學校」研修一年，是日本知名的反公害攝影家樋口健二的門生。



流浪漢喜歡孤獨，
不樂意跟別人
打交道，也從不
與家鄉的故人連
絡。深夜來臨時，
他們常常一個人
喝酒，獨自熬過
漫漫的長夜。

死於 惡病體質

前核電特約工邱信 肝癌病故的前後

邱信，48歲，台電特約工，
在台電工作了19年，
主要從事堆高起重機和吊車的操作，
堆吊核電廠污染物是他的工作之一。
去年11月底，
邱信向妻子抱怨嚴重感冒
診斷却是致命的肝癌，
3個月後死亡。
台電卻從來不曾有人來探望過遺族
...



邱信的父母親說：「早知道在核電
廠工作有危險，我們抵死也不願讓
伊去做台電工人啊！」

攝影 ■ 戴仁昭
撰文 ■ 李文吉



6月4日午后。

恆春鎮南灣核三廠單身宿舍內，或坐或臥地聚集了十來個壯碩而不失文雅的「工程特約工」。前天他們從台北台電總管理處帶回一份「



邱信的全家合照。

協議書」，通知他們將在6月底被資遣。從6月30日起「自由簽到」，他們可以不來上班了。核三施工處的這283名契約工在台電工作了十幾廿年。這一年多以來，他們不斷為資遣的決定陳情抗議的「成果」是台電答應重新考試，再錄用他們之中的85人。至此他們才知道，雖然他們過去也是經台電考試錄用，也在核能災害的陰影下付出青春的歲月與血汗，而「台電人」始終將他們看成外來的「臨時工仔」，不管他們的職稱是技工、課長或股長。應該工作的下午時分，他們依然漫無目的地聊著高雄市内餐廳的「透明秀」或是關山夕照。「工作十幾年了，從沒有這麼逍遙過！」一位張先生說。

沒有這次裁員資遣的衝擊與覺醒

邱信的父親邱筆，今年76歲，他和老伴坐在客廳上，談起往昔耕作了一輩子的農田，如今早已被中油公司徵收，改建為龐大的廠房了。

里家中；死因是「惡病體質／肝癌」（註：「惡病體質」意指主要內臟器官都已敗壞，失去功能。）。病發前在台電核三施工處操作起重機和堆高機。

鳳源里是個失去農田的農民社區。以往的農田全變成中油、中鋼或台電的巨大廠房與土地了，無田可耕的中老年農民，才吃過午飯，便聚在廟前下棋；村中的男女老少，經常想盡辦法饑渴地攫取每一個工作機會——也顧不到那是多粗重、多危險、多沒保障或是工資有多低廉的事。「反正你不幹，別人還排隊搶著要呢。」他們說能到台電這麼大的公家機關做事，對村人而言，是個天大的肥缺。30年來，此地的農村不斷哺育工業之後已經精疲力竭；如今他們甚至連骨血都要奉獻出來。

邱信是家中長子，底下有9個弟妹。民國56年他28歲被台電雇用為「契約工」。民國60年考升為「工程特約工」。今年3月才因肝癌過世。那天，我們先訪問了邱老先生，隨後，他帶我們到邱太太府上，她聽清楚我們造訪的用意，忍不住壓抑了近半年的冤屈，哭不成聲。邱信的76歲老父剛才在老家和我們談話時，在老妻與我們晚輩面前還強自按捺住喪子之痛，如今在媳婦悲切的哭聲中，他那蒼老消瘦的臉上，也在輕微的顫抖中掛下兩行熱淚。以下是邱黃金珠的談話內容。

阿珠，我感冒了

邱黃金珠說：

伊才回家兩個多月就死翹翹了。伊跨進台電一做就是19年，不知為什麼得了肝癌，說死就死了。

民國56年，有個朋友在大林國聖火力發電廠做事，知道廠內缺人，跑來跟伊講，伊才去火力廠的材料課做特約工。金山核二廠開始建廠時，伊被調去參加，一直到他升為課長才調到恆春核三廠。伊一直負責駕駛堆高機、和吊車起重機，也參加過堆高機工的安全訓練班，也領了結業證書回來。伊是什麼資料

的話，他們是否會拿出這份「近年來核能特約工癌症死亡者名單」？我望著手中這份沈重的抗議資料，預想明天訪問死者家屬的慘痛場面。老實說，我們比台電當局還想規避核能傷害的事實。名單上列了12個人，不知道究竟實況如何？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沒列進去？往後是否會有更多的核能被曝工人產生？……無論如何，我們還是非常感激這些覺醒的工人，在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像不予錄用、調職高山離島、等等他們想像得到或想像不到的手段）時，仍舊滿懷熱情，正義地把死者家屬的地址抄給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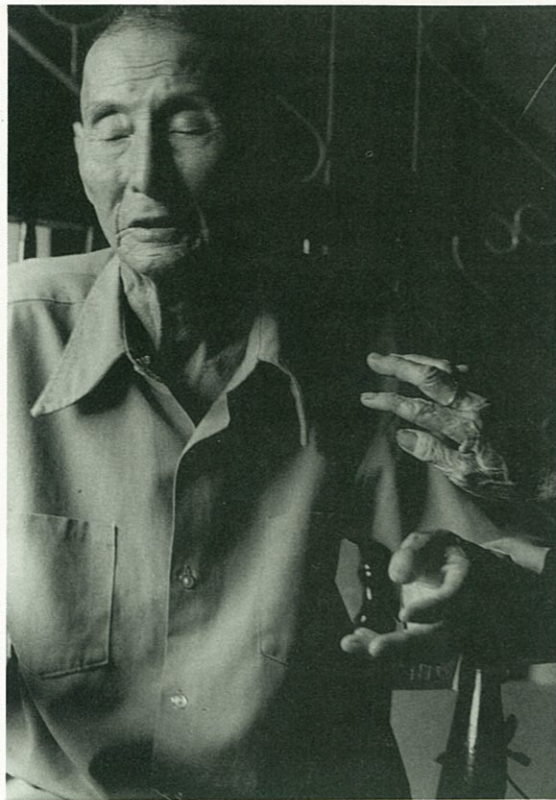
沒有農田的農村

邱信，台電特約工，48歲，今年3月13日病死在高雄市小港區鳳源



邱信（右）在核電廠工地的生前留影。

年邁的邱筆仍舊按捺不住喪子之痛，他削瘦的臉上掛了兩行熱淚。



都會留下來的。

去年11月底，伊從恆春打電話回來，對我說：「阿珠，我感冒了，我這次感冒很嚴重。」我說：「你自己怎麼沒好好照顧自己，我在家裏照顧孩子們啊！」伊說：「現在風很大，很大，沒辦法出去打針。」我要伊找伊的朋友或者是妹夫帶伊出去打針。我不知道伊那晚上有沒有去看醫生。過沒幾天，伊從恆春返家了。伊一進門，我看到伊眼窩都塌陷下去了。我吃了一驚，伊說伊身體很痛苦，我教伊找醫生檢查，伊不肯，只肯去打針（我們小孀仔的阿兄在做醫生），我說要檢查才知道什麼毛病，伊口答應「好，好」却在家拖著。每次我說要找伊去給小姪子檢查，伊都不肯去。這樣拖了一個月，伊只給大舅仔注射，不去檢查。快過年時，我又要拖伊去找醫生檢查，伊又不肯去。我們家幾個孩子也勸伊去檢查。不知病因，光吃藥是不行啊。我說咱去「惠仁」檢查好不好？聽說他們很有本事，伊這才答應去做檢查。

妳要把眼淚擦乾再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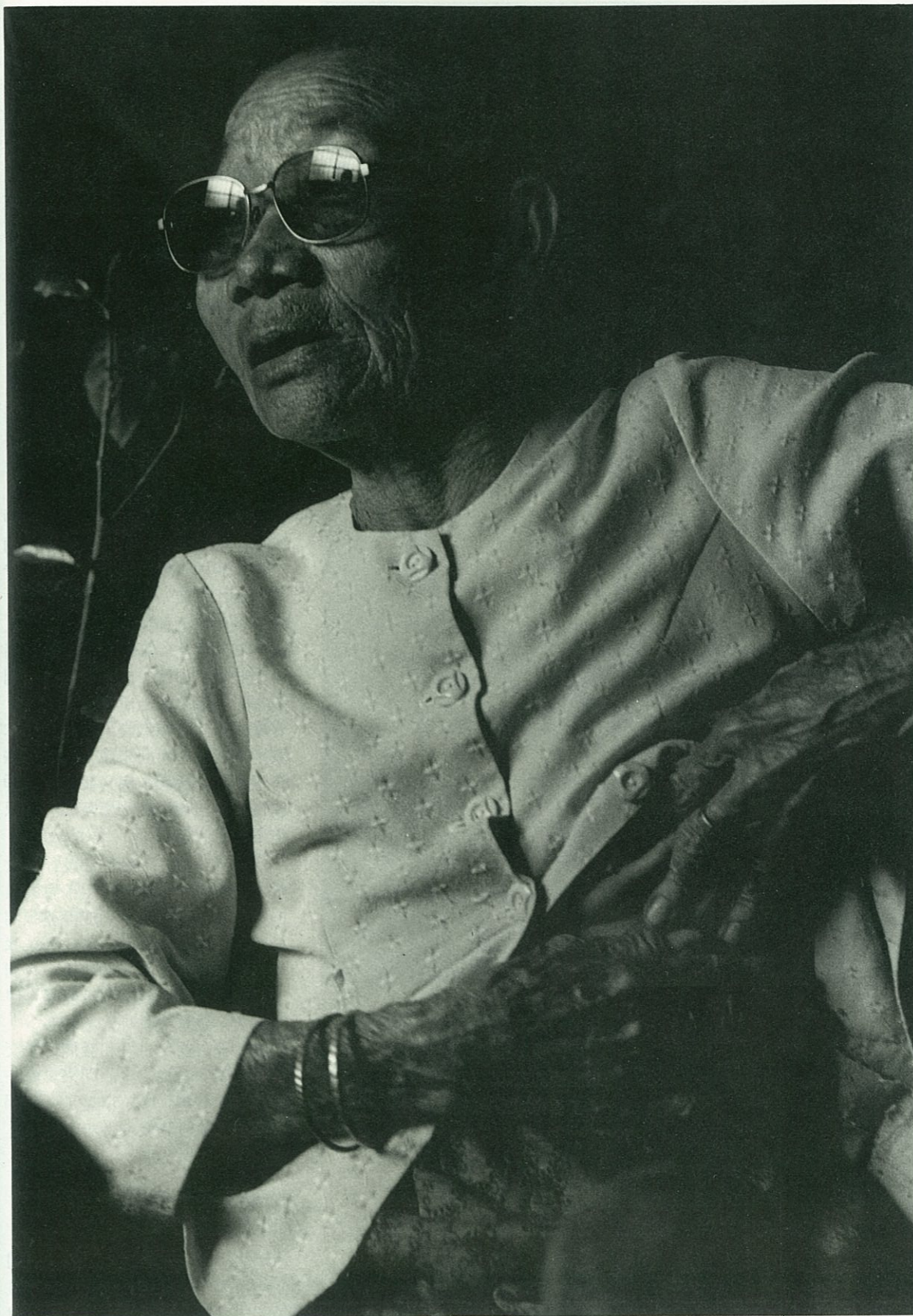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們去「惠仁」，給伊做超音波檢查，又照了X光之後，醫生說要抽血檢查，他又不願意了。我勸伊，「沒關係，既然來了，就都給他檢查清楚。」驗過血了，等伊出了房間外，醫生留住我說：「邱太太，你且慢出去，你先生可能得了肝癌。」聽他說出這一句話，我哎一聲，眼淚隨著流下來。醫生說：「有很多人得這種病，你要堅強點。現在是檢查出來了，要進一步看能不能動手術。你要擦乾眼淚，不要讓他知道得了癌症，免得他絕望。你們回去考慮看看，我可以帶你們去榮民總醫院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是可以開刀，就要快點開，若是不能開刀就……」（邱太太說著，摀著嘴，嚶嚶地哭了。）

我擦乾了眼淚才走出醫生房間。一路上，我三心兩意，不知如何是好。回家以後，又帶伊去澄清湖邊的高雄長庚醫院檢查。我們去長庚做過超音波檢查，驗過血，護士說檢查結果要10天後才能出來。我自己想了想，如果真的得了肝癌，病情一日一日沈重，怎麼能再等10天才開始治療？我在公司做事時，每次想到這群孩子要如何是好，忍不住就會哭出聲來。女同事看到，問我：「歐巴桑，你怎麼啦？」我怎麼說呢？我只會哭……

他回到家， 向來什麼都不說

我以前在大林電廠也做過臨時工（有簽約的普通工人），聽別人說過，被核電廠裏面的「核子」照射到會影響身體。那裏面有原子爐，如果人下去那裏，多少會受影響。所以台電有多一條危險津貼，因為他開起重機，都要堆吊「那些東西」（核電廠內受核污染之廢棄物）

「阿良（邱信的乳名）很孝順啊！他出殯時還是靠著親友幫忙，大家出錢出力……。」
邱信的母親說。





邱信的太太黃金珠說：
「伊死後，我到台電核三施工處
取回伊的東西，却發現伊的
『工程特約工契約書』不見了！」

到有水槽的廠房，我不知道那是爐心還是廢燃料存放槽，我離他工作的地方那麼遠，我不知道詳細情形，他回家也從來沒說過。我知道的是，有一回人家要他推一些東西下去那個水槽，他說如果沒人和他一起，他不幹，以免萬一跌下去沒人搭救。他從來也沒和我們說過台電有辦過核能安全的講習。（如果有講習，他留下的資料內應該有筆記什麼的，但他留下的筆記只有關於起重器械的材料力學等的課堂筆記。）

瘦得眼窩都塌下去

我們從高雄長庚拿檢查結果回來後，到高雄的蔡外科檢查，他們要伊開刀，我不敢讓他們開，因為他們的儀器設備不夠。我們趕去台北長庚醫院就醫，主治的林燈西醫師說伊已經沒法開刀了，只能做別的治疗。伊在長庚住了快一個月，伊對我說：「我一天一天在失重。」伊在長庚每天都量體重，伊本來人就不高壯，才50公斤左右，一生病，四肢的肌肉就一直消瘦，一直消瘦下去。除夕晚上伊出院搬回家，在家過年。我每隔幾天要上台北拿藥回來給伊。伊回來後覺得好過些，但不到十幾天，病又發作，醫師說做放射治療也沒什麼幫助。（只能吃藥了。）

伊直到臨終前，臉色都沒什麼改變，體格也沒什麼變，但手臂的肌肉全削蝕了，乾瘦了，瘦得連眼窩全塌了下去。伊要死的前一天，我坐在這兒，看著伊，守著伊一夜到天亮，我看伊的臉型都沒變啊！伊才48歲，這樣死真叫人不不甘心。

伊快死以前，也沒和我們母子交待半句話。自從伊生病回來，就一直講話，却越講越不清楚了。人都要回去了也沒和我交待半句話！（哭泣）

每兩年一次體檢，為什麼沒檢查出來？

伊去了之後，我也生了病，去開了兩次刀，是肚尾長瘤、一個多月不能去做工，到現在才好些。伊

去了之後，台電沒有派半個人來我家看看，你知道嗎，半個人也沒來過！只有他的同事來過。我去搬他留在台電的東西回來，也沒什麼東西，而近幾年的「工程特約工」（定期工）的契約，每年有一張，却都不見了，「員工儲金存儲記錄表」也只有算到73年12月份，共22萬多，去年和今年都沒記錄。不知是給人搜走了還是怎樣。

更讓人生氣的是，伊台電工人每隔兩年都做一次身體的健康檢查，前一回，公司要他們到恆春一間醫院去抽血檢查。如果檢查出有毛病，都會寄一張通知單到家裏來，他們沒寄給我們，伊還很高興沒發現有什麼毛病。他們這個公司，這些檢查的人，究竟是怎麼檢查的？伊發作時那麼嚴重，才兩三個月就死了，應該是已經拖了好幾年了。到底台電檢查工人的身體是在檢查什麼事情？你教人去抽血檢查，卻都不通知檢查的結果。如果這個人有什麼毛病，若是早早發現，要早跟伊講。如果台電把伊的病檢查出來，我們早發現，可以早去治療，開刀把癌拿出來，人也可能不會死了。為什麼都不通知我們？為什麼？

說到伊的個性，你找不到像伊這麼有肚量的人。發現自己病重，他也不會去找健康檢查的人去查過去的檢查記錄。沒有人像伊心肝那麼軟了，雖脾氣有時硬了一點。伊自己一人孤單地死了，也沒和我們母子交待半句話！（哭泣）

死人反而少領了一百萬

我今年45歲，在傢俱工廠做工，做一天算一天的錢，一天沒去做就少一天的工錢。一天的工錢兩百元，一個月才領五、六千元。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個男的讀高雄工專四年級，另一個男的才讀省立前鎮高中一年級。難道要他們半途放棄學業嗎？我們做了一輩子，靠伊辛苦存錢買了這棟房子，到現在，貸款還沒繳清，原來我們努力要讓孩子去讀書，看以後生活會不會好一點。伊這一死，我一個女人又不識字又沒家產，撐下去都難了，怎麼

供他們讀書？

伊在台電工作19年，沒領到台電一分錢的遣散費或是退休金，人死了，伊的勞保死亡給付是50幾萬元，員工儲金20幾萬元；台電員工互助會發給死亡救助20萬元。總共才領一百萬；一樣是特約工人，別人退休（工作20年後）還領了二百多萬。死亡已經最悽慘了，家屬領的錢都少了一半！台電說他已是死亡的人不能領遣散費，也沒有退休金。如果他是核能傷害，如果是被放射線照射太多才得肝癌死亡，這台電該負什麼責任，該如何賠償？

我想同他們聯絡……

自從伊走了之後，我不能去工作，家中用錢要從哪裏來？我們每個月都是挪用伊的錢，不是我們貪領伊死亡的錢，我們設法生活下去啊！

我不識字，不會去找台電爭取什麼福利，不會辦陳情抗議書那些事；孩子們雖有讀書，也都還小，不懂世事。「讀書溜溜去」，也不了解這些東西（契約書、儲金記錄、死亡診斷書等父親的遺物）。他們說台電工人中的工程特約工已有12個人死於癌症。有幾個是肝癌？而高雄就有4個，我是不是該和他們聯絡，一起去找市議員幫我們質詢陳情？在伊之後，最近台電核電廠有沒有人死亡？有沒有家屬？有沒有比伊年輕的？我要我女婿和我一起去查，也許我們這些人應該一起來參詳……

這一個多月來，我走到樓上，看到他的遺相，就掉眼淚。看到自己一個人這模樣，又流眼淚。你們如果到林園去找到黃錦奎的遺屬，到荅雅區去找到侯清泰的遺屬的話，麻煩你們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兩家的電話，我要和他們聯絡！……☹

致癌前後

核電工人周楊霖的賣命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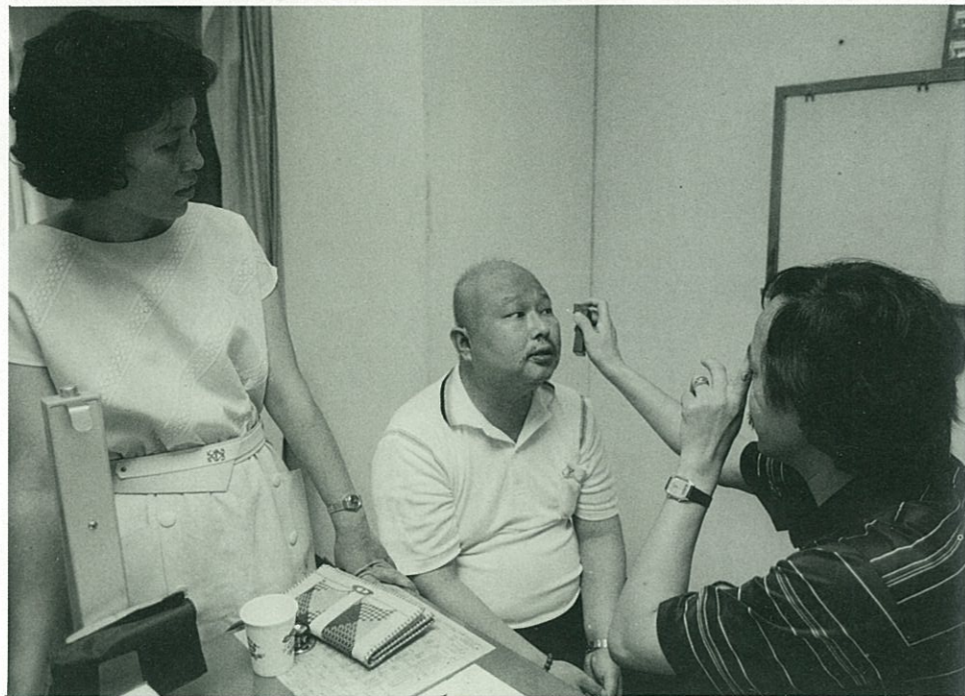
周楊霖，36歲，
12年來，他把他的青春、勤勞和忠誠，
都獻給了台電。
去年5、6月間，
他忽然得了腦癌，
雖然一直在核電高污染區從事配管、除染的工作，
醫學却不能證明他的腦癌和曝害的關係。
像無數世界上沈淪在暗夜的核電工人一樣，
周楊霖成了抓不到證據的
核電犯罪的犧牲者……



爲了三個幼兒
的快樂童年，
周太太說：「我
只好隱瞞周楊
霖的病情！」

攝影■鍾俊陞 撰文■黃小農

周楊霖的兩眼張開著，其實視力却已近於全無，眼神更是茫然了。



面臨遣散的腦癌患者

第一次曉得周楊霖這個人，是在今年5月20日的時候。那一天，台電核三施工處的283名特約工，齊集在台電大樓前，抗議台電無視於他們多年來為它辛勞工作（各人的年資從9年到20幾年不等）的事實，甚且漠然於他們因此可能在體內累積了不少幅射劑量的危機，以及核電廠將來在安全維修上的可愛處境，悍然違背勞基法，一意要將他們解雇的事件。他們在一直落個不停的雨中，撐起了十餘幅書寫著抗議文字的布條，其中的一幅赫然寫著：罹患腦癌的員工面臨遣散。這一位腦癌患者，就是周楊霖。當時，他没在場。

真正見到周楊霖是在他基隆的家裡。他的頭髮早已因電療而掉光了；禿亮的頭皮側方是開刀後五天便匆匆拆線所留下的一道疤痕，斜斜的，上面凝固著仍會偶爾滲出的點點血跡。臉是圓的，看得出是一種浮腫；兩眼張開著，其實視力却已近於全無了。他不時地把身體向前傾著，極力想要去注意聽辨他人的話語；表情常因而顯得呆滯恍惚，

眼神更是茫然，好像很多東西都抓不住的樣子。他的太太坐在一旁，間或為我們補充說明這些日子來的遭遇，聲調輕輕的，有時還刻意插入幾句笑話。而每當我們無言為繼的時候，門外小巷子裡孩子們嬉戲的聲音，便會突然變得極為分明地闖進微暗的室內，在其間迴盪不去，把原已沉重的氣氛，攪動得令人相當不安了起來。

就在那樣的不安裡，周楊霖斷斷續續地述說著他在台電的不堪生涯。

12年忘我投入的代價

他和台電的關係是深遠的。早在12年前，他退伍不久，才24歲，就進入了協和火力發電廠當臨時工。三年後的1977年，他經由正式的考試，以工程特約工的身份來到當時已在運轉的核二廠，隸屬於電務課配電股，擔任助理監工。82年4月1日，他奉命轉往恆春的核三廠報到，做的仍然是爐心外圍輔機間的配管工程，以及反應器下方各種管路的修改工作。一晃又是幾年，如今，却是台電下令，從今年7月開始，周楊霖要和所有的特約工，一起被遣散了。他將生命中最具開創

能力的12年歲月，死心塌地的交給台電，而正當他罹患了不治之症時，台電却要強制他離開了。

最初周楊霖覺得身體不對勁，是在去年的5、6月間，但當時總以為頭痛之類的毛病沒什麼大不了，因此照樣工作。到了11月，他才突然發現，有時候眼前會倏地一片漆黑，「像停電一樣」，什麼都看不清楚；夜裡起床要上廁所時，扭開床頭的日光燈，也都要等到眨幾下眼睛後才見得到亮光。接著，差不多就在同時，右耳也聽不見了。他曾到幾家眼科和耳鼻喉科求醫，醫生却也找不出病因何在。當情況日益惡化時，他才終於到台北的長庚醫院掛號診治。

從今年1月開始到6月底，周楊霖總共已在林口的長庚住了四次院：短的一週，長的竟達52天；前後經歷過諸如脊椎穿刺、斷層掃描，以及腦部開刀和30次鈷60的電療。如此地折騰下來，目前的狀況是：視力極度衰竭了（醫生說是由於腦壓高和視神經受到壓迫或傷害），味覺嗅覺失靈，動作遲緩，雙腳無力，頭髮脫落淨盡，容易頭痛，皮膚也很敏感，怕風怕冷，即使在悶熱的6月，在室內，仍需穿上衛生衣再加個外套。「他是一個大塊人

精神科 神經內外科



周楊霖總共住院四次，前後經歷過脊椎穿刺，斷層掃描，腦部開刀和30次鈷60的電療。



，這種天，以前常常是不穿衣服的」他的母親說。「怎麼想得到他現在會變成這樣子？」

答案一直都是不肯定的

周楊霖本人也是沒想到的。這個漁人的孩子原本那麼喜歡戶外活動，也登過雪山、奇萊之類的高山；甚至於在核二廠時還曾申請到一張高山嚮導證。誰又會想到，他的身體狀況竟會忽然變得這般虛弱呢？是什麼原因使他如此？是長期在核能電廠工作所導致的嗎？

長庚醫院核子醫學部的曾凱元醫師看過了他的病歷之後認為，他所患的腦癌屬於低惡性腫瘤，而非惡性腫瘤，所以與核能輻射曝害應該沒多大關係才是。

驟然失明的周楊霖牽著幼女的小手，艱困地移動著步伐。

每天，周楊霖的太太必須凌晨三點鐘起床，趕去街頭送報紙。



周楊霖其實原也不會想到自己的病與輻射有關，直到他住院時，有些醫師和護士偶爾有意無意地問起他是否常在核電廠的高污染區出入後，他才逐漸有了懷疑。但等到他反問放射科的梁醫師時，對方却微笑地答說：「可能有關係，但也可能沒有關係。有時候，這因個人的體質而異。」答案一直都是不肯定的。住院以來的這段時日裡，他開始

時而想起自己以前在核電廠的工作，愈是想，疑心就愈重了。

當他在核二廠時，有兩次，一號機因故障而停機檢修，他臨時被調派前去。吊架將他和另外的幾名夥伴吊進二、三丈深的爐底。這時的反應爐雖已停止運轉，氧氣也已經過測試，認定是足夠的，熱度却依然高得相當驚人。穿著輻射防護衣當然更是令人全身直流汗，水份的



需求量很大。但一向盡責的他，却不願在工作中離開高輻射的現場，把防護衣脫下之後再喝水解渴。他是這麼想的：早做完早結束；若是脫換衣服，至少也需要半個鐘頭吧，那未免太浪費時間了。因此，他就這樣地穿著高輻射劑量污染的衣物喝水。至於到底因此而吃了多少「豆子」，他却並不清楚。

高污染區裏的「零曝害」？

又有一次，他這位助理監工被派去爐心外圍輔機間的高污染區看現場，以了解必須維修和更改的電路配管的位置。當時，包商和廠內的一些人員都互相推拖著不願下去。他則出於責任心的驅策，「一天裡下去好幾次」，但是一天工作下來，「身上的劑量筆竟沒事般，不曾顯示出吃了多少『豆子』。」他覺得很不可思議。

到核三以後，他擔任的仍然是配管的工作。運轉後，「若是覺得不太對勁，就會停機，做修改工程」

，他因而曾經多次進入反應間。他說，「反應間照理應該都是屬於高污染區的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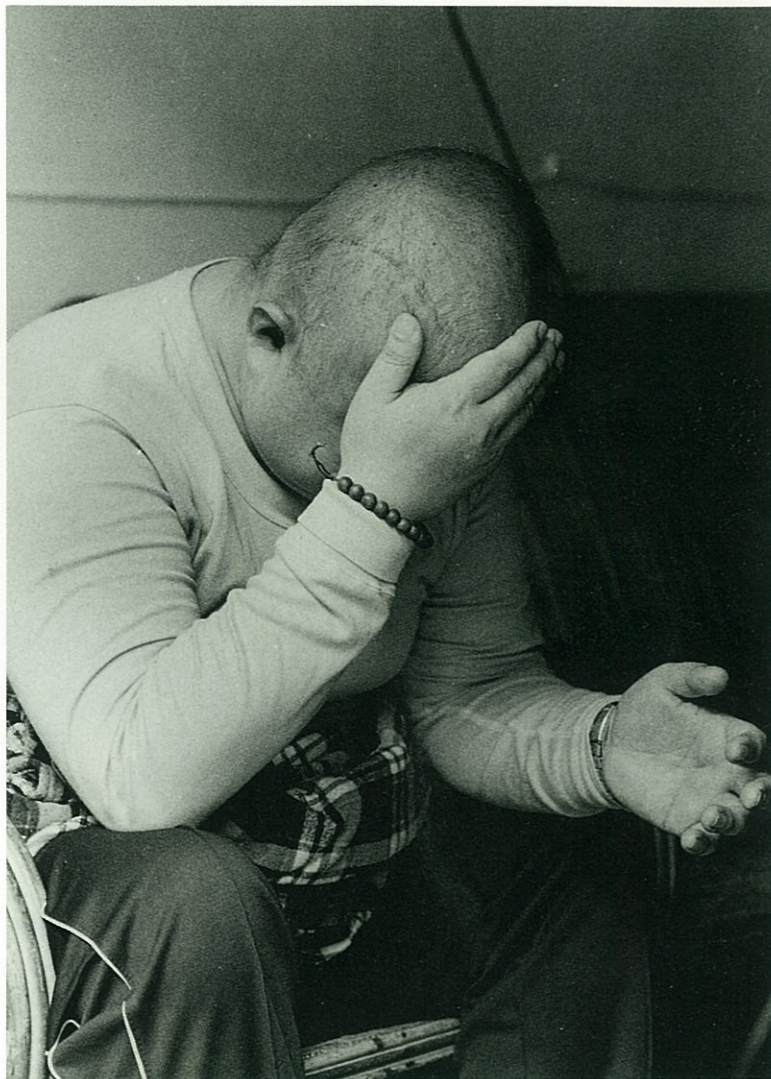
難道廠方沒有對他們實施安全防護教育，讓他們曉得如何保護自己嗎？

「講習是有的，但只在機組運轉前分批上過一次課，讓我們看影片，教我們進高輻射前如何換工作服，以及如何洗澡等等。然後就考試了。」周楊霖說，「廠方也會公佈每一季所吃的劑量，但常常是零。確不確實，我就不曉得了。」

他說這些話時，仍然是那種看了令人不忍的茫然的神情，好像沒什麼怨悔，或者不知道應該怨悔什麼。

他甚至於認為自己的病遲早是會

他們一家人數著一疊厚厚的醫療帳單，好幾次，周太太告訴我們，她總是擔心周楊霖遭台電解雇且沒有了勞保之後，龐大的醫療費如何籌措？



爲了自己的病情和一家人往後的生計，周楊霖常常陷入極度悲傷的情境中。

好起來的。周太太却曾私下告訴我們：「醫生說，眼睛已沒有復明的希望了。腦瘤更不可能治好。那不是復發的問題，而是癌細胞已經轉移，是永遠拿不乾淨的。目前，病況之所以沒再惡化，那是受到電療抑制的關係。據醫師判斷，他的生命短則三個月，能夠熬到三年是奇蹟。」

無奈中的掙扎

對於這些，周楊霖當然都被矇在鼓裡。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太太，則把這個消息所帶來的哀痛悲愁壓抑在心底，並且對他的康復抱著那麼一丁點兒說什麼也不願去否認的微渺的希望。

半年多來，他們陪著他到台北、到林口看各科的醫生，乃至住院；他們扶持著周楊霖一切的起居活動。在無奈中，母親爲他求神問佛；也爲他改變了廳堂中供桌的方位；在沒有住院的日子裡，則常帶他到雙溪山上的一座佛寺去作數天的靜養，以求得菩薩的保佑和心境的安寧。而他那一位木訥的61歲的父親，似乎變得更沉默了。每當他從海上捕魚回來或是浪大不出海時，常用那飽含憐愛的眼神，定定地望著這位重病的大兒子。

太太對他的照顧，則或許就是所謂的恩愛的詮釋了。最使人心疼和動容的是，她總是儘量地在視力已極度衰弱的丈夫面前強顏說笑，或刻意讓他憶起往日一些美好的共同經歷。在那樣製造出來的快樂氣氛裡，周楊霖似乎也就暫時忘記自身的不幸了。

回憶那段甜美的時光

有一次，在她的巧妙引導下，他們興趣高昂地在我們面前談起以前家居恆春的和樂生活。那時候，他們租賃了一戶寬敞的宅院。在後院，他們闢了一個很大的菜園，並且養了一大群的兔子和雞隻。他的一些同事總喜歡在他們這個臨時的家裡聚談聊天，分享他們夫妻的融洽氣氛與和煦的款待。周太太說，那是他們婚姻生涯最甜蜜的時光。「我們是很少吵架的，」她說，周楊霖快樂地想起，那幾個夏天裡，他總是每星期兩次帶著她和三個小孩到海邊玩水的事。「都是爲著侍候妳呀……」他一臉笑意地面向著她說。

「才不是呢。侍候孩子哪！」

「實在講，妳嫁給我，不錯啦，該偷笑啦！」

他於是談到了自己在下班之後如何馬上準時回家報到，而他的少數同事又是如何瞞著妻子拈花惹草的事。

「那是因爲我跟你身邊，你才不會有外遇。」她故意逗周楊霖。

「我，乖就是乖，」他反駁說：「別的人，即使有太太跟在身邊，



苦難前的微笑，讓我們分享了融洽氣氛與和煦的款待。

還不是一樣。」

「因爲你太胖，沒有人要你啊。」

「胖是胖，我有人緣啦，」他越說越開心。最後他下結論說：「總講一句，你不錯，我也不差。」

就在這種互相調侃和回憶的片刻裡，心裡的陰影好像全沒了。但其他的時候呢？

一個弱女子的重負

好幾次，周太太告訴我們，她總是擔心周楊霖遭台電解雇且沒有了勞保之後，龐大的醫療費如何籌措的問題。她曾經數度請託周楊霖的同事向台電交涉和申訴，所得的回覆却是既緩慢又語焉不詳。對於一個弱女子而言，整個台電就像是一個龐大而抽象的存在；她不知要跟台電的哪個部門或哪個人打交道，怎樣向他們請教勞保給付或資遣費之類的問題；她也知道，做爲一個妻子，她的丈夫能向台電要求哪些應有的權益，以及如何要求這樣的權益。台電與核三當局，從來不曾主動和他們聯絡過。

甚至於在周楊霖生病的這半年多來，台電和核三也不曾差派任何人員來探望過他們。

5月中旬，經過周楊霖的一位同事的奔走聯絡，周太太才終於第一

次到台電總公司和裡面的一位主管見了面。對方答應說，核三特約工在6月底資遣後，願意按照勞保條例的有關規定從優給予周楊霖以醫療和住院的補助，至於其他的幫助事項，則要周太太先寫一份陳情書呈給台電之後再斟酌辦理。

周太太是這麼說的：「其實，我們並不一定要計較台電能給多少錢。丈夫爲它工作了那麼久，現在病重，一個國家的機關總不能那麼絕情吧。再說，我只求我的丈夫能好起來，能和我、和我們的孩子，更久遠地在一起而已。不論怎麼苦，我們靠自己的打拼，必然還是可以生活的吧。」

爲了丈夫，爲了幼小的三個孩子，爲了公婆，她真的從7月初開始分擔起家庭的重負了。她開始做起了送報的工作。每天早上三點多，她就騎著單車到基隆火車站領取派報，然後把200多份的報紙，在天剛亮時，在基隆多山坡的大街小巷間送完。

這是一個小婦人爲了她的丈夫和家人所奮力作出的努力。然後呢？台電是否也能爲它的一個忠誠員工以及這位員工的妻子兒女盡一點心意呢？

♀

被埋葬在 黑暗中的 核電被曝工人們

爲了修繕不斷發生的故障；
爲了清除迅速積累的輻射污染，
有數萬轉包工人每天在核電廠內，
從事危險而苛重的勞動，
造成在醫學上找不到加害證據的
高比率癌死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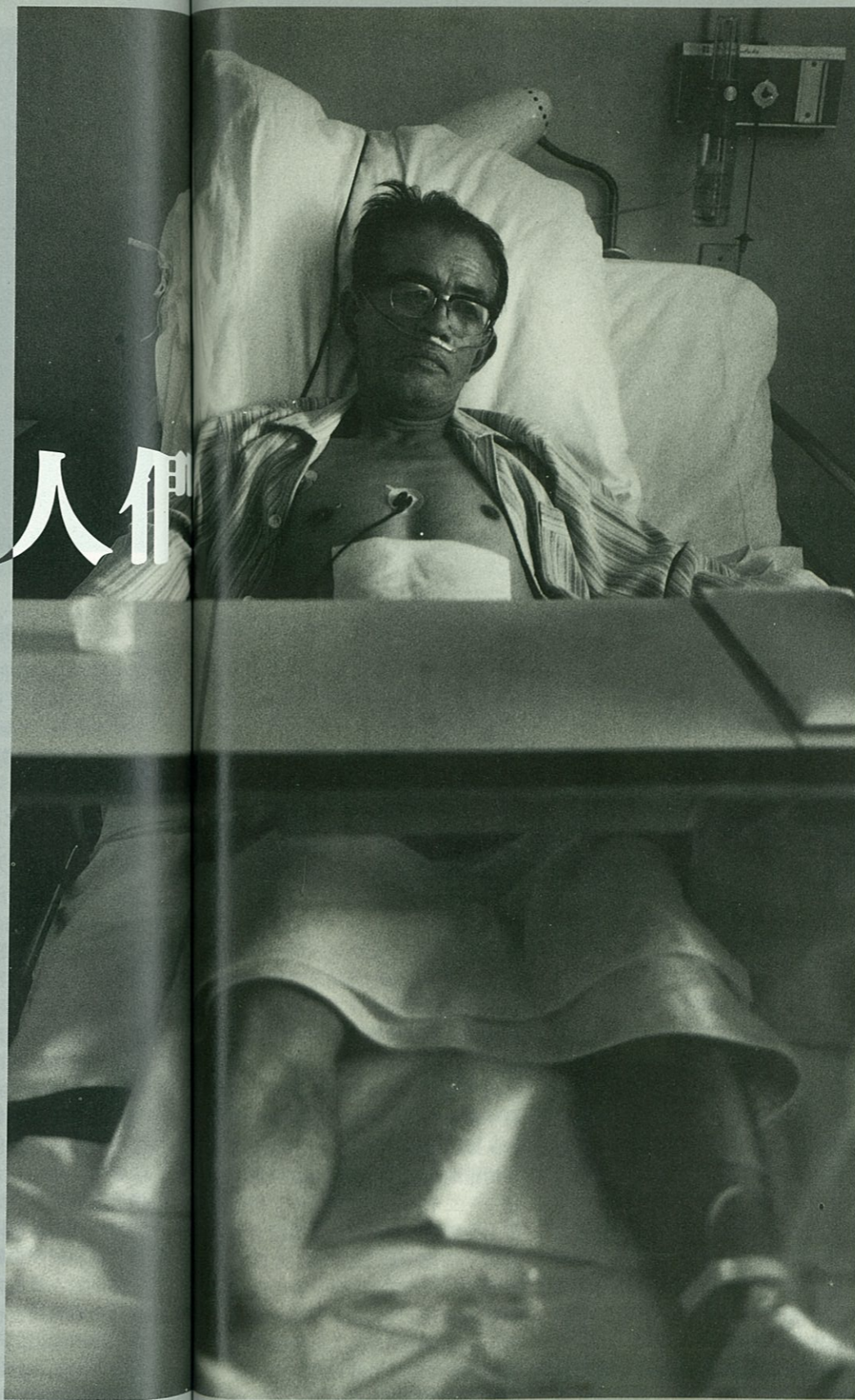
來自日本的對於把核電被曝工人推進黑暗深淵的
核能產業、國家機器和大眾傳播的辛烈批判
應該在台灣引起什麼樣的反省？

10月22日報紙揭載，核三廠有3名工人遭到放射線曝害。
輻射污染的劑量，分別是6，4.3和7.2倫目，
遠遠超出核電「管制值」。而核電自己的「管制值」，
又10倍於一般醫學上的安全值。

攝影 ■ 樋口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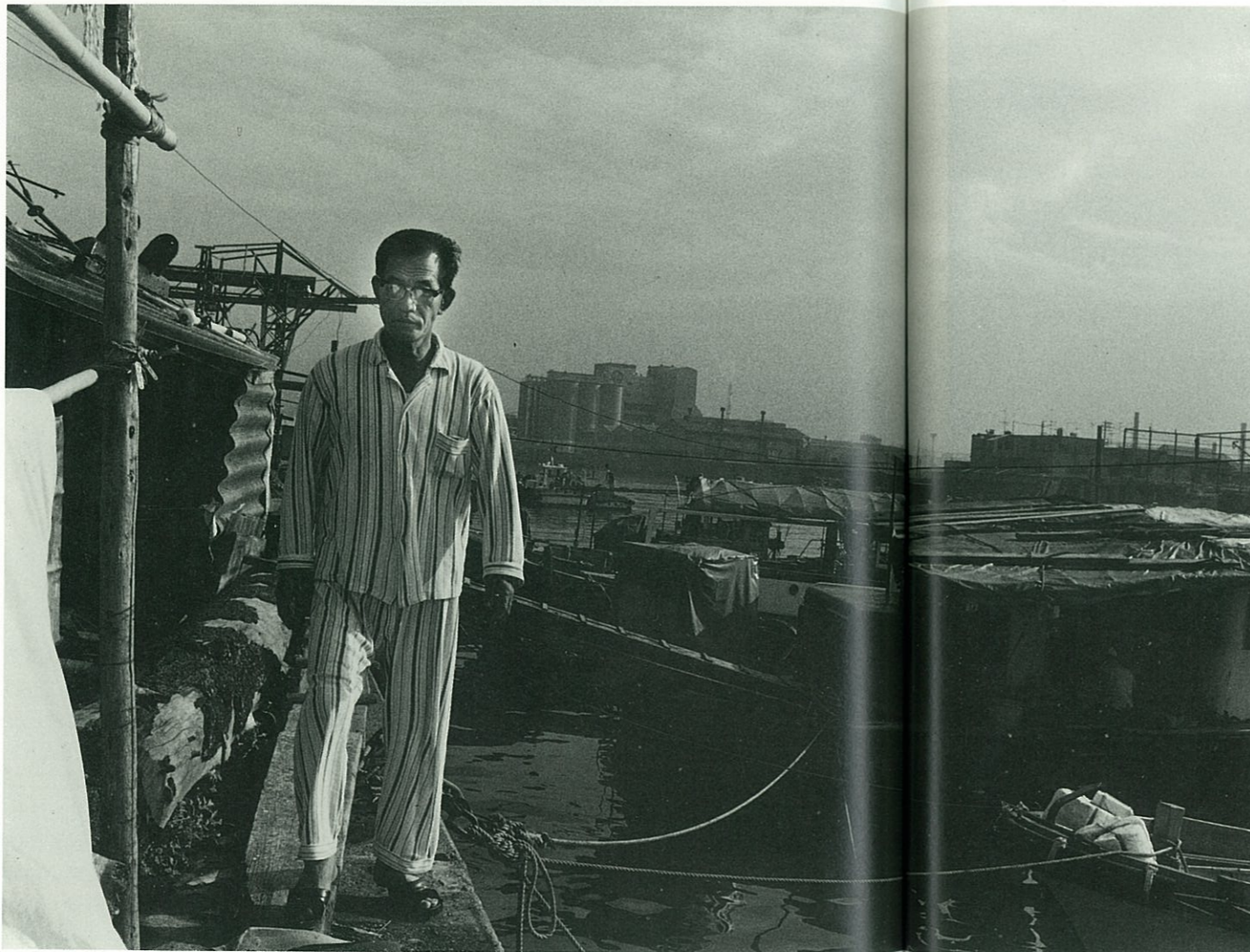
撰文 ■ 樋口健二 / 久米三四郎

編譯 ■ 周健子



住在日本滋賀縣的
村居國維(55歲)，
在他38歲時已受到
電核廠內高劑量的
曝害而無法工作。
原來決定和大阪的
岩佐一起爲向法院
追訴核電廠曝害賠
償而鬥爭，但敦賀
核電廠和他的轉包
工事老闆聯合起來，
以600萬日幣收
買了村居的老婆，
放棄了與岩佐的共
同鬥爭，目前無業，
在故鄉無所事事，
爲病痛所苦。

岩佐嘉壽幸，62歲。1971年5月27日，在日本福井縣的敦賀核電廠工作兩個半小時，右膝內側受到貝他放射線曝害後，無法工作，而向法院控告核電廠曝害。第一審敗訴，目前全案上訴到大阪高等法院。他隨著病情不時入院又退院，疲於奔命。病情時好時壞，最近發現有肝臟障害和高血壓、肺氣腫的岩佐，走在大阪市港區自宅附近。



核電安全的神話崩潰了

在目前，我們的地球上總計有374座核能發電機座。向來的宣傳上，都說這些核電廠是和平利用核能的科技，而且既安全又絕不污染。但是今年4月，蘇聯的車諾比爾核能電廠所發生爐心融化的嚴重事故，使長年來核電安全的神話，徹底崩潰了。

在日本，現在有33座核電廠在運轉著，另有11座在興築中。在10年前，日本曾有50座核電廠，使日本成為被核電列島所埋沒的國家。

向來的擁護核電宣傳，都說核能發電是由現代化的電腦在操作、監

控，因此在安全上萬無一失。但是事實上，核電廠的運轉，需要人直接進入爐內，經常、定期地從事放射能的除染和修理、配管的工事和雜役勞動。

每年一次的「大修」，每隔三個月一次的小修，每個月的維修、清潔，以及機器發生大大小小的故障時的定期檢查，常常需要在一日中送一、二千個工人進廠工作。他們的工作場所往往是充滿著高劑量放射線、高濕、高溫（攝氏30度至40度）危險而苛酷的環境。現代核能電廠所以需要幾十萬個勞動者，正是因為要以多人多次輪番上陣的方式，來稍微減少勞動場所高輻射污染對人的危害，而必要採取

前·現代的「人海戰術」勞動結構。

進入勞動現場之前，固然有輻射安全防護教育和裝備，但是防護輻射污染的勞動者人身裝備，嚴格執行時，因為沈重而窒悶，在高溫多濕的核電爐內，工人往往因透不過氣，無法工作，而私下鬆開面具，引起經由呼吸道引起的內臟輻射污染。

此外，以日計工資的轉包工，常常把身上的偵測器隱藏，為了要避免測出身上的高污染，而依規定不能在次日入爐勞動，領不到工資。因此，積累了高度的輻射污染者，也所在多有。在一些落後國家，核電國有，管理者對曝害認識不足，



大阪大學醫院皮膚科，診斷岩佐嘉壽幸的曝患部為「放射線皮膚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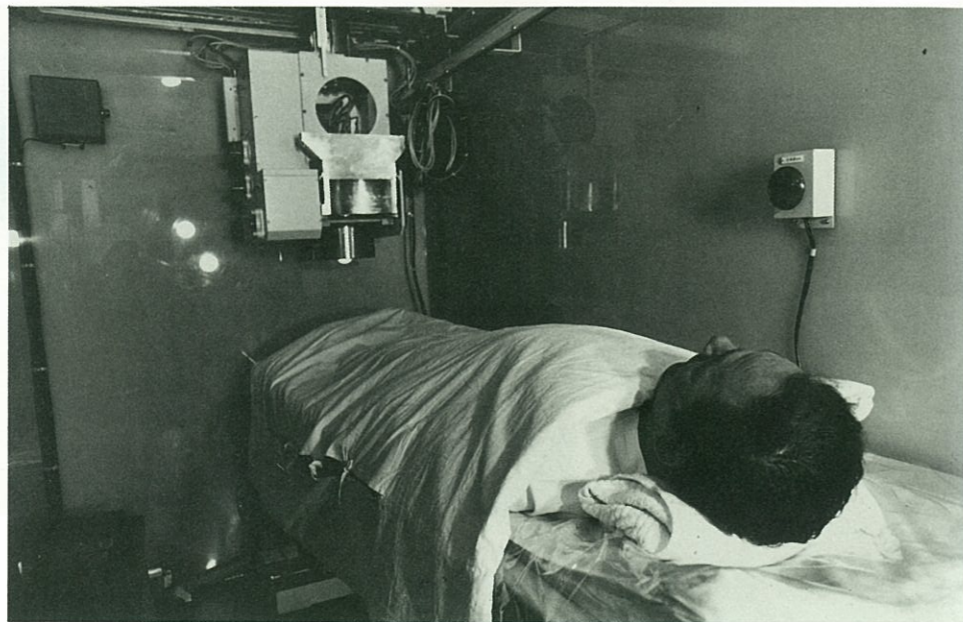
對轉包工人不實施安全防護教育，現場防護、偵測、記錄等規章和執行，往往疏失得驚人，每天都有令人恐怖的、潛在的核電工人遭受曝害。

可以視為放射性皮膚炎？

在日本，和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核電工廠一樣，真正核電廠的職員，對於這高危險的定期檢修，一律不會參與，而將這些工作委予大量的轉包工隊伍，召集弱勢的、分散的低邊勞動者。日本炫耀於世人的持續性高度經濟成長，其實是在不同範圍內以不同形式，建立在類似這樣的、弱小的低邊勞動者的重大犧牲之上。

核電在日本開始運轉，已20年於茲。總計有38萬核電工人參與其中，總被曝量在11萬6千倫目（1970-80年）。在這些核電工人中，因罹患各種癌症和白血病而死亡的人、感覺身體不適、「核電懨懨症」者，不斷地出現，但是迄今為止，醫學上不能證明這些工人的病變與勞動現場的放射污染之間，有清楚、確定的因果關係。

在福島核電廠被曝的握原公司(56歲)，在長崎大學醫院接受體內被曝放射線量的檢查，但因已過一年，無法檢出異常放射線。目前他為腹膜炎掙扎著(原九州筑豐煤礦工人)。



在日本，第一件核電工人被曝的訴訟案「岩佐訴訟」，是核電受曝者以法律手段抗議的典型。

1974年4月15日，日本原屬敦賀核電廠的工人岩佐嘉壽幸，因在勞動現場受到輻射曝害，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了控訴。岩佐回憶著說——

「我在頭一回長達2小時半的開鑿支水管穿孔的工事中，右膝就受到曝害。1971年5月27日，我到敦賀核電廠上工，原來說定是為核電廠的海中水管鑽孔的，那天條件不整齊，我便打算改天再去上工。但是工頭要我到爐內工作，說是好多工人都在爐內幹，都安全得很，而且目前正在趕工，缺人手兒，要我去鑿開支水管出口的洞口。」

「第8天早上，我開始發高燒，右膝劇痛、關節部的內側有一塊8公分直徑那麼大的淤青。找大夫看，說是『接觸性皮炎』。看了許多大夫，病況却只有惡化。1973年，我已病得無法上工。後來，我到大阪大學醫院皮膚科看病，承蒙那兒的教授、大夫認真檢查，1974年，田代醫師終於寫下了診斷：『可以視為放射性皮膚炎』……」

岩佐提起訴訟之後，在日本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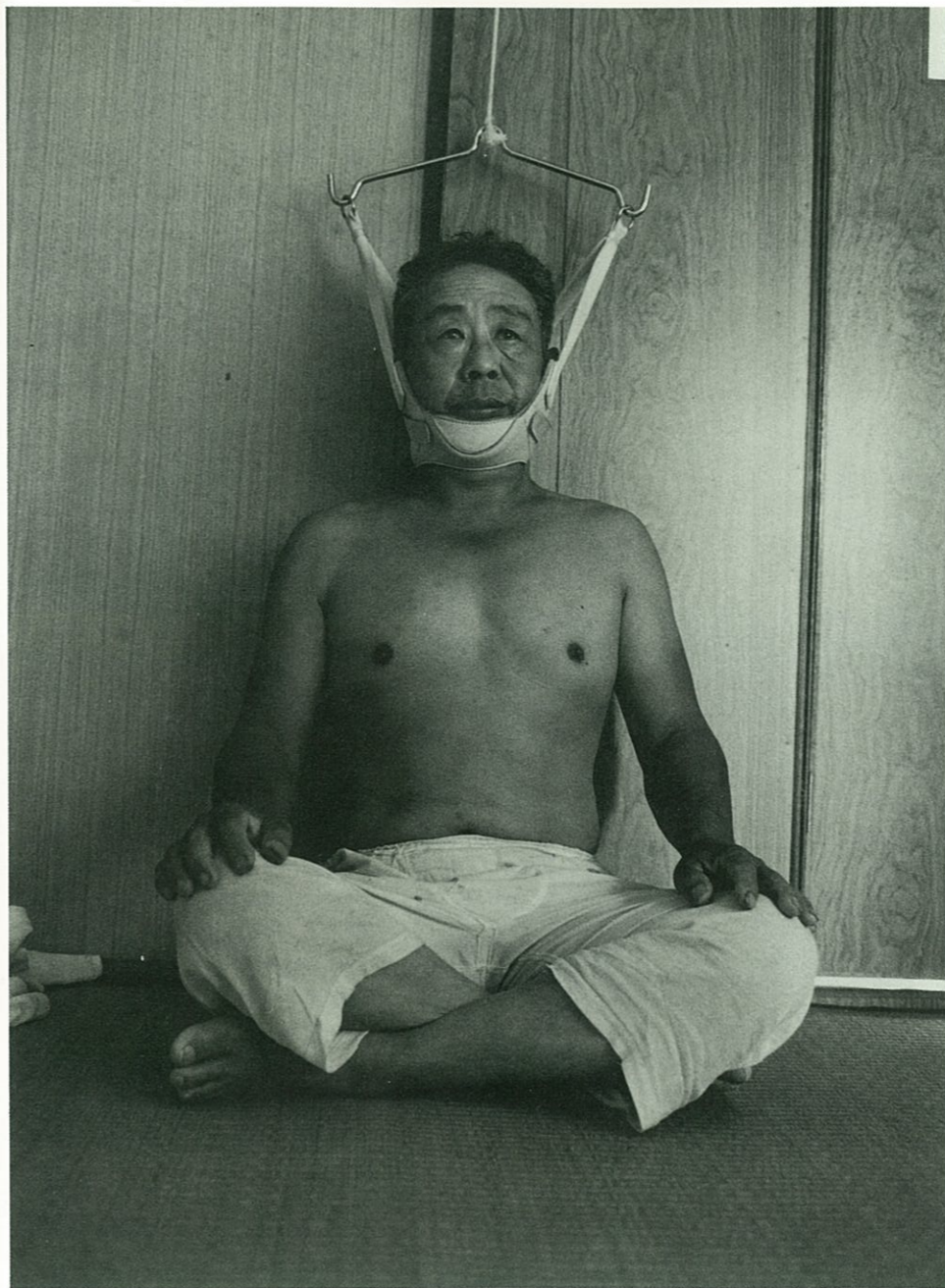
引起了反應。但是日本政府和核電當局組成的調查團，經過調查，認為沒有核能曝害。朝日新聞甚至懷疑岩佐的傷害，是燙傷所致。岩佐在受盡大眾傳播和企業的欺壓之餘，對大眾傳播起了深刻的反感。到筆者去採訪時，也數度閉門不納。經過出示我多年來為公害所拍攝的照片和所寫的文章之後，我們才建立了密切的友情。

撞上了權力的恐怖硬牆

儘管田代醫師的報告和大阪大學久米講師的證言(以袖珍型放射線量偵測器，岩佐的膝部也能測出5萬倫目的貝他線被曝的事實……)有利於岩佐，但岩佐的訴訟依然撞上了權力的可怖的硬牆，不但沒有被認定「部份受到曝害」，而且遭到全面敗訴的命運。

對我而言，這真是難以置信的判決。如果審判承認了核電工人被曝的事實，核電結構就沒有不加以廢止的理由，然而因為直接影響今日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無怪乎日本的全體制要連合起來壓殺「岩佐訴訟」吧——我終於得到了這樣一個令人悲傷的結論。

但是，戰鬥並沒有就此終止。敗訴那天，岩佐泰然地告訴我：「這



場官司，一定要打到底！」

岩佐的這股「理直氣壯」、怎麼也「不信邪」的性格，恐怕是面對今日冷酷的政治、虛構的大眾傳播和冷漠的社會，而缺維護正義的人所必要的。我覺得岩佐有許多我應當學習的地方。

他病懨懨地輾轉在床

我從岩佐的介紹，逐一認識了許

多被埋沒在暗夜中的核電被曝工人們。村居國維因在核電廠工作，罹患了「原因不明」的病。他原想和岩佐共同訴訟的，無奈廠方利用村居的親族，以600萬日元和解了事。他泰然地述說被迫無奈妥協的事，倒令人動容。

1975年3月，森川勇趁著農閒期到敦賀核電廠的轉包集團去打工，在高輻射污染區從事清除污

福井縣的森川勇在核能發電廠做工養家，但因放射曝害無法工作。他跑遍了包括大學附設醫院在內許多醫院，而醫院當局都無法證明他的病和工作上的核能曝害有關，從此對醫生懷抱著深刻的不信感，而獨自在家自己想辦法治病。



山田三良(享年20歲)，原是日本東電福島核電廠的工人。工作半年後，因腦癌死去。他的父母悔恨地說，「我們怎麼曉得核電廠裡到處充滿著輻射線呢…」(圖為在福田縣農村部的山邊)。

染、垃圾、幫浦修理等工作時，受到曝害。他的症狀是胃部、喉部疼痛，頭痛、腰痛、關節痛、全身倦怠。「跑遍了醫院，都說不是被曝，是老化症狀。」森川說。我訪問他的時候，他的身體狀況很不好，成天懨懨然，不想動彈，只願

在床上輾轉著。看來這是所有被曝者必經的階段吧。岩佐是這樣，村居也一樣。

但是，對於這些人，以及對於我逐一發現的其他核電被曝工人族，冷漠的日本傳播界和文化界，却不屑正視。在宣傳上，總是以日本能源短缺、日本核電絕對乾淨安全的理論，透過日本的巨大傳播網流通於全國，透過國家機器、電力資本和特殊財團幕後的支持，堅定地在日本推展著核電發展政策的日本核電管理體制，一貫地在把日本核電被曝工人從黑暗中推向更深的黑暗……

日本大眾傳播界是共犯

想起來，日本大眾傳播的共犯性質，在日本重大公害為事件的水俣病、四日市氣喘症和痛痛病發生時，表現出同樣的性格和反應模式。日本核電被曝工人不斷出現的今日，日本輿論依然頑固地持不披露和不批判的態勢。看來日本核電被曝工人，要穿過漫長而又黑暗的隧道，怕是還有一大段時光吧。到了大眾傳播開始注視日本核電被曝工人之時，也許為時已晚。不論在什麼樣的時代，人類的愚行，似乎總是在不斷地重覆著。

核電被曝工人的存在，當然不只是日本一國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現實。這一問題以全世界規模的總發作和總曝露，究竟會在什麼時候呢？

核電被曝工人的激增

根據日本政府當局所發表 1977 年的資料，日本運轉中各核電廠中職工被曝放射線總量，從 1967 年的 400 多個人·侖目，增加到 1977 年的 8000 多個人·侖目。這顯示日本在逐年增加新的核能發電場所，也顯示核能發電場所中放射能污染在隨著核電運轉的頻增而增加。而且這些被曝工人中，以核電轉包工人居絕大多數。以總被曝放射線量 8000 個人·侖目，除以當時日本總計 25363 個轉包工人，每



梅田隆介(50歲)，因為在敦賀核能電廠遭受大量的曝害(每月2000個毫侖目)，在長崎大學醫院接受「全身放射線測量」後，發現了鈷、錳、鐵等放射物質。正準備向廠方提出曝害訴訟時，日立核電建設公司和轉包公司趕來和解，以106萬日圓粉碎了訴訟計劃。(圖為梅田在九州關門海峽)。

個工人平均被曝線量是 320 毫侖目。被曝線量最高的敦賀核電的轉包工人則高達 520 毫侖目。

但是，核電當局和日本政府認為，每一個工人「容許的被曝放射線量」，在法律上是每年 5000 毫侖目，因此認定當前日本核電工人被曝量在安全上毫無問題，從而一任被曝者不斷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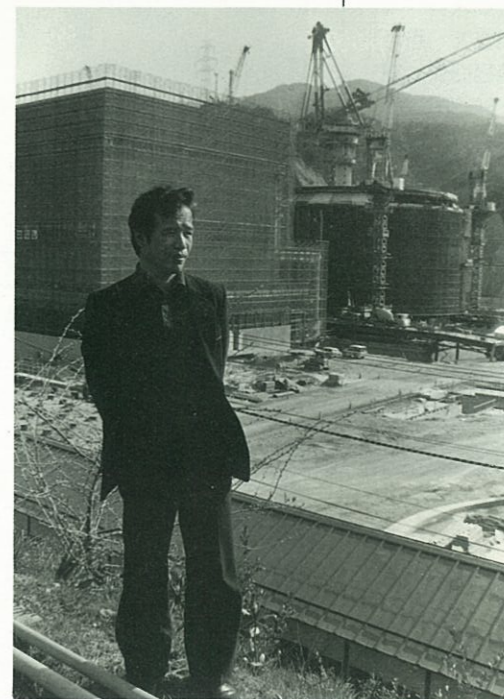
找不出證據的「完全犯罪」

當然，當前日本法律所規定的「被容許曝射線量」，即每年 5000 毫侖目的程度，當然尚不足以產生「原子爆炸症」那樣的障害和症狀。

其實，放射線對身體的傷害，在於它可對於人體細胞構成某種損害，攪亂人體細胞所固有的遺傳性質，使細胞產生突變。有些細胞會在突變中死亡，但被曝線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時，這突變細胞會再分裂增殖，積年累月下來，就變成各式

各樣的癌症。此外，生殖細胞在放射線的曝害中發生突變，就會產生各種遺傳障害，禍延子孫。

1981年，日本敦賀核電廠因為掩蓋其頻發的安全事故，使它的惡名在世界上遠播。事件發生後，有500個轉包工人被辭退，其中之一就是齋藤征二(46歲)。他為了不能容忍核電廠像丟垃圾一樣開革核電工人，在日本組成了第一個核能電廠工人的工會，一個人繼續奮鬥中。他也是受到核能曝害的工人。(圖為敦賀核電廠2號爐建設中的齋藤。)



被曝線量在人體中不知不覺長期積累，使被曝障害和原因之間的關聯認定，發生很大的困難。此外，癌症和遺傳症變，除了受到輻射曝害之外，尚有許多十分複雜的原因。因此，核電工人的癌病變與遺傳障害，在醫學上，一時難於斷定和工作環境的核曝害有堅定清楚的關係。這麼一來，對於核電加害者而言，工人曝害，是一種找不到証據的完全犯罪。

「凡是未知的，都是無害的」

因此，核電曝害証據的追究，捨流行病變的調查以外，就別無他途，我們可以把在一定時間中於核電廠中工作的工人的患癌率，和其

他一般工廠工人患癌率做一個比較，得出核電廠的工人患癌有意義地偏高的結論。

但是這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放射線被曝以外，致癌原因的複雜多樣；每一個被曝工人的被曝線量之難以測定，以及測定被曝線量的手段，一律掌握在核電廠方的手中……，都是困難的問題。

另一方面，20年前規定目前「被容許線量」的「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ICRP)，也申明了這基本態度：「放射線的各種不同程度的被曝，都伴隨著引起有害人體的危險」。但是，ICRP當時是以推想核電廠工人每10000人發生一個患癌工人的比率，與其他勞動場所的工人患癌率沒有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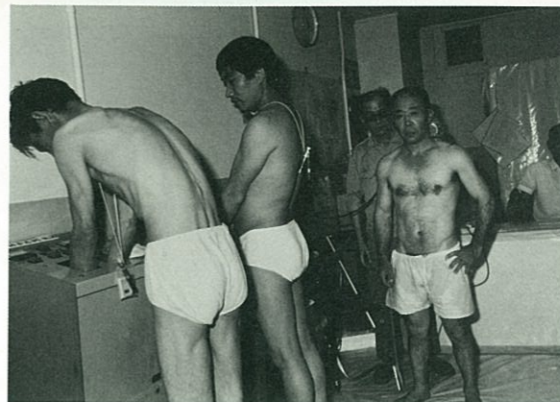
而向各國政府推荐了目前的「被容許線量」。

由於無法證明目前「被容許線量」對人體會產生障害，而推定其安全性，就成了「凡是未知的，皆為無害」的邏輯了。就放射線的巨大危險性而言，這不啻是傷天害理的邏輯。

新的証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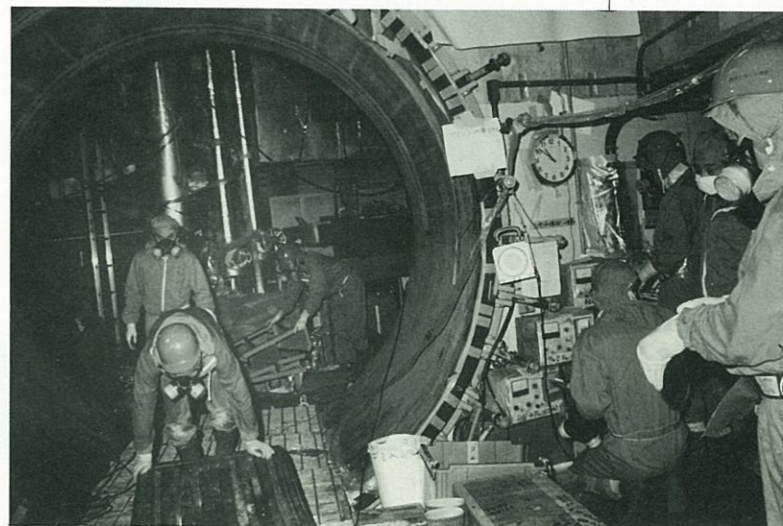
1972年在美國和英國的研究指出，在母胎內受到醫學用X光照射的胎兒，在1000毫侖目(即目前工人每年「被容許線量」的 $\frac{1}{2}$)線量下的發癌率，是每萬人6—60人。這比每萬人中僅有1名發癌的ICRP推算高出很多。

1978年，Steward和其他三個



科學家調查了1944年到1972年間在美國核子設施中持續勞動28年的35000個工人，目的在研究已經死亡的3500個工人的被曝線量記錄，以及此一記錄與確定因癌症死亡的442個工人間的統計學上的關聯。結果認定因放射性被曝癌症死亡的工人，是全部因癌症死亡者的6—7%，即約30人左右。這個數據，高出ICRP推算的發癌率有20倍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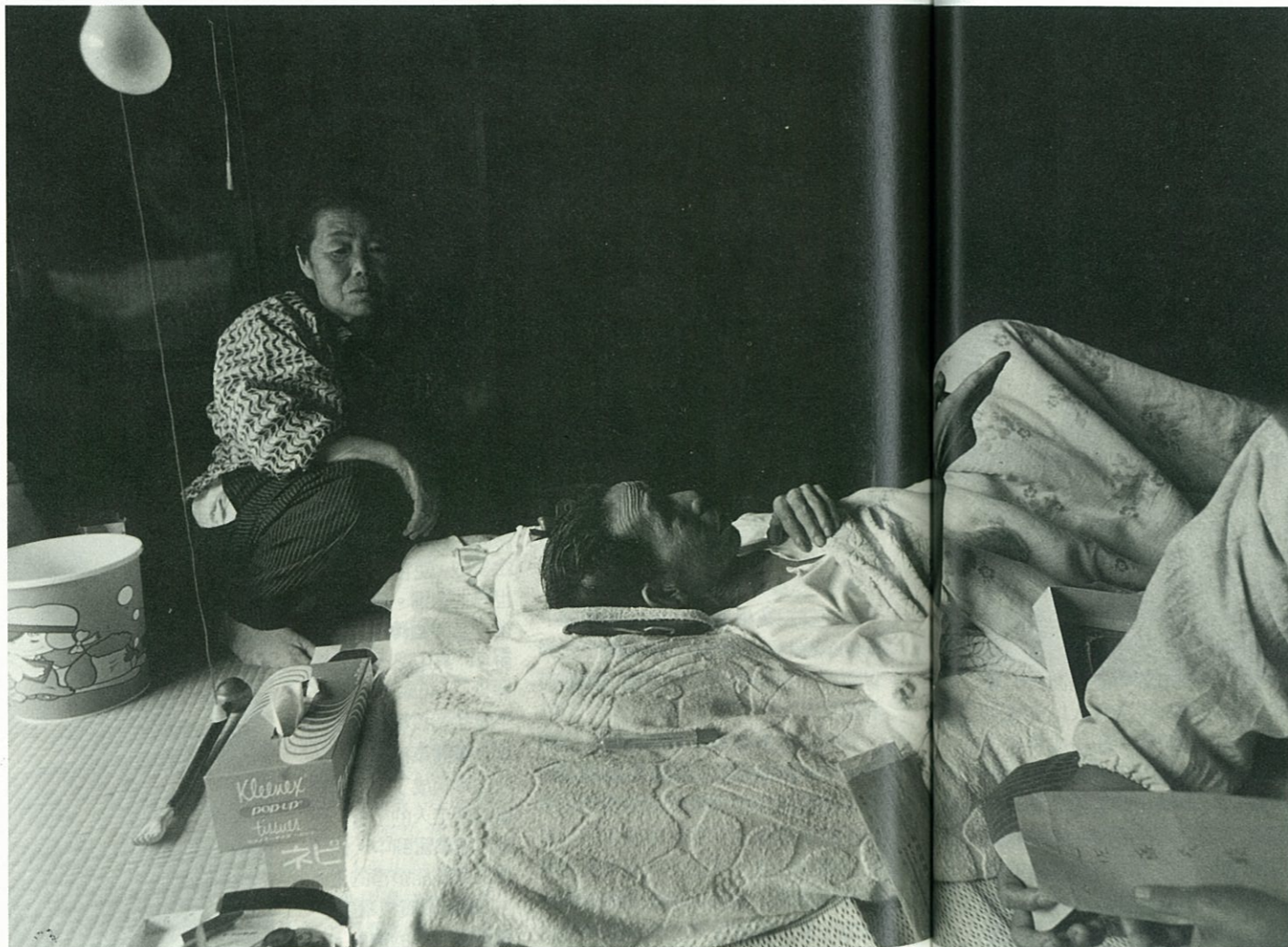
推算中巨大的被曝癌死工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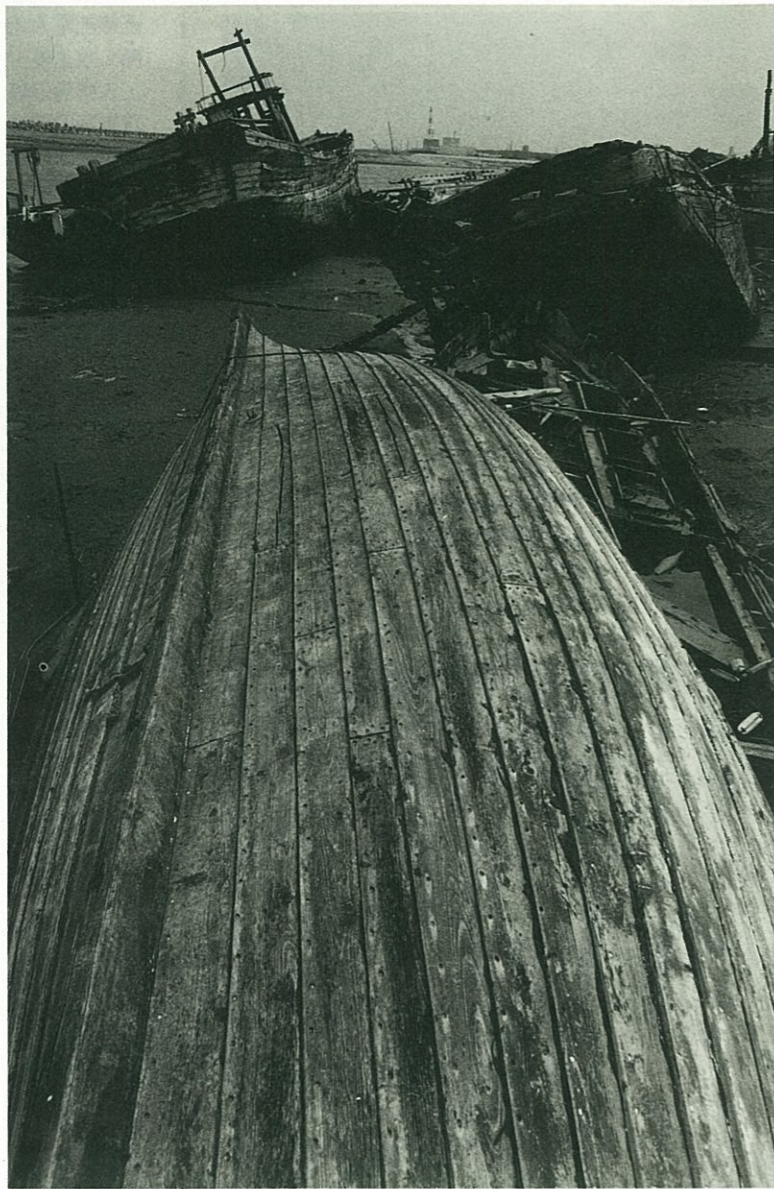


穿戴這種安全面具在高溫30°C~40°C的爐內勞動時，工人被逼得不能不拉開面具工作。工人說，如果按照安全要求和裝備工作，在悶熱潮濕的爐內，殆無可能。以口鼻吸入爐內空氣中高劑量輻射，引起人體內臟的曝害。因此，廠方採取以「人海戰術」從事爐內勞動。

在核能電廠內部，收工後，工人必需好好洗去身上可能殘留的輻射線。洗到手脚(放射能)偵測器亮出藍燈，才能出廠回家。有些工人因為重污染，有時得洗一個鐘頭的澡才洗得乾淨(圖示敦賀核能電廠的定期安檢)。

在日本農漁村的周邊，林立著日本的核能電廠。這位佐藤茂(享年68)曾在福島核能電廠從事為期一年的清除爐內放射能污染的工作。由於受到大量的核能曝害，患骨髓癌而死。在安靜的日本農漁村中，類此的悲劇正在不斷地增加著(時在福島縣雙葉町)。





日本茨城縣東海村。因為建設東海1、2號核電爐，漁民棄地他遷，處處可見舊漁船的墳塚。極目荒涼陰悒，沈痛地象徵著核能列島日本的廢墟性的未來。

以這個比率來推算，設定日本在1977年核電工人總被曝量為8000個人·侖目，則其後數年乃至數十年間，應該會發生16個因被曝得癌而死亡的工人。並且可以推測，其中的10人會發生在高度被曝的福島和敦賀兩個核電廠。

據統計，1970～1977年間，日本所有核電廠計有30000個人·侖目的被曝，則推定其中應產生60個因放射致癌的死者，而且會大部分集中在「核電先進縣」的福島和福井兩個縣。前文所採訪的幾個被曝工人，只是其中的一小撮罷了。

為誰規定的「被容許線量」？

Steward 等科學家的調查研究報告，在發表時受到美國政府的反對和壓迫。1977年，美國政府取消了調查研究經費，世人開始懷疑：到底這「被容許線量」是為誰制定的？嗣後，從美國化學工人工會開始，在全世界展開要把ICRP的「被容許線量」下降到原來的1/10的運動。

1977年，ICRP的一項報告，不但認為當前「被容許線量」沒有下降的必要，甚且還建議實質上的提高。正如美國 Dampling 博士所指摘：目前的ICRP已淪為各擁護和推進核電政府下的一個官僚機構。

電力公司、原子能工業、國家機器，以及它們所支持的ICRP與世界廣泛愛好和平人民間「被容許線量」的攻防戰，說明這線量的下降，意味着核電與原子能工業的死亡。「被容許線量」的下降，將在經濟上使原子能工業成為不可能，因為原子爐的新設計，以及10倍於目前的勞力投入，將逼使人類從經濟上根本放棄原子能產業。

被曝工人將成為核電的掘墓人

如果日本以現行「被容許線量」為前題，繼續從事核電的建設與運轉，到1990年，單只在各核電廠就會出現每年240個因被曝致癌而死亡的人。如果再加上核電廠以外的核燃料再處理、廢棄處理、核燃料生產等設施，被曝工人癌死的數字就會倍增。

目前，在日本各周邊農漁村的農漁民，為了增加現金收入以支應高消費日本社會需要，紛紛成為各核電產業的轉包工人，受到廣泛的放射曝害。受車諾比爾事件的教育而覺醒的核電廠所在社區住民，和因核電廠內被曝工人激增而覺悟的核電工人，勢將成自然的連合，而成為這一代核電產業的掘墓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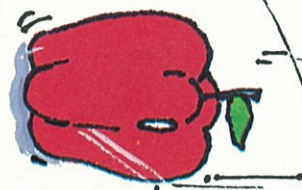
領先世界的白汽水 新上市

請喝 暢飲 雪碧 Sprite 清涼奔放

註冊商標

亮晶晶、涼冰冰·雪碧！
飛馳的季節，奔向您心中的理想，
暢飲亮晶晶、涼冰冰的雪碧，
享受舒暢的生活，清涼又奔放！

Sprite 及 雪碧 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註冊商標。「可口可樂」公司出品。
"Sprite" 及 "雪碧"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WHICH IDENTIFY THE SAME PRODUCT OF THE COCA-COLA COMPANY.



紅色的聯想.....

當蘋果掉下來的時候，牛頓富有創意的聯想，使他悟出了萬有引力的奧秘，這不僅是一則科學理論的發現，更是一份探求萬物的執著。

同樣一份執著，紅色的  象徵震旦行創新經營的精神，復以無比的服務熱忱，引進日本 SHARP 研究新血，融匯成澎湃的經營力與商品力，在應用科技的領域裡，帶引您邁向資訊時代的新境界；  誠如紅色果實，期待與您分享！



SHARP
電子黑板、傳真機、電腦、打字機、影印機——
提升您辦公室自動化的品質。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AURORA CORPORATION

總公司：台北市松江路148號8樓
電話：(02) 563-9971

國外訂閱費率 · 歡迎為親友訂閱

- 港澳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404元/海運1696元
- 亞洲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644元/海運1900元
- 歐美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872元/海運1900元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 信 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 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 話： _____

地 址： _____

職 業： 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_____

收據抬頭： _____

● 一年訂費1480元 半年訂費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公司行號請註明發票統一編號)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台北和平路二段107巷11弄17號

人間雜誌社 收

印刷品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1717號

台北和平路二段107巷11弄17號

人間雜誌社 收

印刷品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1717號

TO: Ren Chian Magazine
NO.17-1, Lane 11, Alley 107, Sec. 2,
HO-Ping E. Rd., Taipei
Taiwan, R. O. C.
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
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人間雜誌社收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全年訂戶贈送人間雜誌精美典藏版，合訂本(5-8)及(9-12)兩冊(冊書不多，送完為止，請及早訂閱)，或選擇訂閱一年加贈2期。(75年11月底前訂閱有效)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1008791-0號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1008791-0號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續費 次 元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 存款後由郵局擊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馬上訂閱「人間」，您可以享受這2大優惠中的一種

1. 免費贈送〈5-8〉〈9-12〉精美典藏版「人間」合訂版2巨冊，明年3月寄書(限700套，郵戳為憑，送完為止)。
2. 1480元訂閱人間一年12本，免費延長訂期2個月，共14本

敬啟者：本人茲決定訂閱「人間」雜誌一年，請即寄雜誌給我，我將在近日內完成劃撥手續。

我的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我的電話：_____ 職業：_____
訂閱期從1986年____月起一年。
我選擇的優惠是上述的第一種第二種(請在選擇上打✓)。
讀者_____ 啟 月 日

訂閱「人間」一年新台幣1480元整 / 學生可憑學生證影本享受優待一年訂費1380元。
人間雜誌社服務電話：TEL:7027609 / 7056801 / 7006304

馬上訂閱「人間」，您可以享受這2大優惠中的一種

1. 免費贈送〈5-8〉〈9-12〉精美典藏版「人間」合訂版2巨冊，明年3月寄書(限700套，郵戳為憑，送完為止)。
2. 1480元訂閱人間一年12本，免費延長訂期2個月，共14本

敬啟者：本人茲決定訂閱「人間」雜誌一年，請即寄雜誌給我，我將在近日內完成劃撥手續。

我的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我的電話：_____ 職業：_____
訂閱期從1986年____月起一年。
我選擇的優惠是上述的第一種第二種(請在選擇上打✓)。
讀者_____ 啟 月 日

訂閱「人間」一年新台幣1480元整 / 學生可憑學生證影本享受優待一年訂費1380元。
人間雜誌社服務電話：TEL:7027609 / 7056801 / 7006304

馬上訂閱「人間」，您可以享受這2大優惠中的一種

1. 免費贈送〈5-8〉〈9-12〉精美典藏版「人間」合訂版2巨冊，明年3月寄書(限700套，郵戳為憑，送完為止)。
2. 1480元訂閱人間一年12本，免費延長訂期2個月，共14本

敬啟者：我是國外讀者，茲決定訂閱人間一年，請即寄雜誌給我，我將在近日內寄支票給你們。

住址(英文) _____ 職業 _____
電話 _____ 職業 _____
姓名(英文) _____
訂閱期從1986年____月起一年。
我選擇的優惠是上述的第一種第二種(請在選擇上打✓)

※國外訂戶沒有學生優待。

歐美全年：新台幣2872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亞洲全年：新台幣2644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港澳全年：新台幣2404元(空運)
新台幣1696元(海運)



胃中分泌的胃

一粒健胃仙能迅速吸收100倍胃酸

有效治療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胃脹氣、胃酸過多



現代生活中，過多的工作壓力、飲食不正常，可能會刺激過多的胃酸分泌，引起胃脹疼痛不適及潰瘍。

健胃仙可治療胃、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胃脹氣。

- 含非反應性氫氧化鋁，具制酸能力。
- 含消脹劑Simethicone，適用於各種脹氣。

胃不舒服時，請注意飲食、鬆弛精神；胃酸過多、胃脹氣，請服用：健胃仙錠。



100粒裝250元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7F
電話：(02) 7072126

®本商標係美國華納蘭茂公司
授權派德大藥廠使用。

Made by Parke Davis Corp. R. O. C. under the
Authority of Warner Lambert Company U. S. A.

制酸·消脹劑

健胃仙錠 Gelusil Plus